



彭见明 男,1953 年生于湖南平江县。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获 1983 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泽》《玩古》等六部,及散文集多部。现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

第一章 近处菩萨远处显

何了凡不久前听说大青山有一个姓王的瞎子,善算命。还有一个绝招:即听人的声音便可辨别其贵贱祸福。他很想去看他。所谓“看相”,用肉眼看的,其实算不得高手;不看,用手摸骨相的,要高一筹;而不看、不摸,仅凭耳朵听的,便是此行中的高人了。就如武林中真正的高人,与人过招,不必再使利器,一双空手就足够了。

从大红山十八里铺到王瞎子的住地,要走六十里山路,何了凡求教心切,三个月中去了两次,但都无功而返。也不知那王瞎子是避而不见,还是无缘相聚。这一次他不再莽撞,托人打听好了,说那瞎子近来腿脚不便,没有外出算命,便选了个合适的日子,准备带着儿子何半音一起去登门求教。

何了凡打算起一个早床,下午好赶回家来,但不知怎么的睡晏了,睁开眼来,太阳已经穿过树丛,如针似的刺透了窗纸。老何忙奋爬起来,烧火炒剩饭。然后叫醒儿子。

半音醒来,却不愿起床,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在挂蚊帐、铺被子,按梦书上讲的,家里今天该有远客来。

父亲:我看你还在做梦。有道是“贫居闹市无人问”,我们可是贫居山野哩,会有什么远客来看我们。

这时屋前屋后的树上一片喜鹊叫。

半音更加坚定地说:一定会有远客来,你看,喜鹊子都叫了。

老何说:那还去不去大青山?

儿子道:不去了,我看反正也睡晏了。你不是从来不耽误事的吗,我看兆头也不好,就是去了,八成也会见不着王瞎子。

老何叹道:乌鸦嘴。好,我倒要看看你那梦灵不灵。

想不到何半音的梦竟是灵验了。

晌午时分,了丁县县长于长松的夫人郭如玉和她的儿子郭向阳,专程从县上来拜访何氏父子。县城所在地百八十里街,离十八里铺正好是一百八十里,是贯连附近三省古官道上的两个点。他们的到来,真正算得上是远客。

早年何了凡无所事事,学得一些看相测字的小伎俩,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一直到近年,政府和老百姓都不再以为这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他才领着儿子,仗着这点本事,在附近山中走乡串户

维持生计。

何了凡和县长于长松有过一段可歌可泣的生死经历,他和于家,往来不多,却是血肉相连的。老何见郭如玉亲启大驾气喘吁吁爬上山来,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来问他。

那郭氏原本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是闻名乡里的大家闺秀,她一眼便看穿了何了凡的心事,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老何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老于的朋友,要办一件大事,但打不定主意,想请你算算。

何了凡问:你们那朋友怎么晓得我的名字?

郭如玉道:你们父子俩如今可是高山打鼓名声在外呢。

千万别这么讲,要是公安局派出所晓得了,我们就完蛋了。

如今谁还管这些,你们真是跟不上形势了。你们到县里来看看,汽车站那一带,搞这一行的成了堆。

真的啊,倒是要去看看。

来县里走走吧,老于念着你们呢。

真是好久没有去看他了,唉,要谋生活呢。我说啊,县里高手如林,你们怎么不就地解决,还跑这么远来……

郭向阳忙说:我朋友说了,要请就要请高手,我妈说你们才是一流的高手。

何了凡觉得这话好听,说:这么抬举啊……

郭向阳和何半音八九岁时同过学,但只同过一天,一天也算得上是同学,又加上两家的关系不同一般,便很亲。长辈们说话时,何半音便领着郭向阳到屋前屋后去看山里景致。向阳和他妈都是第一次来十八里铺,这里一切都是新鲜的。

郭如玉知山里没有什么菜,便从县里带了酒肉来,在这个没有女人的家里,她亲自操刀下厨,做了几样菜。饭饱酒足后,净了面,喝了茶,何了凡说开始干活,让找纸笔来。

郭向阳早就准备好了。

何了凡说:写个字吧。

郭如玉让向阳写。

何了凡见向阳紧张,忙说:心里想着你要问的事,随便写个字,越随意越好。

郭向阳好不容易镇定下来,在一张白纸上,歪歪斜斜写了个酒盅大的“北”字。

何了凡把这字交给儿子:你看看吧,我喝多了,去一趟茅厕。说着边解裤子边往后面走。

坐在一旁的何半音看了看这个字,说:要办的这事,从字上看,应该是南方好走。

向阳问:你看这事能成吗?

半音说:好走就是能成的意思嘛。

向阳的脸上就荡开了笑:你们那专用术语我可听不懂。

郭如玉问:贤侄,你给算算,这事什么时候办好?

半音:立春后可成。

郭氏又问半音:就这些?

半音点点头。何半音如此轻描淡写,让那母子俩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一会儿何了凡一边系着裤子一边进屋来,问道:我儿子怎么说?

向阳复说了半音的原话。

何了凡一看这个字,说:对,对,半音判得对。

郭如玉说:老何你能讲讲吗?我们好回去讲给朋友听。

了凡说:这个嘛,按江湖上的规矩,看相测字,是只讲结果不讲道理的。今天是你亲自出马,就讲讲。你看这方位啊,这屋子的朝向是坐北朝南,郭向阳写字时,脸朝大门正南,背靠北方。你看这“北”字呵,中间一条通道,连着南北,可见南北畅通,谋事能成。而东西两侧封死无门,所以东西两个方向成不了事,这“北”字右边为“匕”字,匕为刀,那西方,不但不能成事,还有凶险,千万不能涉足。为何又判南方可走不取北道呢?因写字人脸朝南方,举目可望光明,可见高远,气脉可行南。南方水旺,北方火旺,眼下冬季快过完了,不到一个月便要立春,可见水是旺势,火是衰势,南旺北衰。向阳写“北”字,大概是有意向北,他是把希望寄托在北方的。但无意中却是坐北朝南,你看向阳的背后是厨房,厨房为火房,背靠着火,后背又没长眼睛,很难顾上火的,一不小心,就难免火烧屁股,容易出事,因此半音判南方好走是对的。立春后事成,是春季水旺,正好顺水推舟,一路顺风。我看就说这么多吧。

郭如玉抚掌道:解得好,解得好。这学问不浅哪。向阳你听清了么?

郭向阳也喜上眉梢,忙说听清了听清了。

告辞时郭向阳送上一个不薄的红包。

在十八里镇附近方圆百十里,凡付给看相、算命、测字、卜卦、看风水、选阴宅、画符水、给小孩治跌打损伤、收惊吓等巫术之类的酬劳,名曰“赏封”,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都讲究个“三”字,要么是三块三毛三,要么是三十三块三。钱多的,高兴时给个三百三十三也不算多——不过何了凡经营此业十余年了,还没有碰到过这等好事。钱少的,给三毛三分的赏封,手艺人也不会嫌少。钱多钱少不算太重要,但师傅一旦上了门,这个赏封少不得,好像这个赏封与巫术的成败以及与日后助长巫师的气息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似乎与劳动报酬的关系不是太大。从业人员很看重这个赏封,没有人拒绝它,就是

至亲好友家里的事，也无一例外的要收下这个赏封，这与帮不帮忙以及“大方”抑或“小气”没有什么关系。

何了凡接过向阳的红包，一沾手便觉沉甸甸的，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大的赏封。难怪儿子坚持不出门，原来是有好事哩。可是老何不敢拿这个赏封，他看都不敢打开来看，仅从里面取出一张十块的票子，又找了些零钱塞进去，只肯收三块三毛三的酬劳。推来推去，弄得郭如玉要发脾气了：了凡你这不是看不起我们么？

何了凡才肯退一步，收下三十三块三，说：不是我不爱钱，但这个钱我不能收。我这是给于政委办事呢，本来是不可谈报酬的……

郭如玉说：这事可不是老于叫我们来办的，跟他可没有关系。

了凡道：可你是政委的夫人。

何了凡说的于政委，便是现任县长于长松。

第二章 命悬一线 情缠百结

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精干的剿匪部队悄悄地出现在十八里铺，这时十八里铺的人们还在雪窝里睡大觉，百里大红山被一床厚厚的雪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了。

解放军不畏艰苦选择这种最恶劣的天气进山剿匪，是考虑这股狡猾的残匪逃离也难，大地一片白茫茫，就是吐一口痰也可以成为无法抹去的踪迹。解放军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股残匪收拾干净。

大红山一带的匪患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与横贯邻近三省的官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条官道就经过县城所在地百八十里街、十八里镇、十八里铺和大红山深处的阴山寺。昔时往来三省边境的各种贸易及商人、小贩、官员，唯此道可承载，俨如今时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就如今天的车匪路霸，因金钱和利益的驱使，在这条官道边，世世代代衍生劫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识时务的各路匪众纷纷解甲归田，唯潜藏于大红山中的一小股悍匪冥顽不化，剿匪部队曾两次出击，只是捣毁了几处匪窝。因地广人稀，林深路隘，且那久经风雨的匪众腿脚利索，嗅觉敏锐，在明处进攻的解放军无法施展手段，连根匪毛都捞不着。这次冒雪突进，以难攻难，除非那顽匪练就了脚不沾地、飞檐走壁、可以在雪原上不留痕迹的本事。

大红山一带的劫匪，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和传统，即劫财不伤人。劫财也只劫大财，不拦做小生意的。昔日匪众用的是“放水养鱼”的招数，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许多年来，并未影响这条官道的畅通和繁华。因无命案或命案不多，官府也不打算认真

去剿灭他们。

十八里铺历来没有做大买卖的，仅为过往商旅提供食宿。土匪从不打这些小买卖人的主意，而且吃了喝了，还照样付钱，故十八里铺人历来不恨土匪，对建国后人民政府的剿匪行动，也多持观望态度。

可这次于长松政委率领的队伍得到了十八里铺人的支持。因为这股残匪四面楚歌，被切断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断了粮油给养后，穷途末路，不得已破了老规矩，为了保全性命，兔子也吃窝边草了，便向诸如十八里铺这样的小户人家也下手抢粮。一两年，前，还比较斯文，还能够拿走一半留下一半。随着形势恶变，便强取索要了。在这严冬降临之际，土匪为储备过冬的粮食，十八里铺一个月内被抢了三次。每遭抢劫后，政府便要实施救济，每有救济粮到，嗅觉灵敏的土匪必准时登门清仓清户，甚至刚煮熟的饭，来不及上桌，便被连锅端走了。残匪如吸血的蚂蝗盯在十八里铺人身上打不掉拍不走，人们恨死他们了。眼看着山下人都过上了平安的日子，享受着解放的阳光，而他们仍生活在黑暗中，十八里铺人是不能再忍受了，所以部队开进来时，十八里铺家家户户开门迎接。应队伍上的要求，所有青壮年都答应去给部队抬担架、挑粮食、送弹药。基干民兵则要求发把枪去冲锋陷阵。老百姓不再看热闹了，一些老在山里跑的猎户，对残匪的行踪很了解，主动提供重要线索并报名带路。

部队将带来的粮食和猪肉，分到各家各户，体面地做了一顿饭，和十八里铺人一起吃了，便精神抖擞地向大山深处进发。尽管雪被将山沟坎盖平了，十八里铺的猎户仍能带领战士们准确地走在羊肠小道上，不至于踩空掉到崖下。

于长松政委在何了凡家里歇息，他让身子骨并不很健壮却是精干有力的何了凡做他的向导，跟他走。

这场战斗没有如剿匪部队想象的那样艰难，于长松他们做了十天的打算，但只花了三天工夫。西边和东边打配合的部队还没有找到一根土匪毛，主攻部队就宣布结束了战斗。缺吃少穿、人心不稳的残匪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已经没有任何能力与身强力壮、斗志昂扬，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都打败了的人民解放军博弈。

于长松既是个指挥官，又是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他让何了凡替他背着子弹和水，跟着他跑。他的战士没有几个能跟上他的，但何了凡的脚上功夫让他很满意。何了凡对此褒奖不以为然，善跑跳可是一个山里人最起码的生存手段，是人人要具备的基本功。

在剿匪部队差不多集结完毕、清理残匪最后一

处葬身之地的时候,于长松突然发现,被击毙的尸体中有一具突然站了起来,迅速钻进雪被,滚下一个山坡。这一幕发生在一瞬间,于长松来不及给他的战士下命令,当即便跟随着匪徒窜的雪沟滚下山坡。这个突然变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有跟随在于长松身边的何了凡看得真切。事不宜迟,何了凡抱着于政委的子弹和水壶,也一闭眼滚下了这个陡峭的山坡。

很快何了凡随着雪地上清晰的足迹,找到了于政委。于政委正踏着那个残匪的脚印奋力追赶。走了个把时辰,足迹消失在一处高崖下的小河边。崖阴下的小河没有冰封,才尺把深的溪水无声地流着。这里已经听不到枪声和战士们的欢呼声,只有大块大块的积雪自崖顶上轰然落下,很快又被比雪温度高的溪水融化冲走。于长松拉着何了凡涉水而过,紧靠悬崖,藏身一处相对隐蔽的地方,屏心静气捕捉肯定就在附近藏着的匪徒的气息。

于长松有个爱喝水的习惯,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朝何了凡伸出手来要水喝。就在于政委朝何了凡伸出手来时,何了凡发现刚才一路奔爬,把军用水壶的软木塞弄开了,水壶已经成了空壳,他连忙俯下身去小溪里灌水,就在他弯腰之际,他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枪声,一线急风从头皮上掠过,他惊叫一声坏了,待回头看时,于政委已重重地倒在他身后。与此同时,于政委胸前的冲锋枪也响了,左侧灌木丛中应声发出一声惨叫,立马便见有殷红的鲜血从溪水里流了下来……

子弹打穿了于长松的膝盖骨,血如水柱般的蹿起尺余高。于长松满头大汗赶紧用手按住伤口,忙叫何了凡解他的绑腿。于长松指导何了凡割下一截绑腿捆住伤口。但只一小会儿,绑腿便染红了,这时于长松也晕过去了。

何了凡放声大喊着救命。但除了能听到如水波一样荡漾的回声外,谁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想用枪声报警,但他只打过鸟铳,他小心翼翼地将于政委胸间的冲锋枪取下来,握紧了,朝着崖头上方打完枪里的子弹,可仍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想他们离开部队已经很远了。

何了凡觉得只有靠他自己的力量来救出于长松了。

有两条理由支撑着何了凡一定要救下于长松:一是这颗子弹本应该是他吃的,却在他一弯腰的工夫,让于长松替他挡了灾。二是几天前有个陌生人对他讲,有人会替他挡灾,还说“你可要一生一世对这个人好”,天下竟有这等巧合的事!义不容辞,他必须尽一切办法把于政委背回去。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想法替他止住血。可是这血连绑腿都捆不住,还有什么办法让它不流呢?何了

凡只有求助于雪了,也许雪能冻住伤口。何了凡取过于政委的匕首,割掉他一只裤脚,搬来几个冰块,堆在伤口的周围。为了减轻负担,他把政委的枪支和自己身上的东西全解下来,藏进一个石洞里,然后用石头堵住。待干完这一切之后,他扒开冰块,发现于政委的这条伤腿变成了一根不能弯曲的冰棍,伤口的血也不再往外流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往那冻得梆硬的伤口又浇了两遍水,眼瞅水珠渐渐变成玻璃状,血色被固定在里面,便把于政委捆到背上,开始了他在齐膝深的雪原上的苦旅。

何了凡心里明白:凭他一人之力,如何能将这个和死人差不多的活人背回去?就是能背回去,还不知要走到什么时候。为了保障足够的体力,他在小溪里扳开几块石头,捉了十来只壳多肉少的螃蟹,塞在口袋里。在这茫茫雪野中,伸手可找到的食物,也只有此物了。

何了凡开始觉得背上的于长松很重很重,但意志和肢体都麻木了之后,重感已不是突出的问题,倒是眼皮有千斤之重。他是经历过劳累的人,知道这眼皮无论如何也不能合拢去,一旦合拢了,便再也不会撑开了,这意味着他们俩很快便会冻死在这茫茫雪原上。

当意识已无法拉住眼皮时,他不停地捧起雪往脸上擦,用以刺激眼皮,这一招,开始也还管用,但很快就不灵了。当快要睡过去时,他折下一根树枝,狠狠地抽打着眼脸,当血滴到地上时,他再度抓起雪擦到伤口上,以剧烈的疼痛来唤醒无边的瞌睡……

何了凡让于长松的头歪在他的右肩上,使他的鼻子对准他的颈根右侧,让那一丝温热的鼻息来证明他还活着。那句“你要一生一世对这个人好”的话始终在脑子里盘旋。只要他还能走,他是不能丢下这个替他挨了枪子、挡了灾的好人的。

大约是中饭时分出发,一直走到天黑,何了凡才闻到了来自十八里铺的油烟味,看到了一些在黑暗中晃动的火星和隐隐约约的喊叫声。何了凡明白:这是于长松的部下在寻找他们的首长。

眼看着火光越来越亮,还能隐约听到人的声音。他多么想呼喊求救啊,但他没有了呼叫的力气,连张开口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想要是带了支枪在身上多好,那就可以鸣枪求救了。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拐棍还能准确地捅到古官道残缺不齐的石板上,这证明他的神智还是清晰的,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至于摔下悬崖。就这样,也不知又走了多远,走到了什么时候。

何了凡终于看到模糊的人影和火把在眼前晃动,当最终证实这不是幻觉而是真人真火时,他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何了凡睡了两天两晚才醒过来,醒来后他想吃下一头牛或一头猪或一条狗,但人们只让他吃了半条狗。不然他在雪地上没累死,会在饭桌上撑死。人们告诉他:他背着于政委在雪地上整整走了十几个小时,快到天亮时人们才寻到他们。那时他人睡着了,手却在石板官道上爬着,他的十个手指头和膝盖都是血淋淋的。大家叫他时他已经听不到也不回应,但他仍能机械地爬行……

何了凡用冰冻的办法让于长松的血没有流尽,但这条冰冻的伤腿也没有什么用了,设在十八里镇的临时军医院不得不给它切除了。于长松睡了三天三晚才醒过来,醒来时他只剩下了一条腿……

第三章 一字拆开去 钱米滚滚来

20世纪80年代初,了丁县有一种被誉为“南方人参”,叫做“平术”的中草药突然走俏。当时有几个做中草药生意的外地人,用麻袋拎着钞票来了丁县收购平术。那时还是搞的计划经济,做生意还没有做生意的规矩可言,产平术的农民开始还很配合,但见有钱赚了,便生枝节。有些办手续的部门也故意设难,把那些人陷在了丁县进得出不得,叫做“开门接客,关门打狗”。

一日一个叫做老洪的外乡人,找到在县卫生局上班的郭向阳,把向阳请到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向他讲了这宗买卖的前景,诚邀他加盟,并告诉他:你的任务嘛,就是方便时打电话,出去吃吃饭。你就是股东了,赚了钱,有你一份,亏了算我们的。

说着老洪就给了郭向阳一笔定金。向阳看了看,相当他半年的工资,他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的,说:既然看得起我,就尽管吩咐吧。

显然这些商人看中了郭向阳是县长儿子的特殊身份。有了这块金字招牌,在这个山洲草县,就没有什么不好办的了。很快他们就以最合算的价钱,将本地的平术收购一尽,并租到了最好的仓库。其他人再要插手做这宗买卖,已经不可能了。

郭向阳只想多做点事,要对得起那份丰厚的定金才好。可是没有什么要他做的事,整整一个月的收购过程,他一共也只遵命打了十几个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电话,联系的人,都是那些他熟透了的常来家坐的局长、乡长们。有几个电话他都懒得打,还是叫他妈郭如玉打的。饭倒是吃了不少,但没有几个饭局是谈的生意。当他被街上人称作“平术老板”后,他甚至还不晓得“平术”长得是个什么样子。

因有郭向阳的加盟,老洪他们成为了丁县最大的平术囤积者,买卖做得很大了。已经有好几家号称实力雄厚的公司,坐镇在了丁县的招待所里,争相要做他们这批药材的总销售商。目前的形势不是销路好不好问题,更不是价钱好不好问题,而

是选择跟谁合作、使资金更快更安全地回笼的问题。因渠道太多,诱惑太猛,风险太大,让他们很难抉择,为此老洪他们几个股东躲在房里讨论了几天几晚,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孤注一掷,求助神明、求助巫术、求助天意。相信前人的警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他们又花了一天的时间讨论,做出最后决定:找一个测字算卦的高手,一锤定音。正打算分头出动去咨询一些街头巷尾相信巫术的小市民,请他们推荐合适人选,在场参加研究的郭向阳猛地一拍大腿说:不用找了,有人选了!

郭向阳给各位股东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他父亲于长松县长受到冲击,下放农村时,因丧失生存希望而几度自杀,被星相学家何了凡指点迷津而顽强地活了下来的事情。

老洪当即拍板:就请他!

众股东也一致赞同。

老洪说:这事宜急不宜缓,就委托向阳老弟你去办了。

向阳说:据我所知,老何深居山野,不爱热闹,先别去多了人,我就叫上我妈一起去吧,相信我和我妈会办妥这事。那何先生与我父亲是生死之交,他也会给足面子的。

郭向阳怕自己面子小,便缠着郭如玉出面,郭氏见事情重大,尤其是儿子有股份在内,当鼎力相助,便带着郭向阳去十八里铺寻找何了凡。

出发前老洪交代郭向阳,事要办好,不要薄待了手艺人,他让郭向阳准备了一份不薄的酬劳,但何了凡只收了三十三块三毛钱。

郭向阳回县城后,把何了凡的判词原原本本告诉了合伙人。他说他写“北”字,看似无心,却也真是有意,因为这宗生意,明摆着北方好做,平术这味药,在南方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但一到北国,便成了“人参”,由于老想着北方好赚钱,手就不由自主写出个“北”字来。

听完郭向阳的传达,几个合伙人还是很难统一思想。因那些坐在招待所里等的,东西南北的商家都有,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老板,老洪他们也都仔细打听过了,几个老板中,那南方来的福建老板,初看上去,倒是最弱的,住的也省,穿的也一般,吃的也不讲究,一点也没有做大生意的架势。怎么那字上,又偏偏看好南方呢?大家对这个判词,还是深表犹疑。

最后老洪说,既然大家一致认定了去请何师傅算,便应信他的。所谓请师师为主,就信何家父子一回吧。

结果经何了凡父子指点的这单生意,郭向阳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事后才弄清楚,西边来的是个

大骗子,腊月二十八日那天被派出所给抓了。北方那个老板,连自己都被人家骗了,回去过年的路费都没有了。倒是来自南方福建这个不显山露水的老板,真还算是个认真做生意的,货到款到,干净利索。这一切都应证了何半音预言的准确。就这一单生意,郭向阳便认定了何氏父子是他以后生意场上的福星。

老洪说要请何氏父子吃饭,并要重谢,让郭向阳把他们请来。郭向阳留了个小心眼,不想这些外人与他的福星接触,便撒个谎说他们在乡下流浪,一时找不到。

待老洪他们走后,郭向阳给何氏父子俩从内到外添置了个全套,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还给老何买了一袋滋补品和几瓶虎骨酒。这些礼物在那个年头已经是很大的破费了,相当一个县长一年的工资。

郭向阳将一大堆礼物送到了十八里铺。

数天之后,在百八十里街上行走的郭向阳,已是一副暴发户的样子,做了类似歌星的发型,衣服、皮鞋、手表、眼镜等一身行头全换上了时尚新颖的。

因尝到了做暴利生意的甜头,不久郭向阳毅然辞掉了工作,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很大胆的行为。

郭向阳这一决定竟没有请何氏父子给看看。他已经很相信他们父子了,为什么不请他们看看前程呢?许是怕老何他们一旦说不宜出外的话而影响他的雄心壮志吧。

郭向阳的这一举动,甚至没有征求他的父母的意见。

第四章 穿着裤子连着裆

于长松随王震将军的南下支队从北打到南,转战南北身无寸伤,没想到被大红山上的一个毛贼弄成独腿英雄,他还没有结婚便只剩下一条腿,这让人们十分惋惜。

好在老天有眼照应他,他在十八里镇疗伤时,一条腿的他竟把地主分子郭先知的闺女郭如玉搞到了手,郭如玉可是十八里镇方圆数十里有名的美人,要不是时局突变,地主倒了霉,她下嫁给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军长,都有些委屈。

于长松成为独腿英雄后,不能再随解放军部队走了,上面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了两个:一是他想留在了丁县工作,理由是他讨了个本地女子为妻,妻子郭如玉不想离开故乡,所以他只能娶鸡随鸡。二是希望能给他的救命恩人何了凡安排一个革命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于长松这两个并不高的要求。于长松到地方后先是被安排在了丁县人民武装部当

副政委,几年后任政委。

这年中秋节的前三天,也是于长松到武装部报到的第三天,于长松派了台吉普车把何了凡接到了县里。一见面那个亲热啊,加上两个人都爱喝几盅,他们俩就在屋里说了整整一天的话,喝下了四斤苞谷酒、吃完五盘酱豆腐干子、三盘猪头肉和一斤花生米。

何了凡以前听说十八里镇有个叫郭如玉的美人,让好几个地方上的青年都想发了花癡,他不信这个邪,要一睹为凭。他是个不错的篾匠,一天特地带了几只织得精致的画眉笼子,装作去十八里镇赶集,一定要去看一看让人会发花癡的郭如玉究竟有什么魔力。待找到了郭如玉的家,他硬是站在她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等到如玉从外面款款而回,看着她和一个老婆子在屋檐下说了一小会儿话,看着她一扭水蛇腰一闪长辫如烟似的没入家门……这种女子果然是不能多看的,看着看着他就腿发软,浑身发热,脑壳迷糊,他赶快掉头就走,他怕自己也忍不住会发花癡,若是为了一个连手都摸不到的女子把自己给弄癡了,那真是狗屁不值。

过年的时候,于长松在十八里镇他岳父家和郭如玉结了婚。于长松厉行节约,说反正家里要吃团年饭的,这结婚酒就和团年饭合并了吧。地主郭先知是知书达礼之士,他熟知嫁娶之礼,怎么简单也不能这么随便就把女儿给贱嫁了,但面对一个杀过很多坏人、对革命贡献很大的军人,他又能说什么?

于长松在地主郭先知家吃团年饭时,举起酒杯宣布他和郭如玉结婚了。一杯酒倒下肚去,就算是结婚了,一个客都没有请。于长松后来想想结一次婚,连一个客都没有请恐怕也不对,便让郭如玉的一个哥哥打着火把去十八里铺把何了凡叫来。于是,了凡算是来宾,作为这场婚礼的见证人,了凡在郭家陪着于长松在火塘边守了一夜岁,火塘里烧着一个半人高的“压岁茺”,上面煮着一鼎锅腊肉萝卜,就着这柴火和腊肉萝卜,何了凡陪于政委喝了一通宵的酒,了凡还特意带了把胡琴来,为这对新人唱了一夜的花灯戏。

除夕之夜,于长松对何了凡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要给他安排一个工作,问他最想干什么。

何了凡说他想当解放军。每当想起解放军的黄军鞋,回味起大红山打仗时的硝烟味,他就要激动好一会儿。

于长松说:当兵不行,你都结婚了,怎么能去当兵。

何了凡说,除了崇拜解放军,其次便是崇拜工人阶级。他曾经去了丁县水泥厂看过,那个机器大啊,那个烟囱高啊,那个高音喇叭里的声音响啊,那个灯光篮球场里的球打得好啊,那个澡堂子里的水

热啊,那些个工人阶级的胸膛挺得直啊……一切都令他如醉如痴。

于政委说:那你就去水泥厂当工人吧。毛主席也说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的选择是对的。

何了凡成为了丁县水泥厂的工人。厂里上上下下对他都很尊重,都晓得他是丁县人民武装部于长松政委的救命恩人。他也从不摆恩人架子。厂里要他在政治学习会上讲一讲他救于政委的过程,他坚决不讲,因为首先是于长松替他挨了一枪,才有他后来的回报,这不是值得摆的功劳。

何了凡很爱这份工作,干起活来很卖力,一年之后,厂里让他当了个班长,管十来个人。

第五章 缘去缘来,山不转水转

这一年过端午节厂里不放假,但允许大家睡一个懒觉。这天早晨何了凡还在床上做梦,守传达的跑来喊他,说是有人找他。

有个女的来找何了凡,手粗脚大,穿着蓝花布衣服,手里提只草篮子。

何了凡问:你找我?

她说:你叫何了凡吧?

我姓何。

十八里铺人,大红山剿匪时救过于长松政委。

没错。

有一个人要见你。但是他不能到这里见你。

哦,要见我又不敢来,难道我会吃人?

那是一个你愿意见的人,你要是不见,你会后悔一辈子。

那是谁呀?

现在不告诉你,到了路上再告诉你。你请个假,我带你去。

请什么假,现在只有人家跟我请假。

哈,好大的口气,当了官啊?

当个班长,也算是个官吧。你叫什么名字?

就叫我秀妹子吧。

了凡心里就笑,想这一点也不秀气的妹子,该叫蛮妹子才对。出于好奇,了凡便跟着秀妹子去见那要见他的人。

出了水泥厂的大门,不远处便是一条河,河上没有桥,一条渡船接送过往行人。过渡的人都认得秀妹子,连一同过渡的狗都朝她摇尾巴。何了凡说:都认得你啊,连狗也认得你。

秀妹子一笑:都是些牌友。

打什么牌?

这里打“跑和子”(一种纸牌)的多。你会打“跑和子”么?

不会。

唉,堂堂男子汉不会打“跑和子”。一谈到打牌,

秀妹子便眉飞色舞。

了凡说:告诉我,这是去见谁?

秀妹子说:见我爸。

你爸?

当年大红山剿匪前几天,你救过一个的命,还记得么?

何了凡猛的就冒出一身汗来:怎么不记得,我正找他呢,可我不晓得去哪里找。就是你爸啊?我找不到他,他就应当来找我嘛。

他很想来找你,但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

唉,一言难尽。

了凡道:你爸可是个奇人,要是找不到他,我会后悔一辈子。

那年十八里铺的雪下得大,一大清早,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满山满岭的树木枯草被刮得东倒西歪,沉积在农家院落和屋顶瓦楞中以及草木叶片上的尘土被风卷起漫天飞舞,一时间天昏地暗,难辨东西,这是大雪将至的前奏。待到夜幕降临,猛地平风息浪,天地突然间变得温柔无比,躲进了被窝的人们明白:这时棉花团似的雪片必漫天飘飞而至。

当大山静得出奇、天过早地发亮时,十八里铺有经验的鸡、鸭、狗、猫和人一样,都知道下了怎样的一场雪,大家都蜷缩在屋子里,好晏不愿出门。一直到半上午,人们才陆续打开家门。这时篾匠何了凡发现自家门口躺着一个气息奄奄的人,他的一条胳膊负了重伤,血透过外衣汨汨地往外冒,他躺倒的雪地上,已经留下了很大的一摊血,四周已经结成了薄冰。

面对一个垂死之人,竭尽全力救援这是十八里铺人的传统。何了凡不由分说便把这血肉模糊的外乡人背进屋。山里人对付冬天和外伤,有他们祖传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何了凡和他的家人,很快使用山里人特制的草药给伤者止住了血,并扒下他的衣服,将他那冻僵了的身子用雪擦暖过来。

伤者醒过来后,请何了凡找出笔墨,在纸上写了几句话,气若游丝地对了凡说:我想请你去一趟十八里镇,给我弄点药,不知你愿不愿救我一命……

何了凡快言快语:不愿救你,我背你进来干什么?

伤者说:十八里镇有个云长药号,有个焦郎中……

了凡拿着那纸条就跑。十八里铺到十八里镇,是十八里下山路,在年轻气旺的何了凡脚下,就是大雪封了山,只要没有冰冻,也就是风卷残云的工夫。

云长药号的焦郎中取过条子一看,脸色骤变,

当即把伙计都叫齐了,拿药的拿药,动碾子的动碾子,不一阵工夫,便弄出吃的敷的两大包药。焦郎中一头一脸汗,把药交给了凡,说:还要拜托你快来快去,病人的血流得太多。

何了凡二话没说,打起飞脚便往回赶。

不到半天工夫,便将药物备齐,带上山来。由那伤者口授,了凡一阵鼓捣,口服几样,余者全敷在伤口上,用一块棉布缠着。待一切妥当,伤者这才艰难地挤出点笑来,对了凡说:多亏你了,多亏了,我现在要睡一个觉,你们不要管我,也不要叫我,我睡醒了,就会好的……说着倒头呼呼大睡,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方便。待到第二天上午,伤者醒过来时,脸上便有了一点红润。其时是20世纪50年代初,大红山匪患猖獗,十八里铺自然是难免祸端,何了凡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失血过多的陌生人补身子了,只有一腿还是护秋时捕杀的野猪肉,他忙叫妻子割一块给煮了。但被那伤者制止了,他说他是吃斋的。了凡晓得吃斋的人不吃肉,但能吃鸡蛋,忙叫妻子去借几个鸡蛋。那陌生人接受了何了凡的盛情。

伤者对了凡说:你救了我的命,我会记得你的。

了凡问他是怎么负的伤?伤者苦笑着,什么也不想说。

了凡问他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到大红山的阴山寺拜菩萨,怎么选个这么冷的天气到山里来。陌生人摇着头,也不愿说出来。他只是说:要是我们真有缘分,我们就还会见面,我就能报答你。

这样了凡就不好再问什么了。

当巨大而厚重的乌云在天空沉闷地移动时,伤者有点着急地说:我要走了,看样子,还有大雪要下来。

了凡留他待融了雪以后再走,他很坚决地说不。他说要是这雪冻住了,十天半月也下不了山了。这是一句行话,看来他对山里的事不外行。了凡没有强留他,还送了他一里路,他不放心,他要看着他能不能把路走稳,要是不行,不管怎样,他会把他拖回来。

在一棵大松树下,伤者坚持不让了凡送了,他说他有把握能走下山去。然后对了凡说:老弟,我看你十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小则伤人,大则害命。你要小心又小心……可是呢,应该有人替你挡灾,要是没人替你挡灾,你此劫实在难逃。要是真有人替你挡灾了,你可要一生一世对这个人好。

何了凡问:你是看相的呀?

伤者道:也算是会看一点吧,你相信我呢,就把我这话放在心上,不相信呢,就当我说什么也没说。我是实在没有什么好感谢你的,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提醒了。

说完伤者便拄着一根树枝匆匆走了。

这个陌生人说的话,了凡回去反复琢磨,终是不晓得他胡说了些什么。他想还是相信他说的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管怎么样,这十日内上山干活还是小心点好。

待伤者走后,何了凡在他睡过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两块银元和一点人民币。从这自旧社会留下来的银元上,可以看出此公是有点来头的,那时候一般人可没有银元,至少十八里铺还没有谁手里有这东西。这是何方神圣,单身一人,手无寸铁,到这深山老林来干什么?这事给何了凡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不久何了凡的妻子生下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他用这两块光洋,分别给两个女儿各打了一对银手镯和一个颈圈,以后每见孩子手上的银手镯,便会想起他救下的那个神秘人物。他还记住了他说的“要是有缘,我们就会再见面”的话。

三天后他与于长松的生死之缘,便应验了那人的预言。现在能见到这个奇人了,何了凡甚是高兴,连连说:真是有缘,真是有缘。你爸真厉害,知天晓地,断事如神仙……

秀妹子忙制止:别说这个,他成分不好,还搞封建迷信,迟早有人会整死他。我把他接到我这里住,没人认得他,如今他是白天关在家里,夜里才出门。

了凡说:不对,你爸可是真功夫,不能一句“迷信”就把他打倒。未必你就不信?

我爸叫我莫信。

哦,是这样。你爸跟谁学的?

不晓得。

他没对你讲过?

他从来不讲他的这些事。我只晓得他是读了不少书的人,在旧社会教过书。

他教你认字吧?

不教。他说只有种地、做手艺才会有饭吃,读了书没用。

你爸叫什么名字?

江湖上人叫他“寅斋公”。

何了凡听到这么一个名字便要肃然起敬。在百八十里街一带,旧时被赋予“斋公”称号的,一般是比较受社会尊重的人物,应是读书人、私塾先生、德行很好的道教徒和佛教徒、道德水平比较高的族长、慈善家和有钱人等等。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斋公”这个头衔的人,日子便比较难过了,他们昔日头上的光环,在今天便是臭狗屎。教过私塾的寅斋公一样的难逃此劫。

秀妹子的家境不好,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寅斋公住的房间,墙上贴满了报纸和各种有字的纸。秀妹子说她爸就爱看这些破报纸,她一出门,就留

神替他捡报纸，回来他就用米汤将报纸贴在墙上，一字不漏地读。虫子爱吃米汤，所以寅斋公的纸墙上疤痕累累，百孔千疮。

了凡和寅斋公见了面，感慨万千。寅斋公说：我晓得我们迟早是要见面的，我当初说过，有缘就会再见面。

这天是过节，寅斋公杀了一只鸡，备了几个好菜招待何了凡。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桌上有一只鸡，不异于现在的一桌海鲜。为了重逢，寅斋公还备了一点酒。每人喝下两杯，寅斋公就满脸愧色地对了凡说：我是早就要去府上谢恩的，但不能去，我出身不好，被人叫做地主崽，怕连累你。我也晓得你当上工人阶级了，心里高兴。现在我住到秀妹子这里来了，也没有人认得我，所以我一定要见你。

这顿饭吃了半天，晚上有政治学习，何了凡只好告辞。寅斋公说：你没事就来呵，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哩。何了凡便说有时间一定会过来坐，也不过是三四里路，方便。

过两天何了凡有空，便去看寅斋公。一来二去的，那摆渡的艄工认得他了，便说：找秀妹子打“跑和子”啊？你可要小心。

何了凡问：小心什么？

这个女子神了，她就像看得见你手里的牌。

看样子你也好这一口。你要摆渡，哪有工夫打牌？

晚上在船上打。

你打不赢她，还跟她打什么？

就是啰，越是打不赢，就越不信邪，越不信邪，就越是输，她在我们这一带，算是打遍四乡八洞无敌手。她过三十年渡，都不要付钱给我了，今后你过渡，也记在她的账上吧，不然我欠她的太多。

何了凡倒是看不出这个蛮妹子会有这般手段。再去秀妹子家时，了凡便对寅斋公说：你女儿的名气可不小。

寅斋公：她会有什么名气？

了凡道：一说她的名字，都夸她打得一手好“跑和子”。

听到“跑和子”，在一旁铡猪草的秀妹子扔下铡刀，一下就窜了过来，眼睛放亮：喂喂喂，废话少讲，何老兄，来玩一盘如何？“跑和子”两个人也能玩，两人玩有两人玩的味……

寅斋公瞪她一眼：玩你个尸，一天到晚只想着玩牌。

秀妹子声音小了：咳，真冤枉，都怨我打牌，就不晓得我还会喂猪。

父亲道：不是老子给你看猪，你会喂猪有屁用。

何了凡问：慢，慢，我没搞清，这猪怎么看啊？

寅斋公道：你见过猪贩子吗？

见过。

猪贩子就是会看猪相的人。

猪也有相啊？

人有相，山河有相，树木有相，花草有相，猪、牛、羊都有相。上相的猪便会吃泔、不吵栏、能睡觉、少病痛，这样的猪，不愁它不肯长。

我只听说过猪是喂大的，没听说过猪是看大的。

会喂不会看，花十分气力得三分收成，会看又会喂，做一成收三成。

这，这猪怎么看啊？

这个嘛，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

秀妹子说：你想学看猪啊。你当着工人，吃着皇粮，多轻松，多干净，别学这个。

了凡道：我老婆还在喂猪哩。能把猪喂好，当然是好事。

秀妹子：你不是说着玩的吧？

了凡：你要我赌咒吗？

寅斋公：有道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这虽说是雕虫小技，但要学会，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了凡：你是怕我吃不得苦，半途而废啰。

寅斋公：我晓得你吃得苦，霸得蛮，你舍死救于政委的故事，可是传得很宽的。你真想学这个啊？

了凡：厂里又没什么事，都是在磨洋工，要是你愿教我，学学又不是坏事，多门手艺，多条活路。

寅斋公：这也是一句实话，手艺钱，万万年。好，我教你。我说过，你救过我的命，我要报答你的。我一帮不上你钱忙，二帮不上力气忙，也只有这点上不得台面的小手艺了。要是今后你不当工人了，有了这个小手艺，混一口饭吃，是没有问题的。

了凡：这跟当不当工人没关系。我愿意拜你为师。

寅斋公：你要上班，有工夫来玩这个呵？

了凡：有不有工夫，那是我的事。

原来何了凡以为当工人很神圣，其实很平凡，和种地一样，都是劳动。原来以为那些机器很复杂，其实很简单，拆一次再装一次就都明白了。何了凡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便把水泥厂里的所有工种都学会了，水泥厂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他是个好奇的人，一个爱胡思乱想的人，很快他就不满足水泥厂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了。这样，当寅斋公答应要教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时，他立刻就情绪高涨，跟风进屁眼马上答应了下来。

以后何了凡每吃过夜饭，随便找个理由向学习委员请个假，就往秀妹子家里跑。

在秀妹子那臭气熏天、苍蝇撞得人倒的猪栏里，开始了寅斋公任教的第一课。寅斋公叫他抱起

一只才满月的一身尿尿的小猪,来到夕阳尚存的后院,让他仔细观察这只小猪的嘴巴、鼻子、耳朵、腰身、腿脚、毛色、屁眼。寅斋公高声问:记住了吗?

他答:记住了。

寅斋公叫他把这只小猪放进猪栏,再抱来一只一身尿尿的小猪,来到光亮的地方,又让他仔细观察这只小猪的嘴巴、鼻子、耳朵、腰身、腿脚、毛色、屁眼。寅斋公说:你看看,这只猪和那只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何了凡高声回答:都是一只猪,不同的是刚才那只重些,现在这只轻些。

寅斋公摇摇头:不对不对。去洗洗,今天不看了,下次再来。

何了凡希望他再说点什么。可他什么也不说。

何了凡再来时,寅斋公仍叫他抱两只猪来比较。这次何了凡看得仔细,说出了三个不同的地方。

寅斋公仍摇摇头:不够不够。去洗洗,今天不看了,下次再来。

何了凡不泄气。他倒要看看,这个地主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第三次看猪,何了凡说出了五个不同的地方。

寅斋公说:我看少也有十来处不同。

了凡:呵,那我还得仔细看看。

寅斋公:对,得仔细、仔细、再仔细。小手艺也是手艺,要学精也不易。

……一直到何了凡觉得秀妹子家的猪圈里没有臭味了,怀里那些脏兮兮的小猪俨如可爱的玩具,寅斋公才教他从比较两只小猪发展到比较三只小猪,然后是比较一群小猪。

待到看一眼便能一口气把栏里小猪的公母、长短、重轻、特点说个八九不离十时,寅斋公才说:你可以看大猪了。便开始接触公的、母的、白的、黑的、花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本地土猪、北方黑猪、西北八眉猪、湖北白猪、两广小花猪、华中两头乌、外国的约克夏、皮特兰……一直弄得他满脑子是猪,梦里也是猪。水泥厂的厂房像猪栏;机器声听上去都是猪叫;四个轮子的货车看起来像猪跑;他指责徒弟的骂辞全与猪有关:你真是比猪还蠢,比猪还脏,比猪还慢……在何了凡看来:要把猪的一切弄清楚,比办一个水泥厂和当一个厂长复杂多了。

这时寅斋公说:当你成了猪迷,就可以学看猪了。

一直到半年之后,寅斋公才开始教他真功夫,识别什么样的猪好喂,肯吃泔、易长膘、不择栏、下崽多、会播种……

看来寅斋公比较满意何了凡的学风和钻劲,便主动说:待学好了看猪相,我再教你看牛相。会看牛,就等于会识宝。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听说过吧,

识马有马伯乐,识牛也少不了牛伯乐。

了凡说:真学手艺了,我看还是要有个拜师的仪式,我该正儿八经叫你师傅。

慢慢,工人阶级拜地主崽为师,我看你是不想吃你那碗饭了,我也会受牵连,不死也会脱一层皮。

当然是关起门来叫,我可比你懂政治。

你叫我师傅,那我要叫你恩人?

这是两回事。你当初没叫我恩人,我也要救你,做人不能见死不救。可我现在不叫你师傅,你就不会认真教我。

你把我看扁了吧。

师傅(父)师傅(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做了父亲,才有责任。

那,那就两抵了,都不叫了。

也好,革命形势不允许,一切仪式就免了,省些麻烦。以后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师傅了,这么学,手艺才算是真学了。

其实呢,这些都不要紧。

何了凡说:就这样吧。

何了凡就叫秀妹子师妹。

秀妹子说:我可不会喊你师兄呢,我又不学你们那一套。

以后一有空,何了凡就像失了魂地往秀妹子家里跑。

寅斋公先教他看猪。

后教他看牛。

最后打算教他看人。

寅斋公说:看人最难,千人千面,千面千相,南北有别,东西不同,相辅相成,相生相克,人心如海,心性多变,无可参照,不好比较,高深莫测。我要把丑话、难话说在前面,看人可不比看牲口,光靠口教还不行,凭经验和眼力也不够,还要善取前人智慧。前人不知摸索了好多年,有不少宝贵的东西,都写在书里,书里淘宝也是不能少的一招。所以你还要先打好文化基础,有文化才能读得进书,干这一行,最终还是拼的学问,这难,第一关就难。

何了凡说:这个难我不怕,那我就先跟你学文化。

寅斋公便开始教了凡学文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书本就是那糊在墙壁上的废报纸,只要把那些字全认下来,并能够知其义,了凡要学的手艺也就可以开始往下走了。何了凡的父亲,也曾是个好学的人,除了会篾活,还跟一个常来山中采药的外地人学做草药郎中,学认药名;早年曾让一个私塾先生在家里住着教书,可惜这个先生只教了半年就走了,因为十八里铺人不多,只有五个孩子来上学,收入实在太少,留不住人,何了凡也就只闻了那半年书气。

认字好,这是何了凡最乐意干的事情。

何了凡心有所依,便魂不守舍,无心工作,更不参加政治学习,早就令厂方不满。因何了凡是赫赫有名的于长松的救命恩人,厂里不好怎么样他。领导曾找他谈过一番很含蓄的话,何了凡其实是听懂了,却装作不懂。厂方无奈,只好一状告到了于长松那里。

于长松把何了凡叫去谈话。大体上无非是叫他珍惜工人阶级这个神圣称号,珍惜一班之长这个位置,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还要积极向组织靠拢。令于政委生气的是:何了凡到厂里这么多年了,居然没有向组织上写入党申请书。于政委愤然骂道:想不到你他妈的觉悟会这么低,这么不给我一点面子。

何了凡上班自由散漫一点,于政委尚不生气。但政治不求上进,这让政委很生气。政委勒令他回去的当天晚上就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组织。

何了凡口里应诺着,心里却想:我现在正和一个地主崽打得火热,哪里还有资格申请入党?政委呵政委,本人此生恐怕会辜负你的栽培和厚望了。

此时的何了凡已经变成一条连救命恩人也拉不回头的犟牛,一意孤行,无可救药。眼看着寅斋公墙上那密密麻麻的文字被他一块一块地吃到了肚子里去,一张张新糊上墙的报纸又成为他最新的养料,如此美味的佳肴,九头牛也拉他不回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寒冷的冬天,何了凡被丁县水泥厂开除了。

这个结果何了凡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要不是于长松给他顶着,他早就该卷起铺盖走人了。尽管这几年来他把自己与地主崽寅斋公交往的行踪伪装得很巧妙,但怎么能躲过革命觉悟空前高涨的广大工人阶级雪亮的眼睛?

何了凡被开除有两条无可反驳的理由:一是近几年来他工作滑坡,逃避政治学习。二是生活作风腐化,在外面有养私生子的嫌疑。何了凡承认这两条都是事实。而不能公开承认的是他确实养了私生子,不是什么“嫌疑”。

值得庆幸的是到何了凡被宣布开除的这一刻,寅斋公的身份还没有被造反派发现,一旦被发现,他们师徒俩的命运恐怕就难以预料了。

何了凡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厂回家时,看都没有再看一眼他工作过多年的厂子,不知为什么,他一点也不留恋这个地方。他挺直腰杆走过这个楼房破败不堪、生产着水泥却让水泥地坑坑洼洼的大院。五层楼顶上的高音喇叭欢快地唱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唱段《打虎上山》,院里新搭的一个台子周围插满了鲜艳夺目的红旗,不知是要开批斗会还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何了凡曾经是喜爱这样的热闹的,但现在他不爱场面上的热闹了,

他有了另外所爱着的东西。这时有很多他认得的和不认得的人急匆匆地往这里赶,一场大的斗争或者学习很快就要在这里举行。何了凡暗暗庆幸他从此不必要凑这样的热闹了。

何了凡不打算今天回家,他还要去和寅斋公告别。大雪使得渡船停了摆,他准备弯五里路过桥去看寅斋公。

雪天的路不好走,一步三滑,待何了凡弯了几里路赶到秀妹子家时,天已黑尽,寒冷让人们早早熄了灯火,钻到了被子里。何了凡远远看见山冲里秀妹子家却亮着灯,觉得多少有点反常。他三步并作两步小跑着往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山冲里赶,走近时,便听到屋里人声嚷嚷,手电乱晃。他警觉地绕开大路,轻车熟路从后门摸进厨房,透一寸宽的门缝,他看见一群人围着秀妹子。

一个帽檐遮住了脸的人阴阴地说:你必须把寅斋公交出来。

我说过好多遍了,我不认识你们讲的寅斋公。

他可是你父亲。

我父亲叫做江寅清,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寅斋公,你们找错了人。

有人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父亲就是寅斋公!

秀妹子毫不手软也拍了一巴掌:那我就是你老娘!

窗台上那没有灯罩的一星灯火被几巴掌给扇灭了,但很快又被一根火柴点燃了。

一人威胁:你应该晓得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吧?

秀妹子挖苦道:晓得,革命造反派,来造我这个农村妇女的反。

晓得你就要老实点。

秀妹子问:你们晓得我是什么身份吧?

你是地主崽寅斋公的女儿。

错。你们身为革命造反派,不会不晓得了丁县的大烈士袁长久吧?要是谁不晓得袁长久,谁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告诉你们吧,我就是袁长久的侄媳妇!我丈夫是袁长久的嫡亲侄子,他如今是锰矿上的工人阶级。造反派来造烈士后代的反,来造工人阶级的反,翻了天了。

看来要给这个泼妇来点硬的,叫她试试硬卵的味道。

秀妹子借机就撒起泼来:好啊,你们造反派要强奸烈士后代啊。只要你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就成全你们。说着秀妹子就开始脱裤子。这些大都没有结过婚的人,一见这阵势就慌了,开始往外面跑。

七八个来抓寅斋公的一下子全跑出去了。

这时何了凡从后门走了进来。秀妹子一见他便慌了,一口吹灭了灯,小声问:你来干什么?

你爸呢？

我爸说狡兔有三窟。他要我告诉你，不要来找他了，他不会来我这里了，有缘便会再相见。

想不到会见不着他了。我还没叫过他一声师傅呢。

你要是真叫他师傅，他才不会教你哩。

要是你见到你爸，你对他说，我现在叫他一声师傅。

我也不一定能再见到他。

什么意思？

你快走吧，那些人还会再来的。

我不明白……

秀妹子推了他一把：别婆婆妈妈了，快走。这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何了凡往回走时，果然没见雪地上有人的足迹，那些人还藏在附近等着捉拿寅斋公。

秀妹子突然变得这么从容多谋，是何了凡想不到的。在他的印象中，她是个除了打“跑和子”精明之外什么都糊涂的“马大哈”。正因为她是个马大哈，才让他轻而易举有了一个儿子——秀妹子是结了婚的，她丈夫在离家六十里外的锰矿上班。秀妹子在她父亲的催逼下，偶尔也去丈夫那住上几天，但她丈夫很少回来，何了凡在她家出出进进几年，就从来没有碰到过她丈夫。

何了凡觉得奇怪，曾问过秀妹子：怎么没见你丈夫回来过呀？

谁知这话没问好，惹得秀妹子大发脾气：你倒管得宽啊，他回不回来，关你卵事！

从此何了凡不敢问起她的丈夫。

秀妹子年纪也不小了，却没有孩子。何了凡自是不敢问她为什么不要孩子，因为一问这事便会与她丈夫有关。

有一次过渡，船上有人谈到秀妹子与“跑和子”的话题。何了凡顺便问了问摆渡的艄公。老头告诉他，秀妹子的丈夫，可能是那个东西做不了多少用，不然怎么会不生孩子，怎么不愿回来陪老婆？何了凡觉得有道理，难怪他的问话会触及她的隐痛。

有一次久雨天晴，恰逢周末，何了凡很早就往师傅家跑。这天师傅比他更早就出了门。秀妹子告诉他，今天是三月三。三月三，龙抬头，父亲每逢三月三必出门去，风雨无阻。

了凡问：干什么？

不晓得。

这么好的天气，正好你爸又出去了，没人管你，怎么没出去打“跑和子”啊？

今天不行，要晒被子，落了这么久的雨，被帐都发霉了。

何了凡就帮忙把屋里要晒的都搬出来。待忙完

了，他们也坐下来晒太阳。

这次秀妹子主动谈到了孩子的话题。她问：了凡哥你生了几个孩子啊？

了凡答：两个。

都是女孩子？

是的。

可我爸说你命中有个崽。

是啊，他也对我说过。我也想有个崽，可是想不到，我老婆生过一胎，就再也不怀了。

我爸说我命中也会有个崽。

会有的，会有的。了凡安慰她。

有个屁，我从来就没有怀过。

见秀妹子脸色不好看，何了凡便知趣地不谈这个了。

中午时分，吃过饭，秀妹子说了凡哥你帮我看一下东西，我想睡一下，这鬼太阳要么不出来，一出来就毒得很，脑壳都晒得发晕。

何了凡便给秀妹子看守太阳下不值钱的东西。

三月三的当顶太阳果然是很毒了，不一会儿何了凡也招架不住，他觉得口渴，想去水缸里舀水喝，但进厨房需经过秀妹子的房间，见她仰面八叉倒在床上，又不敢去了。

这三间小屋，埋在一个小山冲的松树和灌木丛中，难见人影，鸟雀无声，四野无风，寂静异常。秀妹子那轻微的鼾声和浓烈的女人气息，游荡弥漫于这低矮的小屋中，有如一张网将何了凡罩住了，渐渐地束紧，束紧，不久便觉全身燥热，更加口渴难挨，便顾不了斯文，轻轻绕到厨房里，狠狠灌了一通冷水，却不小心打翻了一只脸盆。秀妹子被吵醒了，叫道：吵死啊，干什么呀？

了凡答：喝水。

秀妹子说：又不是牛喝水，喝得这么响。喂，给我也来一点水，我也口干了。

何了凡便拿着水桐树挖成的水勺给她送去半勺冷水，当服侍她喝过水后，何了凡已经不能抽身离开，这个有着阔肩粗腰、大胸肥腿的女子，以其巨大的热量在吸引他、融化他，他已无法指挥自己抽身，何了凡顿觉脑壳里一片空白。就在这混沌之际，他的肢体奋不顾身扑向了那肥硕温厚的沃土，就如一只饥饿的羊扑向一片绿草地……

不久秀妹子怀上了何了凡的孩子。

一直到孩子生下来，左邻右舍都不晓得她怀了孩子。秀妹子如一只澳大利亚袋鼠，藏一个孩子在肚子里竟与平时无异，一件秋衣便可将隆起的肚子遮掩过去。快到临产时她照样到处去打“跑和子”。她的肚子从来没有痛过，有一天肚子突然痛起来了，她估计是要生了，便不得不扔下纸牌往家里跑。还没有跑到家，孩子就生下来了，她用牙齿咬断脐

带,走了一里路,把孩子抱回家,还烧一锅水给自己和孩子洗了,才睡到床上。

寅斋公给这个孩子取名为“半音”。

半音只吃了两个月奶,秀妹子那健硕的身体竟不产奶了。

秀妹子把半音交给何了凡:没奶吃的孩子我带不活,交给你的大婆子去带吧,她生不出崽来,就应该带崽。不管何了凡同不同意,秀妹子就上了牌桌,从早打到晚,她可顾不上半音吃什么。在女儿打牌的问题上,寅斋公也无可奈何。

何了凡便把半音送回了老家。

何了凡的结发妻因没有给了凡生下个崽来,心怀愧疚,像带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把半音带到了五岁。可惜她命薄,没有再陪伴半音,便匆匆离开了人世……

从此以后何了凡便没有再见过秀妹子。据说自寅斋公走后,秀妹子便和她丈夫过日子去了。何了凡毕竟没有勇气去锰矿找秀妹子。一年后他曾去看过一次她的房子,其时门窗都没有了,里面关着一群羊。

第六章 山大了,什么草都长

何半音是个性情孤僻的孩子。他不喜欢和同伴玩,在路上碰到小伙伴也立刻躲开或绕道走。他常常一个人独自游荡。他有两个姐姐,但从不和姐姐呆一起,他不爱和外人来往尚可理解,但和自己的姐姐都那么疏远就叫人想不通了。

半音不爱与人相处,并不见得没有快乐。一队蚂蚁搬家,他可以静静地蹲在地上看半天;燕子衔泥在梁上砌窝,他天天守着看,一直要看到它们将新巢筑成,然后看到它们有了小燕子,他才能够放下心去关心别的事情;他不爱和人玩,却喜欢和猫狗对话,十八里铺的猫狗都喜欢他,只要他一出门,猫和狗就集合了,他发明了各种指挥猫狗的口哨声,一声令下,所有人家的狗都不听主人的了,会屁颠屁颠跟着他跑,为此全十八里铺的孩子都嫉妒他,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带着它们奔跑在山野间,俨然一个司令……

于政委来十八里铺视察工作时,顺便去看望他昔日的恩人何了凡。这时于政委转了业,在了丁县当县长,但十八里铺人还是习惯叫他“政委”。

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爆的时候,其他县的县长,十有八九都被弄下台去了,为什么于县长不倒呢?恐怕是武装部他那些老部下保了他,那时候只有军队说的话还管用。再说他的剿匪功劳余威仍在,一条没有腿的空空荡荡的裤脚立马可让人肃然起敬,造反派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于政委得知半音八岁了还窝在家里看蚂蚁搬家,没去上学念书,便

把孩子叫来问话。

政委问:你想读书吗?

半音望着于政委,不回话。父亲示意儿子点头,半音点了点头。

政委:一个孩子应该读书。

于政委掏钱给了何了凡,让他立即去给孩子置办行头并付学费,并通知十八里镇小学安排半音插班。

半音兴高采烈地背着新书包去上学,脚板有意在十八里铺的石板上踩得“噼噼啪啪”响。十八里铺的乡邻从来没见过这个孩子这么精神过,真替他高兴。大家也从心底里感谢于政委。当何了凡牵着背着新书包、穿着干净衣服的儿子的小手,腼腆地出现在教室门口时,老师立即中断讲课,向全班同学介绍来插班的他:同学们,这位新来的同学,叫做何半音。

半音只在小学校里呆了一天,便不愿再去上学了。老师教他认的字,他全部认得。当时十八里镇的小学只有三十几个学生,一个老师在一个教室里同时教几个年级的课程,这种班叫做“复式班”。教一年级的课文时,二三年级的同学便写作文或做算术。二年级上课时,一年级和三年级不许讲话,埋下头来干老师布置的活。待到教三年级,其余者也这样。八岁的半音是去读一年级的。当他一口气听完三个年级的课,又讨来二三年级的课本,能一字不差念完课本上的字时,就再也不去上学了。在他看来,读书远远不如蚂蚁搬家和燕子砌窝那么神奇。

半音下午回家时,脸色苍白。他对父亲说他不想去读书了。

何了凡没有骂他。知子莫过父,原因他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不久于政委知道了半音逃学的事,狠狠地骂了何了凡一顿。

了凡委屈地说:老师教的那些字,他都认得,就坐不住了。

于政委为此事专门找了十八里镇小学的老师。老师也证实这孩子一口气可把一到三年级的语文书全部念完,一字不错。

于政委问了凡:你儿子没上过学,怎么认得字?

何了凡说儿子早该上学了,可是他又供不起,再说让一个才几岁的孩子走十八里路去上学,他也不放心,就打算自己来教他开眼睛。他想要是把寅斋公教他的那点文化传给儿子,也就差不多够用了。他还找来一些孩子读过的、不要了的旧课本用来教儿子。半音读书认字的兴致很高,记性也好,生字教一遍就认得了,也就年把工夫,待到他去上学时,能把初中语文课本上的字全认出来。

这么一讲,政委也不好说什么了。

正好这时半音捡柴回来,于政委叫他过来。

于政委说:听说你认字蛮厉害,来,我来考考你。说着政委掏出身上的《毛主席语录》,翻到中间的一页,叫半音认。

听说只是要他认字,半音便放松了,他只看了一眼,便按着这一条语录往下背诵。《毛主席语录》也是家家必备的“圣经”,半音早在上学前就烂熟于心,这怎能难倒他。他一口气便背完大半本,经父亲的坚决制止,他才停下来,他有些不快地瞥了父亲一眼,怪父亲打断了他的兴致。

于政委脸上便有了悦色,说:去拿纸笔来。

半音找出半支铅笔,一张皱巴巴的纸。

于政委指着一条语录:这样吧,你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这一条开始,往后默写五条。

因有字写,半音劲头更大,马上伏在吃饭的桌上,刷刷刷飞快地写开了,于政委歪过头看,见这孩子的字倒也写得又快又工整。不一会儿,交上卷来,一字不丢,字字清楚。

于政委叹一声:孩子,你是生不逢时,生不逢时呵。

何了凡听罢眼圈一红,而半音却不知是什么意思。

何了凡带回一个私生子并因此丢掉饭碗,十八里铺人不认为是一个什么问题。在地少山多、水少风大的山里谋生,要付出更大的力气,只有男人才有足够在山里生活的力气,所以一户人家一定要有男子。何了凡的老婆生下来一对双胞胎女孩后,肚子再也鼓不起来了,所以后来了凡在外面生个男孩,不但无人指责,却是家家户户都上门去祝贺。当讨论到工作要紧还是儿子要紧时,全体十八里铺人一边倒:儿子比工作重要。

但何半音在十八里铺生活得并不好,他的两个比他大十岁的姐姐一点也不喜欢他,在她们看来:这个“野种”一旦进入这个家,便是野狗占了家山,今后这份家业就都是他的了。

何了凡把半音带回来的第五个年头,他老婆上山扯笋子时被五步蛇咬死在山上,从此两个女孩当家。只要何了凡一离开家,她们便想出种种阴毒的办法折磨半音,他的屁股和大腿两侧常常是一块青一块紫的,不让他吃饱更是常见之事。这事倔犟的何半音从来没有对父亲讲过。如此看来,童年时何半音被扭曲成个古怪的不近人情的性子也不为怪,连同父异母的姐姐尚不能容他,叫他怎么相信别人?他也不会相信学校能给他带来快乐。

第七章 悲如何,乐又如何

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个中秋节,十八里铺的男人在后山上修一条水渠。这条水渠在夏天发山水

时被冲开一个两丈宽的口子。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队长老孔说今天早点收工,好歹也是过中秋。大家就扛着锄头、挑着箢箕往家走。这年头早已不时兴什么年呀节的,谁也没想到今天是中秋节,经队长这么提起,大家心里便多少有了些暖意。但下坡时有人说起一件事,立刻把好不容易有了的一点暖意也赶走了。

说是就在过中秋的头两天晚上,被遣送到十八里镇劳动改造的原县长于长松在家中上吊了。幸好又没有吊死,地主郭先知家那根棕绳因用久了,不牢实,就在于长松快要落气的时候,一挣扎,便断了。

这事说得大家心里一凉,大家都低着头走路,心里沉甸甸的,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于长松是有恩于十八里铺的,在他出任武装部政委和县长的十几年间,没有少关照十八里铺的乡亲们,几乎家家户户都得过他的好处。他偏爱十八里铺,不仅仅是何了凡救过他的命,还要感恩这方山水,他在这里指挥的剿匪战斗,创造了除他自己之外的零伤亡记录。十八里铺人是识好歹、知恩图报的人,眼看着一个恩人有难而又帮不上忙,心里难受哩。

最难受的当数何了凡。了凡在此之前已经晓得于长松有了难处,造反派像苍蝇一样一直盯着他不放,他满以为他那条象征着功勋的断腿能助他渡过难关,谁料终究没能支撑住。但想不到他会垮得这么快,输得这么惨,一个不畏枪弹的军人竟会轻生。

太阳落山的时候,上山修水渠的男人们的草鞋,已经踩在十八里铺的石板街上了。没有上山干活的老人和孩子略略感到有些惊讶: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收了工,一个个怎么把脸拉得这么长?

队长老孔和何了凡住在最西头。待只剩下老孔和了凡时,老孔紧走一步,贴近何了凡,悄悄地问:你不打算去劝劝于县长?

何了凡低头不语。

中秋之夜,十八里铺上空的月亮躲在云层里始终没有露脸。这时何了凡悄悄地离开了十八里铺,他去看自杀未遂的下野县长于长松。于长松被摘掉县长帽子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后,被贬到十八里镇来当农民。他是个孤儿,没有地方可去,只好把他往郭如玉的老家放。

待何了凡走到十八里镇时,几十户人家居住的老街只剩下了一星灯火,那就是地主郭先知家。

在一盏没有灯罩的灯火下,沉浮着好几个脑壳。何了凡没有从前门进去,他走的后门。下野县长于长松坐在油灯下,身子裹在一床棉絮里面,这显然是防他再度自杀,他的几个家人和亲戚陪着他过夜。除了吸水烟发出的“咕咚咕咚”声,屋里死气沉沉。

何了凡的出现，给这一屋的晦气注入几滴清新，那深深地埋在被窝里的于长松也睁开了无神的眼睛。何了凡不敢看那眼神，昔日的英雄气竟这么快便荡然无存。

于长松抖抖索索从被窝里伸出根手指来，朝了凡勾了勾，要对他说话，咳，这种时候，也只有你敢来看我了。

了凡：莫讲这些了。你枪子都不怕，怎么能轻生呢？

于长松：生不如死呵，还要连累一大家子人……

了凡便吩咐家人：把灯给端过来。

了凡捏着于长松的左手，又捏着他的右手，然后仔细地看看他的脸。他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他的救命恩人。

看罢何了凡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说：你我的缘分还没有断，还有几十年。

于长松又流出泪来：了凡你不要安慰我，我晓得我完了，完了……

了凡便有些生气：谁说你完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你没完！十年之后，你还是一条好汉，你还会官复原职！要是你一定要轻生呢，你就等不到那一天了，信不信由你。我看，你就信我这一回吧，十年之后，要是我的话没有兑现，你再上吊也不迟。到时候要是真兑现了，你要专门请我吃一桌饭。

何了凡又对守候着他的亲戚说：你们都回去睡觉，不要再守了，他不会死，他那县长还没有当完。要是他现在死了，他也就算不得当过英雄，我也就跟着跳崖。

来不及等于长松说什么，也无须听他说什么，何了凡就出了门，连夜赶回十八里铺，不耽误第二天上山修水渠，更不希望有局外人晓得他来过这里。

十年后，如何了凡所言，于长松果然官复原职。

于长松搬回百八十里街红旗路一号了丁县县委大院时，第一件事是应诺请何了凡吃饭。

复出后的于长松干劲很足，打算为山区人民大干一场，要把耽误了的光阴抢回来，其时上面连县委书记都没有派，由他全面主持党政工作，看那势头，于长松远不是干一个县长便可了得的。

但是不合时宜的何了凡在于县长设下的家宴上，见县长一派得意的样子，几杯酒下肚，就管不住嘴巴了：于政委呵，我看你也不要太操劳，不要管太多的事，工作是干不完的。我看你在仕途上，当个县长也就到头了。

这大杀风景的话，正在兴头上的县长和他的家人听了很不舒服的，但碍着情面又不好说什么。

果不出何了凡所言：以后于长松就在了丁县县

长的位置上，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后来人们讲起何了凡的本事，流传最广、真实性最强的，恐怕还是这一段。

于长松去上面开会，倒是没有领导问他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操着一条半腿干工作有不难，大都是兴致很高地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高人给你指点过迷津啊？

因于长松顺应时世，很好地运用了这个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故事，他这个县长当得人气很旺，到省里市里各部门去办事就方便多了。听说了丁县的于县长来了，不认识他的领导都要道一声久闻大名，这份殊荣，让许多县长羡慕得要死。当然，总是免不了又要他重复一遍这个讲了千百遍的故事。也因这个故事，于长松给了丁县挣来许多好处，重要的是还到北京申请到一个“贫困县”的帽子，这个帽子戴着可暖和啊，每年都有几千万的扶贫经费从各条渠道源源不绝地流进了丁县，这几千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别的县里干部发不出工资，而了丁县虽说穷，但工资从来没有拖欠过。

第八章 江湖之近 江湖之远

随着年龄增大，何半音的求知欲也越来越强烈，何了凡给他找来的旧课本和报纸就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何了凡觉得再用他师傅寅斋公教他的办法来教儿子，已经不行了。在十八里铺，要找到一户有字纸的人家是很难的。乡亲们晓得何半音的阅读量大，凡有人出外，必想方设法给他找书和报纸，但这些平头百姓，又能找到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何了凡看到儿子越来越“饥饿”，而他又不能给他提供“食品”，甚是着急。他想此时要是于长松没有被打倒就好了，他要是还当着县长，找些好点的书还不是小事一桩。一日何了凡去十八里镇看望接受劳动改造的于长松时，对他说了这个难题。在一旁的郭如玉听到了，说她有一个表亲在公社食堂里煮饭，说她愿去找找她，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这次何了凡的收获巨大。郭如玉的亲戚趁着天黑挑来两麻袋书，书是公社造反派从一个被打倒的林业专家家中抄来的，扔在食堂的楼上有两年了，无人过问。何了凡连夜挑着这些书回了十八里铺。回去一打开，何半音就扑在上面不再起身了。这些都是好书，有《十万个为什么》《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颜真卿字帖》等等各类书籍七十多本，都是当时的禁书，对于何半音来说，如同看到了一片新天地。何了凡趁着太阳好，把这些书都搬到外面来翻晒，找来些废报纸小心地将封面再包一次，一本本打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放置在楼板上。文革的烈火烧不到十八里铺，何半音可以光明正大地捧

着它们,坐在自家门口的一块麻石上阅读。除了看书,便是临《颜真卿字帖》。一年下来,他就把颜体字写得唯妙唯肖,以后十八里铺各家各户有春联什么的要写,全出自他的手笔。

在何半音十来岁时,虽说他因吃奶少而长得很瘦弱,但他可以反抗虐待他的两个姐姐了。三个人经常打成一团,他们打架时都一言不发,打输了的也不哭,因此邻居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们正打得酣畅时,被何了凡撞上了。

何了凡很快将一双女儿嫁了出去。可能是他无力摆平这两个娘生的孩子之间的矛盾,两个女儿从歧视弟弟到集中记恨偏心的父亲,自从嫁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十八里铺,连以后何了凡死了,她们也不愿回来流一滴眼泪。她们永远也不原谅父亲借别的女人的肚子生崽这个事实。

所谓穷人养娇子。因何了凡自幼对半音百般娇惯,他十几岁了既不能上山下地做农活,又不会干家务。他唯一的长处便是能将那些书本全部“吃”进肚子里去。半音的记忆惊人,过目不忘。在何了凡看来,已经超过了他和他师傅。就凭这个,父亲累死累活养着他也值得。但在十八里铺这样交通闭塞的地方,养闲人不是易事,尽管何了凡早出晚归忙内忙外竭尽全力,仍是无法维持生计,他不得已带着儿子下山去跑江湖。

其时毛泽东思想光芒四射普照大地,祖国山河一片红革命样板戏唱遍大江南北看戏不要钱,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污泥浊水……但是,老百姓还是经常会碰到一些解决不了的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好不容易筹了点钱,想买一只猪崽子喂了,要是买回来它不肯吃糟、不肯长怎么办?家里有人病了,吃何处郎中的药会见效?谁也经不起四处求医问药的折腾……在那个家家户户只见工分难见钱、没有法纪没有规矩却又砸烂了旧祠堂铲除了乡村权威的年代,农民手足无措,有很多问题需要帮助。

何了凡是能提供这种帮助的人,他就晓得什么猪好喂,什么牛好养,哪般女孩性情好,哪样男子会顾家,哪个日子好出行,何时水火要小心……有一些帮助,是可以直接看到效果的;有一些预言,可以给迷茫者一份精神安慰和引导。

在何半音满十三岁这天,何了凡领着他下了山,开始了流浪生活,神出鬼没游荡于人们需要他们的地方。

除了谋生之外,何了凡觉得到了要把寅斋公教给他的那一套传给儿子的时候了。

少年何半音还不曾想过为自己设计人生。他的脑子里没有多少母亲的概念,自幼与父亲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只要能跟着父亲便好,对父亲的话自

然是言听计从。这样何了凡就带着儿子游荡在大红山周边的村庄里,偷偷摸摸地为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趁机手把手教儿子怎么看猪、看牛、看人,把他的所学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地往他的脑子里灌。值得高兴的是儿子对此十分感兴趣。

每过个把月,父子俩便回家一次,晒晒被帐,打扫一下房子。大家看见半音渐渐的就长高了、长好了、有礼貌了,很替这个冇娘崽有出息而高兴。显然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父子俩在外面混得还算不错。

其时十八里铺人都晓得何氏父子在外面干什么,但绝对没有人向当局举报。何氏父子也从不在于十八里铺展示他们的本领,有言道:近处菩萨远处显。

一眨眼何半音便长成了一个大人。一天他们走到十八里镇,打算去看看落难的于长松。何了凡是每年不多不少要去看他两三次的。这次一到镇街上,便听到满街人都在谈论于长松官复原职的事。

十八里镇没有人相信于长松咸鱼会翻身,也没有人相信何了凡的狗屁预言会兑现,这个话题现在谈起来却别有一番意味,何了凡这个大家非常熟悉又不怎么在意的江湖艺人,因此一招便身价倍增。

在这大喜事来临时,全十八里镇最尴尬的要数郭家,他们是无脸去给于长松送行的。原来郭如玉没有给于长松生下一个儿子来,而她的一个弟弟正好生了两个男孩,郭如玉便与弟弟商量,过继一个给于长松做崽。当时于长松正走红,这等好事哪有不愿攀附的?谁知这个叫郭向阳的孩子还来不及带到城里接受最好的教育,于长松便被贬到了乡下。

郭向阳不可推脱的要戴个“地主孙”的帽子,幸好他生母出身贫农,这过继之事,总算没有在于长松倒霉之后做什么话说。这样郭向阳还是能享受到贫下中农子弟一样的待遇,堂而皇之在十八里镇上学读书、唱革命歌曲、戴鲜艳的红领巾。郭向阳的亲父母逢人便说:幸好还没有办过继酒,没有去上户口,跟那背时鬼姓于,要不我儿一辈子也就跟着倒大霉了……

尽管十二分不愿意,复出后的于长松还是接受了这个继子,他最终还是败在老婆的枕边泪和干般道歉下。

郭向阳初中只读了两年,再也不愿意闻到书的气味了,整天在乡下游荡。后郭如玉将他带到了城里,她怕他无事可干学坏,便缠着丈夫做手脚,让体检有两项不合格的郭向阳硬是去当了兵。两年后复员回来,分配到县卫生局拿一份薪水。

第九章 泥鳅爱往松处钻

春暖花开的时候,何了凡和半音准备下山去看看郭如玉所描述的景象。

他们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旅社里安顿下来。他们不打算去惊动县长。

安顿好之后，何氏父子到长途汽车站去看热闹。

过去长途汽车站的一溜散蓬如今改成了一栋四层的楼房。候车室大门两侧有一个长廊，长廊的一侧被擦鞋的、修锁的、炸油货的、卖干菜和土产等占领了。另一侧就如郭如玉所讲的坐着一排瞎子，他们的脸上都堆着笑容，抽着烟卷说着话，恭敬地接待着顾客。不时有公安巡警从车站前面的闹市经过，何了凡看见，他们根本没有来赶走瞎子的迹象。

何了凡对儿子说：看来郭如玉说得对，这事真是没人管，可以公开搞了。

何氏父子老在山里跑，不知外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何了凡父子蹲在汽车站对面的菜市场观察了半天，见十几个瞎子，半天下来，都要接上七八个业务，而他们在乡下爬山越岭，过河渡水，有时候一天都开不了张，而且乡中大多没钱，微薄的报酬都很难兑现，要么打个欠条，要么给几个鸡蛋和一包干菜什么的。何了凡说到县里来做，半音当即举双手赞成。

一旦决定了要到县里来做，何了凡觉得要去问于政委，听听他的意见。

从长途汽车站到县政府，抄近道走小路，翻过一个山坳就到。山上有一座小庙正在扩建，看来规模要扩大十几倍，今后一下长途汽车便可以登山拜菩萨。被脚手架裹了的大庙已露出一只彩绘的檐角来，阳光照着甚是夺目。相比之下，寺庙下面一个小学校的屋顶便显得十分寒酸，为了让香客有一条好走的上山路，小学校的围墙被拆除一半。

于政委说得好：现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是要把经济搞上去，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至于修庙啊算命啊什么的无益也无害，就让他们去搞吧，只要不犯法、不扰乱社会治安、不找政府要钱添麻烦就行。

这样何了凡便放心了，坚定了来县里做的信心。

于政委把何半音拉到跟前，说：这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咳，你记性那么好，不读书，真有点可惜了，我看，去学门手艺吧，只有手艺饭吃得长久。

又问何了凡：你打算叫他干什么？

何了凡不好意思地对政委说，儿子只能跟他干这一行。

政委张大嘴巴，不知说什么好。好一会儿他问半音：你愿意吗？

半音点点头。

政委瞪了老何一眼：要是在过去，你这叫做迫

害青少年，你会被枪毙的。

郭如玉很热情地接待了何氏父子，因她儿子做平术生意赚了钱，把她的本钱还给她了，要是这宗买卖亏了，还不晓得怎么收场。当初这钱交给郭向阳去玩是于政委不知道的，她的心一直吊在半空中，能有这么一个好局面，真是要好好的感谢何氏父子。

郭向阳有了点本钱，到省里发展去了。郭如玉担心他在省里混得不好，把老何拉到一边，悄悄的说很想请他给算算。何了凡说在这里干这个不好，因为于政委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他说这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

从于政委家里出来后，何了凡找到棺材铺里一个老雕花木匠，请他找了一块六寸宽、两尺长的梨树板子，做个小招牌，上面刻上两行字：

爱奉承休来问我

喜直判指引前程

四天后牌子做好了，见那硬实的木板上，漆的是黑底绿字，字是学的柳体楷书，阴刻的刀法苍古有力，令何了凡爱不释手。

何了凡在长途汽车站旁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七八个平米的小房子安身。尽管生活艰苦，毕竟比四处漂泊、担惊受怕要好。

何了凡像算命先生一样，在汽车站那个长廊上摆了三把凳子，将那黑底绿字的小招牌挂在窗台的风钩上。瞎子们一探棍子，晓得加了人，便主动互相靠拢一点，热情地给何了凡腾出一个位子来。老何请瞎子们吃了一碗面，算是相认、算是入伙、算是回报。

何了凡的招牌很管用，加上他是个光子，与人交流多了许多方便，他的生意就要好一些。一听有脚步声近了，瞎子们眨着眼睛满脸堆笑指望顾客光临，谁知却是在何了凡那里排队。到了第五天，这个阵势愈加明显，瞎子们脸上的微笑中便多了些尴尬和失望。

半音在开张那天只坐了半天，就再也不肯与瞎子为伍了。人家看瞎子一眼，再看他一眼，他就坐不住了。耳边好似有个声音在说：你年纪轻轻，就跟瞎子混在一起，抢人家瞎子的饭碗……

何了凡也觉不爽。又过了一天，何了凡把那个小招牌挂在出租屋的门头上，他说：做个姜太公算了。半音也觉得这样好。

其实干这行的高手，大可不必摆摊设点，靠的是口口相传，互相引荐。有心求教，踏破铁鞋也要寻了来，就如那郭如玉母子俩，当初不惜跑百八十里路去找何氏父子。

何了凡父子退守陋巷后，该来看相测字的照样要来，新面孔大都是老顾客介绍来的，有时候这小

房子里还站不下。眼看生意做得很好,何了凡高兴,心想照这样下去,自己养老和儿子日后结婚也无什么忧虑了。

一次下大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早起来,自大红山流下来的河水猛涨,把靠河的老街淹了大半。

正值何氏父子狼狈逃窜时,一把大伞当头罩了过来,一个胖子把他们父子俩拉进一辆停在路边的小汽车里,一直拉到了丁县政府招待所的一间体面的房间里。

胖子说:我找得你们好苦呵。

何了凡说:这位兄弟,你没有找错人吧,我不认识你啊?

我是奉命行事,找到你们,然后安置好你们,我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何了凡说:我没搞懂。

胖子说:我也不懂。等雨住之后,我们去看房子。

了凡不解:看房子?

胖子说:对。

第十章 塘大水深好养鱼

百八十里街顺河而建,老城加上新城,拉拉扯扯、婆婆妈妈差不多都有十里长了。河水是由南往北流的,流成个弧形,抱着十里长街。老城依着山势,新城往开阔处走。有钱人和年轻人都住到新城去了。

何氏父子选择住在老街上一个叫做流星巷 35 号的两间房子里,隔出半间来做厨房,半间吃饭,一间住人,比汽车站那出租屋相比强了十分。

那个不愿公开姓名的胖子要给何氏父子租房,何了凡坚辞不受。

胖子说:你们给我的一个朋友指点过迷津,他发了财后,一定要来报答你们,但此人做好事是不愿图回报的,也不愿露脸。他听说你们想到县里来发展,就想给你们租个房子住,好有个落地生根的地方,这事不大,只能表示他的一点诚意,他是决意要以德报恩的,你们就接受了这一片心吧。

何了凡说:要成气候要发财,都是人家的命大,也不是我们给的,我们只是看看,而且也得过人家的赏封了。我们不想欠下这笔人情债。

是不是当年做平术生意的老洪?

胖子:我真的不能说。

了凡说:那我不能接受。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得人好处。

那胖子差不多就要哭了:那你就把我搞惨了,这事你要是不接受,就等于把我的饭碗给砸了,老板马上就会把我给辞了。这样吧,看在我的一家四

口靠着我的这份工作的份上,你们先住下来,哪怕只住一宿,第二天走人都行,你要让我把这差交了。

话说到这一层,老何心软,就答应先住下来再说。

胖子要何了凡在新城区热闹的地方找个房子,人气旺就好做生意,不要考虑钱。而何了凡却在老城区选了个偏僻的地方,理由是他怕热闹,其实他是不愿意多花人家的钱。流星巷在半山,推窗可见河,又听不到汽车的声音,实在是个好地方。

流星巷的巷口拐角处,有个叫“胡记”的南杂店,是一家很老的店子,这家百年老店一直姓胡。解放的时候,这家店子曾经充过公,后来因胡家出了个烈士,又把这家小店还给他们了。

胡记有好酒,酒历来是自家酿的高粱酒,他们从来不卖其它酒,有钱赚也不卖。一只可装十来斤酒的青花瓷坛就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旁边放着两只自制的竹筒。一只竹筒盛一两,另一只竹筒盛二两。有人来打酒,坛口上用粗棉布包着谷子的坛盖被移开,长把的竹筒伸进坛口,咚的发出了一声美妙的声音,这酒香便荡漾开来,自坛口溢出,那好酒之徒便开始吞口水。这样沽酒的方式、这种竹筒打酒的美妙声音,大概持续了百把年了,胡姓后人丝毫不想改变它。

自何了凡入住流星巷后,他便是胡记的老顾客。只要在家,天天必到,风雨无阻。每天早晨醒来,他匆匆抹一把脸,便风急火急往外跑。还隔着店子十来步,他必发出一声响亮的咳嗽,提醒胡记的守店人:他来了!每听到这个咳嗽声,胡记的人便要放下手中的活计,飞快地揭开包着稻谷的盖子、飞快地将盛二两高粱酒的竹筒“咚”的一声沉入酒坛中,当酒香直冲出坛口时,何了凡的鼻子就准确地扑在坛口上了。竹筒迅速将酒提了上来,这时何了凡便自己动手抓过一只古老的青花酒碗。待酒徐徐流入杯中,何了凡两眼炯炯发亮,呼吸越来越快,给人的感觉是这酒要是还慢一拍倒入碗中,他就会支撑不住倒下去。当竹筒滴尽最后一滴液体,口朝下被高高举起时,何了凡那只手激动得颤抖着,将青花酒碗款款地送到嘴边,只听得“咕咚”一声,二两高粱酒便被那抢劫犯似的喉咙一下悉数送进肚中。当何了凡确信这酒的元气被迅速地送到了五脏六腑时,他才长长地嘘出一口气来。于是,崭新的一天便展现在眼前了。

何了凡也能一口气说出五粮液、茅台、西凤等等几个老酒牌和新酒牌。但说归说,他爱喝的还是胡记自酿的高粱酒。老胡祖籍也是十八里铺,小时候在十八里铺生活过,老胡深爱着十八里铺的高粱,这高粱是千辛万苦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用这等高粱蒸出来的酒自然不同一般,每年高粱成熟

时,老胡便要上门去收购高粱,十八里铺的高粱基本上只能供老胡家蒸酒用。品着胡记的手艺、想着老家坡里高粱的情影、回忆着夜半断断续续响起的赶野猪的竹梆筒声,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呵。

何了凡喝完酒,赶紧到巷子对面的老汤家吃面,为什么要赶紧呢?要依仗这面条把酒气压住,不许它从喉咙口跑出来。

在百八十里街,何了凡只习惯喝胡记的酒,只吃老汤店里的面。儿子何半音既不喝酒也不吃面,他爱的是包子。何了凡喝好酒吃好后,便给儿子带几只包子回去,儿子喜欢糖包子和肉包子一起吃,父亲便给他带两只糖的两只肉的,半音将四只包子拍成一个大饼,慢慢品味。

老胡和老汤让何了凡记账,一个月结算一次,了凡觉得这样也好,省事。头一个月何了凡去结账时,老胡和老汤说有人给结走了。说是那个给他们租房的胖子来结走的。老汤还补充说,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老板委托他从此以后供应何了凡父子的大米、油和藕煤,并三天送一斤猪肉和一斤鸡蛋。没了就送,不要浪费,也不要空缺。

老汤说:这事你们两爷崽要配合我啊,什么时候没有米了,没有油了,没有煤了,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给送过去。人家给我做了生意,还额外给了我报酬,我也答应了人家一定会做好的,不要让人家说我不守信用呵。

老胡说:你那个房子,人家把五年的房租全付了,那个房东笑得只差没掉下巴。

何了凡说:不能这样老得人家好处,劳烦二位给我们辞了。

老汤急了:那你就把我们害苦了,我和老胡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何了凡就有些生气:这个主你们怎么能给我做呢?

老胡说:老何你莫急,依我看,我看人家也只是要表示一点心意,你们要是不接受,恐怕人家心里也不安。

何了凡也就只好暂时领了这份情,心想只要在县里做开了,站住了脚,稍稍混得好一点,便马上搬家,得了人家的好处,始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何氏父子不久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和流星巷的人相处得也很好,尤其是老何,已经离不开老胡的酒和老汤的面了。何了凡把那个小招牌拿出来挂在矮檐下,算是安营扎寨开了张,开张时老何叫上老胡和老汤,做了几样菜,几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何了凡刚到,流星巷人便晓得了他和县长于长松的关系,老胡问何了凡:你们打算在这里长住下来,怎么不请请于县长?

了凡说:算了吧,也不好叫他到这种地方来,他

毕竟是一县之长呢,怎么说,我们这干的也不是一个蛮体面的职业。

何了凡不打算去请于政委,但于长松要找他。一日老胡领着郭如玉来找老何。

郭如玉说:你看你看,来了两个多月,也没告诉老于一声,他很生气。

我们干的这活,毕竟不体面,怕给政委丢脸,更是不便在县委机关大院出出进进。

嗯,这倒也是一句真话,可你和老于是什么关系?他在家骂你了。

郭如玉:老于说明天省里有个领导来,还是他的好朋友,他想请你们父子俩给好好的看看。我说这命相是天生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也给说好一点,你叫老何他们怎么看?老于也很为难,说朋友来了,总不能让他不愉快吧。老于说,要是这人真是个好相呢,好办,好的要说透。要是有问题,不好的呢,尽量少说,或者说得含蓄一点,你看我这话说明白了没有?

老何:我明白。这样的事我们碰得多。

郭如玉:那你明天不要走了,县上有人会带他来的。本来要请你到招待所去看的,可是客人诚心诚意坚持要来拜访你。

老何道:好,我在家等着。

这是于长松第一次开口叫他干这三教九流的事情,这也可以视作一县之长正式表态认可他的工作,老何便有了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为了接待好政委的客人,老何打扫了卫生,还买了些糖果摆上,以示重视。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郭向阳和县上的人把这位领导同志带到了流星巷35号。为了保密起见,待领导同志进了老何的门,其他人便在巷口上站岗,准备挡住不速之客。

一个小时后,老式的木门“吱呀”一声响,只见客人握着老何的手走出门来。客人满脸喜气,看样子他很高兴。

当晚于长松让人把何了凡叫到了他家,见面便问:看得怎么样?

这人少年寒苦,但聪明好学,祖上有厚福之人,可得其庇荫。命中又兼有贵人相助,中年可得志,前年去年今年,年年有进步。

不足之处呢,我看他聪明不能太过,跟人不可跟得太紧。所谓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贵人可以帮你,也可累你。皆因贵人位高权重,惹人眼目,尊他的人多,妒他的人也会多,若是太近了,难免不被牵扯进去,所谓伴君如伴虎,就是这个道理。

嗨,我看你还蛮懂政治呵,你这一套,我都讲不出来,我看你可以做个县长。

讲得好有什么用?讲得好不如想得好,想得好

不如做得好,做得好不如命好。命里只有三格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你说对了,他如今跟的,正是一个省级领导,当官当到省级,也算得上是个贵人了。你的意思是,要是再跟这么紧,他的个人前途会受到影响?

恐怕还不止是影响。

这些话,你告诉他了吗?

按照你的指示,讲是讲了,但不会讲得这么明白。

那怎么行?

我暗示了。不讲,便是我的不对,干我们这一行,该讲的一定要讲,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能做损德的事。但有些话,可以讲得明白,有些话,不能讲得太死。至于他能不能听出来,就全靠自己去悟了。

你别教我怎么当官,你那什么狗屁暗示,要是他听不出来怎么办?他应该与领导保持点距离才好啊。

不要着急,一切自有分解。

于长松说:告诉你们呵,我们是一家人不说二话,这个人叫做刘铁,是大青山人,他们家离我们十八里镇,也就只十多里路。刘铁如今在省里当处长,为人忠厚,做事扎实,我看要是老天不瞎眼,他就该有个好前程。我去省里办事,不住酒店,要住他家里的。刘铁的伯父便是鼎鼎有名的刘大山将军,这个人你们不会不晓得吧?我的老上级,曾经也是刘大山的部下,这层关系,你们想想看,有多亲?你们认我,就要认他!有些话该怎么去提醒他,我不管,你们看着办吧,反正不能坏他的好事,影响他的进步,好不好?

话说到这个份上,何了凡便要把头点到让政委放心为止。

告辞于长松的这天晚上,何了凡一直想着白天的事情,越想越睡不着,半夜里忍不住把半音叫醒:这事我怎么也放不下,我们这次被于政委给蒙了,他们当领导的,习惯了报喜不报忧,我也受了影响,只拣好的讲。而干我们这一行,一是一,二是二,实在是不能这样做的,这事呢,又不能再对刘铁说什么,可又怎么向政委交代呢?

你还想着这事呵,你以为政委还记得这芝麻绿豆小事啊,一县之长,要管的事多着哩。

儿子呵,看来我们这碗饭,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吃的,你以为真的就可以“爱奉承休来问我,喜直判指引前程”?不是,不是。我倒是想了个长久之计,我想我还是把我那篾匠手艺捡起来,让人家觉得我是个篾匠,看相呢,是我的副业,看着玩的,碰上了好看的,就给看看,有麻烦的,有些事不便说穿的,就不看,就说我是个篾匠,这样就有了退路,你看这样行吗?

半音烦了:好啦好啦,你爱怎样就怎样,我要睡觉了。

夜就苍重起来,小何一下就睡出鼾声来,老何却还是难以入睡,他脑子里不时浮现刘铁兴冲冲地出门去的样子,可以看出来刘铁根本就没有听出他话中的话。倘若他的暗示被忽略了,被误解了,那就不异于是误人前程了。

第二天,何了凡起床后干的头一件事,就是把那块写着“爱奉承休来问我,喜直判指引前程”的招牌摘了下来,找块干净的塑料布包着藏了起来。在老胡那里,他头一回没有喝完那两两酒。在老汤那里,他头一回没有吃完一碗面。

老何走到街上,买了把篾刀,置办了做篾活的行头,还买了两根竹,摇摇晃晃扛了回来。在流星巷口,他看见老胡和老汤都张大了嘴巴看他。

老何打算找个时间告诉老胡他们:他今后的主业是做篾匠,副业是看相测字。

第十一章 树大未必能遮荫

刘铁降生于与大红山一脉相连的大青山下。

刘铁的青少年时期与何半音等山地孩子一样,从小就浸淫在乡间的神秘文化之中,接受着乡村神道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在他刚开始懂事的感官中,听到的音乐,是唢呐、胡琴,无论是婚庆还是丧葬,乐师们演奏着大体相同相通的曲调;看到的舞蹈,是道士为亡人念经、做法场或是作法替病人驱魔捉鬼,他们穿着长袍,手舞足蹈,做着各种夸张的动作,口里喷着火,打着赤脚在烧红的青砖上跑过,北方人叫做“跳大神”;一个孩子,最基本的功课是每天早晚要洗净手脚,心怀虔诚,到柜子顶上拈上几根草香,点燃了,去敬奉祖先和神明,家家户户都是立有神龛的,孩子小了,够不上神龛的香炉时,需准备好凳子垫高了,把带着一家人的敬仰之情和对未来生活的万千祈望插入香炉之中。大人早晚的功课在地里,这与种地求生同样重要的精神劳动,一般便由孩子来完成;许多孩子生下来便要请算命先生“打流年”,“打流年”是根据一个人的生庚时辰来预测一生的福禄寿禧、命运波澜,都写在一个叫做“流年簿”的本子上,供一生翻阅。

20世纪50年代某年夏天,大青山某小学一位乡村教师去县里参加暑期学习班时,在报纸上读到了刚刚公布的被毛主席授衔的共和国将军名录,其中有一个叫做刘大山的名字,他将报道抄了下来,带回了大青山。他回乡后没有进自家家门,径直来到刘铁家,那时刘铁还没有出生,不过后来刘铁还是做了他的学生。他把他未来学生刘铁的父亲刘五山从菜园子里叫回家来问话:你是不是有个兄弟叫刘大山?

刘五山说：我听说我有个大哥叫刘大山，但我没有见过他，他出去打仗的时候，我还在娘肚子里。

你大哥是不是跟毛主席出去打的仗？

我娘说家里孩子多，没饭吃，大哥就跟着一支队伍吃饱饭去了。

你大哥出去几十年了，就没有和你们联系过？

我娘说他死了。

教书先生告诉刘五山说要是没搞错的话，他大哥不但没有死，还当了将军。刘五山问道：将军有好大？

老师说：有省长那么大。

刘五山便来了精神，立刻按老师指引的去县里的民政局落实此刘大山是不是大青山的彼刘大山。

县民政局很负责任，马上和上级联系，很快落实了此刘大山便是彼刘大山。

刘大山当了将军的消息不胫而走，一夜之间便传遍了大青山，这让大青山人平添许多光彩。很多人专程跑到刘大山的老家来看这个出了个大人物的屋场有什么不一样，结果是不但屋场没有什么不一样，连将军幸存于世的兄弟三山和五山也没有半点与山里人不一样的地方。当了将军的刘大山不打算回来，这让乡亲们很失望。刘三山和刘五山也不打算去北京认兄弟，这一点大青山人很支持。山里人有个不好的脾气：不管你的官有多大，钱有好多，你要是摆架子，他尿都不会朝你屙。你敬他一尺，他就会敬你一丈。

一直到刘铁长到六岁，这个格局才发生了变化。那年刘大山在离开故乡三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家。但刘大山荣归故里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乡亲们不知道：这时的刘大山正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他的头上已经没有光环了，也就无风光好谈了。

大伯父在六岁刘铁的印象中，看上去和一个农民差不多。但大伯父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记住了：战争年代要出人头地就靠打仗，和平时时代就要靠读书。

又过了十多年，刘大山第二次回故乡。这次回乡跟上次大不一样，上次只回来一台小汽车，这次一路开回来十台小汽车。

当时有一个能看点相的老乡在一旁看热闹，把刘五山喊到一边，对他说：别看你哥威风凛凛，红光满面，一下开回来十台小车，我看他这也是最后一次回来了，有什么要他帮忙办的，要抓紧提出来，今后你们一点便宜也占不到了。

刘五山听了乡人的劝说，在刘大山走时，鼓起勇气对他说：刘铁长大了，大哥你带他出去闯一闯吧。

不打算以权谋私给家人和故乡解决任何问题的刘将军说：那么多乡亲们都能够在家种地，我怎

么能把自己的侄子带出去呢？

或许是刘大山见刘铁长得可爱，或许是人之将死，其心也软，竟把这事答应了下来：好吧，有道是树挪死，人挪活，挪一挪也好。

将军把刘铁叫到身边：我能带你出去，但只得一时，带不得一世，有不出息，有不出造化，还是得靠自己努力呵，以后不论在哪里，不要打我的招牌，你就是你，孩子，你有这个志气吗？

在一旁的刘铁应承下来，他那份诚恳是可以相信的，刘大山放心了。

刘大山把刘铁交给他的一个老部下后，不到两个月，突发心脏病猝死，应了那民间术士的判决。

刘大山将军在生养他的故乡唯一办的私事は推荐刘铁谋了一份公职。刘铁应了那算命先生“贵人打招呼”和“出门赚饭吃”的预言。这个结果，在饱受神秘文化浸染的刘铁看来，似乎是一种宿命，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刘铁当初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到县政府某部门工作，一个是到乡政府当一名基层干部。刘铁选择了去乡政府，父亲也支持他的选择，理由是不想给刚刚去世的刘大山脸上抹黑，一个将军的后裔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基层去工作，谁也不会说三道四。刘铁打算从第一步走起，在最难的地方做起，他不愿生活在大伯父的阴影里，他发誓要做出个样子给他大伯父的在天之灵看看。

谁知刘铁在这个离大青山最近也是全县最穷最偏远的乡一呆就是十年。

安置刘铁的那个刘大山的部下，在将军仙逝两年后，也匆匆步了他的后尘，有幸去阴间再做刘大山的警卫员。这样刘铁便成了一块无人问津的铁。乡领导换了一轮又一轮，刘铁是不倒翁，铁板一块，锈在了这块土地上。

第十二章 比一比井水和河水的味道

看来何半音很喜欢在县城居住，以前与父亲形影不离的他自从住到县里来了之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扫以往的孤独和不合群。他每天吃完早饭便将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出门，很少帮父亲守摊子。何了凡从不问他去干什么，他生怕自己问得不得体而打击儿子独自出门的信心和热情。他就在屋里一边干着篾活，做好饭等儿子回来享用。

了丁县是个年份不浅的县，沿河十几里的地里和山上，随便挖几锄头，便可见古砖残瓦。早些年，有人在如今正在扩建的庙址那里挖出来一块残碑，据考证在春秋战国时这里曾经叫做“比沙国”。如此看来，几千年之后，比沙国纵使沦落为一个县衙，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壮。一个二十多岁才来到这个曾经了不起的县城的青年何半音，要考察探访一番是

必然的事情。

何半音一个人悄悄地行走在大街小巷中,东张西望,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一切与大红山不一样的景观,这些新鲜的东西他是要了解的,就如是在山里你分辨不出几十种鸟叫、喊不动猫和狗,你就没有资格在山里住着。

待把城里的每一个角落走遍了之后,他就到长途汽车站去听瞎子算命。他不坐人家的凳子,在地上蹲着,反正瞎子又看不见他,这一行与他学的这些东西很接近,听听也觉得有趣。

他取得最多的还是县里的图书馆,看不要钱的书和报纸,夏天里还可以享受吹电扇。想想以前父亲到处借书找字纸给他看,在这里算是见了大世面了,有如是浸泡在文字的海洋里了。

回出租屋路上,半音必经过正在扩建的寺庙,因钱米充足,进度非常快,只花两三年时间,眼见得一个小庙很快便变成了一座大庙,庙中的菩萨也塑好了。不久就要搞落成典礼和开光仪式了,一些将要成为庙中主人的僧道已穿着长袍飘飘欲仙晃荡于庙中,昔日那个守着小庙的老头早已不知去向。随着大庆的日子临近,每天来关心它成长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时多达千人。庙里主事的见这些看热闹的人们闲着也是闲着,便叫人摆出来几张桌子收捐款。人们既然是来关心佛事,断不了是要踊跃应捐的,面额虽说不算大,每到太阳落山时,要用麻袋装钱。

从长途汽车站往大庙走的九十九级台阶还没有完全铺好,不少有商业头脑的人便开始抢占码头,在台阶两侧的泥巴地上和草丛中摆摊设点做小生意,其中大多是出售香烛鞭炮等敬奉菩萨的物品。令何半音感兴趣的是有好些个自称是相术家的,摆起一张小桌,小桌前围着一块印有“有求必应”、“赵神算”、“李铁嘴”之类广告词的大红布,开始接待香客和游客。这么多业内人士云集于此,让何半音为之一振,他一个一个摊点跟班学习。待见识过所有师傅的招式后,不禁大失所望,他们大多还只是停留于看过几本诸如《麻衣相法》《柳庄相法》《小镜集》《相理衡真》之类的相书的层面。相形之下,半音便要加倍看好他的父亲了。

何半音回去把他的见闻说给父亲听了。老何高兴地说:你出去看看也好,晓得什么是真功夫。我算不得什么,比你外公就差远了,他才算得上是高人。

半音不知多少次听过父亲讲起外公,外公是父亲心中的神,父亲都有如此手段,外公该有多厉害?那是何半音想象不到的。那么,外公又是在哪里从的师?

半音对父亲说:我总觉得外公还在人世。

何了凡说:你这是做梦。

半音:不,照算他还只有七八十岁,他不会死。

要是没死,他就是现身,如今也没有人为难他了。

老何:话是可以这么说呵。

半音:我想他迟早会现身的。

老何说:那样当然好。

何半音常去看修庙,不久打听清楚了:说是一个叫做慧觉大和尚的在筹集资金修庙,这个慧觉大和尚,是闻名江南数省的名僧,在杭州灵隐寺出的家,就如一个人在北大、清华念过书一样来路显赫。他在广东、福建和港澳台一带有不少信徒,只要他肯开口,不愁没有人拿钱。

慧觉隐居在两省交界处一个偏远的小山上,一日他夜观天象,见了丁县方向红光冉冉,屈指一算,知有大佛沉睡多年后醒来,当为其准备起居饮食才好。当即派出他的得意门生本寂和尚北上考察。本寂经分布在各地的慧觉的信徒引领,一路北上,一日来到了丁县,经人介绍,说一个农民的猪栏里垫着一块石碑,这石碑上赫然刻着“阳山寺”三个大字,待本寂仔细考察过后,断定此碑来路不凡,应是原庙的名字,师傅所见异光,必出于这重见天日的石碑。人们还带他到县文物管理所看了那块不久前挖掘出来的“比沙国”界碑,这不朽的历史证据,更加坚定了本寂的判断。

这个发现很重要,慧觉大和尚也认可了本寂的判断。慧觉游历时,很多年前曾是到过大红山的阴山寺的,如今发掘出一块阳山寺的碑,这个巧合绝非偶然,世间有阴必有阳,慧觉当即卜出一卦,其卦象正合他意,便决定在了丁县重塑昔日大庙的辉煌。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丁县的领导时,让一直找不到振兴贫困县途径的头头们很是高兴,当即决定配合开发这个项目。如今把“阳山寺”的匾额和“比沙国”的匾额拿出来一并把玩,恢复原寺名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阳山寺毁于何时已无从考究。大红山中有阴山寺,了丁县城有阳山寺,古人这一阴一阳的设计,是否有什么联系?据说佛学界正在考证。

经慧觉大和尚推荐,由本寂来主持阳山寺的佛事。据说这本寂年纪不大,本事却是不凡,曾是某佛学院的高材生,精通佛学,还兼懂阴阳八卦,也能看相测字,说他几年前曾批给当时一位在任的省级领导十个字:

五年越三级

三载去两人

结果灵验,这位领导五年提拔了三次,而三年中却不幸父母双亡。

据说本寂的名气很大,常被人请到省城去给各方要人看相测字,住的豪华宾馆,坐的名贵小车,很是了得。

阳山寺的落成开光典礼将要办得非常隆重,因

县里的佛教协会还没有成立，没有相对应的办事机构，县里成立了临时工作班子，由县长于长松牵头挂帅，抽调各机关能干的同志来帮忙。

一天何半音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告诉父亲，说他在图书馆看书时，听到一个书友讲，说是阳山寺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开张的事，县上抽调了不少干部在帮忙，有个叫妙云的管事尼姑发脾气，说你们了丁县这么大一个县，就找不出个会写字的来。原来是庙里要抄写的东西很多，而能写好毛笔字的又找不到。他要父亲去找找政委，他想报名去当写手，一来他喜欢写字，二来他好趁这个机会接近本寂和尚。老何是从不拒绝儿子的要求的，但这么小的事情去找日理万机的县长合不合适？最后老何决定去找郭如玉。郭如玉倒也客气，说这事是不必找老于，她和那些在寺里帮忙的说一说就行了，果然半个钟头后就有人来通知半音去寺里做事。

何半音十多岁便能写得一手逼真的颜体楷书。那懂书法的妙云师傅一看大喜，当即就留下了他，让他填写邀请信、写各类文告和通知，有时一天就能写完一大瓶墨汁。

何半音自小在家里茶来张口，饭来伸手，为了就近摸透宗教界和星相界的名人本寂和尚的底细，一下子变得十分勤快，任劳任怨。老何对自己把儿子推到庙里做事这一招十分得意。每天晚上儿子累得回来倒头便睡，他也不惜亲自动手给他洗脚。

庆典前一个月，何半音渴望见识的本寂和尚正式入住阳山寺，参与主持庆典大事。本寂不苟言笑，举止庄重，他一出现，那些追随他的众僧便肃然，居士们更是奉若神明，人们可不敢小看这个才三十多岁的佛学院高材生。

20世纪90年代初，管着了丁县九十八万子民的县长于长松用车还有些吃紧，而本寂和尚就有了一辆专车，给他开车的是一个在80年代中期就赚过几十万元的款爷，此公忽一日顿生出家的念头，便毅然抛妻弃子跟随了名噪江南的慧觉大和尚。慧觉年事已高，不愿再主持佛务，身边仅带两三个弟子在山野间过着隐居生活，便把他推荐给了徒弟本寂，这个在当时可以称作富翁的款爷，一心向佛，清心寡欲，鞍前马后，毕恭毕敬，忠心耿耿给本寂开车打杂。因终日与大师形影不离，想必是要多沾许多灵气的。

这扩建的寺庙是了丁县政府无偿出的地，慧觉大和尚筹的钱，本寂是慧觉的代表，设计和监造都是本寂的弟子妙云在把持。大庙的后面有一栋独立小楼，那是本寂的寝宫、书房、藏经楼兼会客室，一般的香客是进不去的。这种设置拉开了主持与僧众、信徒的距离，增加了神圣感，使了丁县那些停留于求神问卦层面的信徒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寺院，什

么叫做大师。

本寂的寝宫是带卫生间的，安装着冲水马桶。床是席梦思，这东西了丁县人大都还没有见识过。书房和藏经楼是连在一起的两大间，四壁是书架，大多摆着经书，还有不少哲学和书法方面的著作和名帖。本寂上任时来了三台车，一台是本寂的专车，一台面包车是省里和外面来送他的朋友，因这些朋友不吃斋，且身份不凡，由县里安排食宿，还有一辆卡车拖的全是他的书，在寺里做事的人员全体去搬书，足足忙了大半天，这样何半音有机会仔细领略了本寂和尚的气派，大开了眼界。书房中央是一张八尺长四尺宽的大书桌，上面铺着毡子，文房四宝齐全，这么气派的桌子他是头一次见到，看来本寂是爱写字的。会客室里摆放着好几张名贵木料做成的茶几，什么木料半音说不出来，要四条汉子才能搬动一张，这么沉的木，大红山的土壤还养育不出来。四周是宽大的真皮沙发，如此阔气的摆设，大概了丁县还没有，至少县太爷于长松的办公室里没有。墙上挂满了省里书画名家的作品。还有西藏的唐卡，上面画着雍荣华贵的佛像，据说这东西非常珍贵。最值钱的要数客厅兼佛堂正面神龛上一尊一尺余高金光闪闪的观音像。待所有书籍和一应用品放好之后，工作人员擦过最后一次地板，几个和尚才十分庄重地从一口很考究的木箱子里请出观音，端端正正安放在预留好的位置上。观音初到阳山寺的第一炷香是本寂和尚主烧的。

县长于长松是可以随便出入本寂的小楼的，但于长松在本寂入住后去过一次便再也不进去了，他在看过本寂的房间后愤愤地当着半音说：妈的，当县长不如当个庙长！

话虽这么说，于政委还是竭尽全力组织阳山寺的落成开光典礼。他和本寂配合得不错。

本寂注意到何半音写的字，也很看好他的字，一天下班时，本寂的一个弟子来通知半音，叫他晚上去那“心念堂”写字，这邀请当然是何半音所盼望的。

这晚半音和本寂一起同场操艺，就在他的大桌子上，边写字边论字。

本寂还让何半音看了一些他的收藏。他收了不少省内外书法家的作品，不厌其烦地一一向半音介绍这些名士的头衔。可惜半音只是从图书馆的书籍中了解古今历代书法名家，对本寂心目中的名人一无所知，他除了点头，还是点头。

本寂的谈兴很浓。半音一直陪他到凌晨三点才回家。老何在家热着洗脚水和夜宵等他。见半音神清气爽，毫无倦意，老何说：这回看样子是过足了写字的瘾。

半音道：大开眼界。

老何问：本寂这个人如何？

半音道：依我看，本寂这人，按佛家的说法，慧根不浅，要是专注于一件事，有望成气候。照说佛家是讲清静的，可惜他好强、慕虚荣、爱热闹，这样心智一乱，就谈不上专一了，说不定还会误己又误人。

老何交代：这话不要对外人讲，他如今可是如日中天。

第十三章 冉冉佛音绕古城

阳山寺的落成开光典礼举办得非常成功。

最成功之处是慧觉大和尚亲临现场并主持了这次典礼。

慧觉一直身体欠佳，他都已委托本寂代他念发言稿了。吉日将临的前五天，本寂给恩师打电话报告最后的筹备情况，感觉师傅的声音中气很足，估计他的身体有了好转，本寂当即把这一特好消息告诉了于长松县长。

这个信息对于长松来说太重要了，只要能把慧觉请来主持开光仪式，就意味着了丁县要平添一笔意外财富啊。只要慧觉一来，省市有关的重要领导同志便会来，此时此刻，他们不止以一个尊重佛教事业的普通百姓的身份参加庆典，他们更愿意作为慧觉大师朋友的身份来捧场。慧觉大概也是在乎有分量的人来捧他这个场的。了丁县各个部门的同志都很懂套路，知道怎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接近各自系统的领导，把事先备好的冠冕堂皇的工作汇报和要钱、要项目、要政策的报告及时递上去。这种时候，看在佛的面子上、趁着难得的无事一身轻的好时光，也是领导最容易签字表态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慧觉来了，很多港澳台的崇拜者便会专程来一睹大师主持盛大宗教仪式的风采，并找机会与大师亲近，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能够和慧觉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说上一句话、照一张相、见上一面，都是很幸运的事情。既然能够专程从海外赶来参加庆典，就不是寻常百姓了，大都是腰缠万贯的款爷，他们是爱在慧觉眼皮底下慷慨解囊的。慧觉品德高尚，近十几年来，凡港澳大款送给他的钱，少也有几百上千万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他把这些钱一分不留悉数捐给了慈善和佛教事业，而他自己，一件袍子穿了几十年还舍不得扔掉，一顿饭从不超过三碟素菜。他七十岁后就住到一座没有任何名气的偏僻的小山上，去见他非常不易，下了汽车要走几十里羊肠小道，除了他的嫡亲弟子间或去探望他，少有人能寻到他。

文革前就开始当县长的于长松当惯了穷家，对金钱有着特别灵敏的嗅觉，道理很简单，慧觉来了，这个庆典的规格就高了，更重要的是慧觉出现在哪里，看得见摸得着的现钱便会流到哪里，他来到了阳山寺，这钱就如是落在了丁县土地上的雨，想流

也流不走。

本寂提供的这个好消息，对于长松来说，其高兴程度比他当年把大红山一带的绝色美人郭如玉弄到手差不了多少。他当即对本寂说，一定要设法把他师傅请来！

本寂也希望师傅能够光临，近十年来，慧觉应各地的要求，陆续把他的得意门生派往中南几省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寺院担当振兴各地佛教事业的大任。但据本寂所知，年事已高、腿脚不太方便的师傅没有亲临过任何一家寺庙指导佛事。他亲自来了丁县选择庙址并亲自敲定落成开光典礼的黄道吉日，已是破天荒的举动了，这要令本寂的那些师兄师弟们以及江南佛界人士好不羡慕。

金秋十月，风高气爽，离阳山寺落成开光典礼还有三天，本寂揣着了丁县政府和省佛教协会的邀请公函，出发前往离了丁县三百里的某僻野山乡，迎接慧觉大和尚。本寂拒绝带任何县里派出的随从，仅带了那个略懂医道、从卫校毕业的尼姑妙云随行，他不想让人们晓得师傅住的地方，这显然也是慧觉的意思。于县长考虑得周到，因了丁县没有像样的车子，本寂车子的底盘也不算高，特地找市里一个老板借了一辆“沙漠王子”越野车去迎接贵宾。于长松还专门给邻县的县长打了个电话，让当地乡政府派几个精壮劳力，备一顶轿子，小心把慧觉抬到马路上。

送走本寂，于长松紧急召集工作人员，给港澳台和外省一些大款信徒们发电报，在原来寄送过请柬的基础上，郑重其事地说明慧觉大师临时决定莅临典礼并亲自主持开光仪式，这一招是很管用的，不会再有人在来与不来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阳山寺的落成开光典礼成为了丁县历史上最热闹的事情，老一辈百八十里街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空前的盛况。

了丁县的大小寺庙遍布城乡，了丁县人历来有给菩萨做生日的习惯。凡各地供奉的菩萨生日，当地人都要去给菩萨庆生日，一家至少去一个人，也有全家去的。因菩萨不能张口吃东西，也不能用眼睛看东西，庆生日的方式不是送鲜花和蛋糕，而是去寺庙里陪陪菩萨，烧个香，放个炮，热闹热闹，然后吃个斋饭。饭不是白吃，搞的AA制，每人出几块钱，这钱除了伙食成本，剩余的留给庙里做开支。菩萨也不是白得人们的好处，她的回报便是在饭里施法，让人们觉得吃后有避邪消灾的美好感受。百八十里街那些常在各乡中寺庙里主持大小佛事的里手，早就估计出将会有多少信徒来阳山寺恭迎菩萨就位并吃开光斋饭，开辟出一个阔大的土坪，一次能开一百五十桌，用的是了丁地方使用的四方桌，一桌坐八个人，一次可同时供一千二百人进餐。一

千多双筷子和汤勺因搅拌和碰撞发出的响声足以让城里来的斯文人感到震惊,如此壮观的吃法令他们胃口大开。参吃这么高规格的斋饭,大家拿的是五块钱的香火钱,也有拿得多的,钱是自觉地放进功德箱里。省市来的领导同志和港澳台来的信徒一一被应邀到本寂的心念堂去见慧觉,丰厚的香火钱要在此时放到慧觉前面的红木茶几上。“心念堂”几个字是慧觉出发前给本寂题的,棺材铺里的那个雕花木匠干了一个通宵,才在庆典这天清早把牌子做出来,油漆还没有干就挂到了门头上。不过这活没有棺材铺里干,他也是个信佛的人,深知慧觉的字是很神圣的,他叫老婆点了一炷香,将工具拿回去,在自己家里干的活。

山上风大,慧觉的身体有恙,没有让他到室外的台子上入座,他的祝词仍旧由本寂来念。不过慧觉还是精神抖擞地主持了菩萨开光仪式,可惜庙堂里只容得百把个人,一般的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但这就足够了,完全达到了人们期望达到的目的。

何了凡和半音父子不拜佛,但还是来参观了大典、吃了斋饭。他们不拜佛,是不敢拜佛,皆因他们学的是巫术,这可是佛法所不屑的。何氏父子这次来凑热闹的目的是想看一看传说中的慧觉大和尚。但按正常程序他们是不可能见到慧觉的,半音硬着头皮找到了妙云。妙云果然没有拒绝半音的请求,她说仪式快结束时,你们提前躲到心念堂旁的树丛里去,那样你们就可以看到回房间休息的慧觉大师了。

这样何氏父子便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慧觉被本寂和妙云搀扶着,从大殿的后门出来,一步一脚走到心念堂。除了了丁县电视台的镜头中人们看到了慧觉大和尚的形象外,了丁县的寻常百姓有幸一睹慧觉真实容貌的,恐怕也就只有何氏父子了。

慧觉在心念堂只住了两个晚上就匆匆回去了。

第二天何半音在家里卸下一块门板,铺上妙云送他的宣纸,试图重温一下在大桌子上写字的快感。

老何在一旁帮忙,问儿子:昨晚见了慧觉,有何感想?

半音就写下一行字来:

大慈大悲大善大德大彻大悟

老何笑笑:我来添几个字。

半音说:好啊。便把笔递给父亲。

老何在儿子那一行字后面写道:

亦曾有大恶

何半音的脸色骤变,说:这我可是没有看出来。

老何:你没有看他的手。他老把手套在袖子里不愿意伸出来,这天气又不是蛮冷,老袖着手干什么?我就起了疑心。上台阶的时候,他总算把手伸出

来了,你没有看到吗?他那手如老藤,抓前捕后,有杀气。他要是不能成佛,就败在手相上。

半音:你经常告诫我看事要专心,要细致,我还是没有做到。

老何:不要紧,记住便是。这事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然佛教徒们饶不了我们……

半音又写出几个字来:

知无不言大智也

第十四章 见识

据省佛教协会的人讲,这次了丁县重建阳山寺的规格和落成开光典礼的水平,都是本省建国以来宗教界的扛鼎之作。

就经济效益而言,看来也是很可观的,除了建庙耗资几百万没有欠一分民工工资和材料钱外,本寂很快就向县里提出:想资助修一个比较大的老年公寓。本寂说这项工程的投资和建设规模在全省都应是第一流的,面对很快便会来临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与国际接轨应有前瞻性的眼光,那么这项工程,便不再仅仅是面对孤寡老人的敬老院的旧模式了,而要考虑更多单身老人的需求。本寂打算请他的恩师慧觉大和尚来题写公寓名。在20世纪90年代初,“老年公寓”这个名词在中国内地还很陌生,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本寂作为一个出家人,具有如此敏锐的视野,实属不易。开始县里很难接受本寂的设想,不想干这么大规模,怕搞起来管理不了,还怕到时候本寂没钱了,把一屁股债务扔给县里就惨了。据说市里的关市长很支持本寂的想法,并严肃地批评了县领导的保守思想,说本寂应不会轻易许诺,再说看他那个能力,有理由相信他能做得到。经关市长这么一打气,便马上成立了以县长为头的领导小组,着手工作。

因这场佛事的成功,人们记住了两个人,一个是本寂,一个是于长松。

于长松就像当年获得剿匪成功的英名一样再度赢得建庙英名。但他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的名字明显地被人们排到了一个出家人的后面。何氏父子去看他时,他再次发出了不无悲凉的感叹:一个县长不如一个庙长呵!这个和尚本事大啊。

老何安慰政委:怎么能量大,也不能当县长。他做得再好,大家还是得说你领导得好,总有你的功劳在。

政委说:那倒也是,他干得好,我支持他,干得不好,我拆他的庙。

政委的这个牛皮吹得大了些,除非文革再来,才有拆庙的可能。据说市佛教协会的牌子都要挂到阳山寺来,本寂也很快便要接任市佛协的主席了。县长只能干到退休,而佛协主席会干到死。

何氏父子也不想打击于政委的积极性,便陪着笑,只要他高兴就好。

于县长虽说看不起本寂,但必须和他密切合作,因为本寂热心干的事情,也是于长松该干的事情,事情干好了,到上面去汇报的,毕竟不是本寂而是他于长松。

阳山寺落成之后,本寂给于县长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这是本寂头一次说请于县长帮忙的话,于县长觉得很受用,马上答应下来:只要是丁县范围内的事,你尽管提。

本寂说:一个小忙,我要一个人用。

只要对工作有利,什么人都行。

何半音先生。

他,他能做什么用?

他写得一手好字,我想请他来替寺里抄写经文。这次庆典活动,阳山寺得到了不少海内外佛教界友好人士的大力资助,按中国人的传统,凡得人好处,都是要回报的,一礼还一礼,心就安了。寺里是清净之地,没有什么好东西拿出去还礼的,打算抄写装裱一些经文去还人情,既客气,又节约。

一谈到节约,于长松便来了劲,说:这还不容易,叫他来就是。

我可请不动,我说发一份工资给他也请不动,看来非得你出马,据说在了丁县,他们父子俩只会听你的。

好吧,这事我来办。

于县长马上让人把何氏父子叫到他的办公室。他问半音:本寂和尚请过你吧?

半音答:是的。

有好纸好笔好墨还出钱请你去写字,这么好玩的事,你怎么不愿去?

我不喜欢庙里的气味,也不习惯受别人指使。

要是能够给你充分的自由,想去就去,或者到家里来写呢?

那还差不多。

政委就下命令了:那就这样定了。你们支持了本寂的工作,就是支持了我的工作,阳山寺搞上去了,就是了丁县搞好了,这是大局,要顾全大局。

何半音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把这活接下来了。他有兴致时,便到本寂的心念堂去干活,绝大部分时间在家里架上门板写字。他按照本寂的要求,用颜体小楷或中楷抄写《金刚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圆觉经》等佛教著名经文。本寂请会金石的刻了两方大印,一方是篆书的“阳山寺印”,一方是慧觉题的“心念堂”三字印,加上本寂的名章,盖在每一幅作品上。在外人看来,这就是本寂的作品了。何半音替他当“枪手”,但半音没有委屈感,他自以为这不过是

临帖的水平,算不得书法创作,署谁的名都一样。本寂精心制作的礼品很受欢迎,一些政界和商界的要人不惜托人或登门请要。而一般人是得不到的,不然就是十个何半音不分昼夜干,也供不应求。这样本寂以佛传字,以字事佛,名声越传越远。

何半音听说本寂看相的本事也不小,经常被请到省里给一些要人看相,他很想摸一摸本寂的底子,如果他真是一位高人的话,他就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也是他答应继续给寺里干活的原因,因此他就有了接近本寂的机会。

他的这个目的很快也达到了。

这天何半音要写八尺的大幅字,家里的门板小了,便到心念堂本寂的红木大桌上来干活。早上还出着太阳,不久便开始下雨。本寂在大殿里做功课。半音开始干活时,风雨声渐大,春雷滚滚,便紧闭了门窗,好静心做事。不一会儿,忽听得书房外的客厅里隐约有人说话,原来本寂已在客厅里接待客人了。平时本寂接待客人时,外人是便不在的,这次恐是风雨声大了,本寂也不知内屋还有人。这事有些尴尬,何半音现在再窜出去,为时已晚。

这天来找本寂的人竟是刘铁。因听觉职业的敏感,尽管一年多前只是匆匆一见,何半音仍能记住并准确判断出是刘铁的声音。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刘铁跑了三百里路,半上午就到了,可见他一定是有要紧事举棋不定,企望高人赐教。以前何了凡的指点可能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找名气更大的本寂给看看。不过那时本寂要是在阳山寺主事,刘铁也不会去找何氏父子了。

本寂从不随便接待客人,凡来找他的,必要经过要人或熟人推荐,一般人不会来,来人不一般。

本寂给人看相有规矩:一天只看一个,须预约,上午九点以后看,其它时间一律不看,他的这个规矩从不改变。这也是本行业世代相传的最佳从业时间,上午九时左右,是最佳观人识相的时间。

一个多小时后,谈话结束,外面响起了告辞声。

走时刘铁要给本寂一个红包,本寂推让不受。

刘铁也不强塞:那我能为寺里做点什么事?

本寂说:我们在帮助县里建几所小学,但经费还是不够,要是你有办法,找找有关部门,给解决点桌椅板凳、电扇、黑板之类的东西吧。

刘铁说:这个不难,到时候你叫他们办事的造个计划给我。

本寂说:谢谢了,这帮的也是一个大忙。

本寂出门送客。听脚步声,本寂陪着刘铁往大殿方向走了。

这时何半音一屁股坐在地上,竟起不来了。原来他是半蹲在地上,透过门缝看完这一幕的,待起

身时，他的膝盖不知不觉中早已僵硬得不听使唤了。何半音忙揉着膝盖，让自己尽快站起来尽快离开，要是让本寂察觉到他在偷听，这可是极不道德的事情。

何半音跌跌撞撞走出心念堂，冒着小雨往家跑。却又笑出声来。何半音就这样一路笑着往家走。老何问：今天回得这么早，这么快就写完了啊？半音笑而不答。

父亲忙问：有什么好事啊，捡了宝贝啊？

半音不理父亲，只顾兀自傻笑。

何半音是这个世界上笑得最少的人。这个不苟言笑的儿子突然失态，让何了凡慌了起来。

何了凡扔掉蔑刀一把抱住儿子，伸出手去探他的额头：儿子，你不会是撞了邪吧？

儿子轻轻的拿开父亲的手，笑着说：不是中了邪，是看到了邪。

老何疑惑：看了邪？哎呀呀，我给你念个咒，你外公教过我一个“雷公咒”，我还没有用过，我给你驱邪。

儿子几乎就笑出声来，看来他父亲是真有些急了，他说：看邪和中邪可不一样，我是看到了好笑的东西，才笑的。

父亲打断儿子的话：别啰嗦了，说吧你看到了什么？

这时何半音喝下了一大瓢冷水，总算把笑给压了下来。

我今天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偷听了本寂和尚给刘铁看相。

刘铁来找本寂看相了？

就是刚才不久的事。

他们没有发现你啊？

风大雨大，我被堵在里面房子里了。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也算不得是偷听。也罢，总算让你见识了本寂的真面目。

大开眼界，要不是我亲耳所到，我还会相信本寂胆子有这么大，真正算得上是只有四两颜料就敢开染铺，刘铁要是真听了他的，会把他给害苦了。

他给刘铁讲什么了？

给他画了一个好看的饼。

老何说：刘铁也是的，他以为这是看病呵，请这个医生看看，再请别的医生看看，怕乡下郎中看了不准，再请大地方的专家看。

半音道：结果呢，乡里郎中讲得不怎么好听，而城里医生讲得好听些，当然就会听大地方人的啰，人人都想听好听的话，我看刘铁也难免其俗。

第十五章 打断骨头连着筋

了丁县的平术被老洪他们给捧热后，深受行内

看好，第二年的价格大涨。

可是郭向阳没有在这宗生意里赚到一分钱，因为种植户和收购商猛的在一夜间都变得无比聪明，他们认真总结去年的经验教训，在来年平术种子还没有入土的时候，供销双方就在广大乡村的角落里，甚至昏暗的煤油灯下，十分巧妙地避开了一切人为设置的障碍，神不知鬼不觉达成了协议。

这一切变化郭向阳全然不知，当那些精明的生意人一脚泥一脚水穿行于田间山岭之中，恭谦地和农民称兄道弟时，他却穿着锃亮的皮鞋在车水马龙的省城闹市。到了收购季节，郭向阳兴冲冲地从省城回来，按去年的老套路做好了一切准备，和相关部门都打好了招呼，甚至去看望过何氏父子。可是，没有人上门来找他。他听说老洪那个班子又结伴来了县里，可是他连他们的背影都看不到。他到百八十里街几个能住宿的地方看了看，一个做平术生意的人也找不着。一直到了丁县数千吨平术悉数运出县境，郭向阳才明白所有的外地老板，他们已经直接从农民手中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别说是县长的儿子，就是县长也不能左右平术的自由流动了。

后来，郭向阳失去了在故乡发展的信心，一心往省城奔。

于长松希望他的这个继子出去外面混，只要不在身边就好。因为只要他在县里，就会让他提心吊胆，不知他打着他的牌子又会在暗地里干什么。他和人家同样拿一份工资，而他总是穿得比人家好，花钱比人家大方。后来郭向阳辞职走了，有一个老干部才悄悄地告诉于长松：他这个儿子一年换了三个女朋友，三个都打了胎，每一个打发好几千块钱走人，因有钱打发，才没有给他这个当县长的留下什么麻烦。幸好儿子主动提出辞职，听到消息的这一天，他顿觉轻松。

儿子以前在外面干了些什么，郭如玉心里是明白的，只是她不敢对丈夫说。她曾苦口婆心劝过儿子，但儿子口口声声承诺不会给当县长的爹添麻烦。她也不想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从内心而言，她也是希望儿子离开百八十里街的。

郭向阳头脑发热，连辞职的大事都没有跟母亲说，但打算去省会发展的事是对她说了的。郭如玉曾经想过这事应该去问问何了凡，请他给算算能不能去。倘若卦上说不能去怎么办？没了工作又留在县里，麻烦不是更大吗？

郭向阳在省里发展了三年之后，他妈有点慌张了。尽管每一次郭向阳回来都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一副发展得不错的样子，他给于长松买很贵的酒，给她买很贵的毛衣，动不动就请朋友到百八十里街最好的店子里吃饭。但只有郭如玉明白他混得应该是不怎么样的，因为她的一点积蓄又被他借走

了,她催讨过好几次,他总是支支吾吾,而这点钱于长松和她两个女儿都是清楚的,一旦要拿出来做急用,她将如何交代?

一日郭如玉想着这事,越想心里越慌,终是坐不住了,便来到流星巷35号找何了凡,要请他给儿子算算运道,看看是否可在省城发展。

这是个久雨方晴的天气,老何让儿子把屋里快发霉的被帐衣物都搬出去晒晒太阳。这已是半上午的时光,流星巷人该上学的上学去了,该出门干活的都出门了,太阳把一条巷子洗得空荡而明亮。当郭如玉穿着玫红色的紧身薄棉袄拐过老胡的店子,出现在巷口时,眼尖的何半音一下子就认出她来。

何了凡见郭如玉款款地走来时,对儿子说:她是来……我看八成是为她儿子来的。你别发呆了,快,快,替我准备一下行头。

两人就跑进屋去,了凡手脚麻利地穿上干活的围裙,半音摆上一应行头。老何说:你走后门出去。等她走了你再回来。

儿子就抄起钓鱼杆出了后门。

因郭如玉的光临,何了凡觉得今天的阳光更加灿烂,他真愿意为她做一切事情。

但他还是没有满足她此行的目的。

郭如玉进屋时,他装作正在起劲地织着一只箩筐。

郭如玉惊讶地说:你都是个有名的大师傅了,怎么还在干这个啊?

老何说:不行了,我那一套跟不上时世了,落伍了。阳山寺不是来了个本寂大和尚吗,如今都去请他看相了,很少有人来找我们了。要生活嘛,只好重操旧业,不过,还是有不少人看好我的手艺,谋生活没问题,你家里缺什么,告诉我一声。

你儿子呢?

年轻人,这么好的天气,屋里怎么留得住。

远远的说着一句话,说着一一些关于十八里镇的话。绕来绕去,九九归一,郭如玉最终的话题还是要说到她儿子。可是早有准备的老何顺势就把她的来意推到本寂身上:弟妹啊,大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怎么不请本寂?他会好好的给你看看的,毕竟是一县之长家里的事。

郭如玉说:会请他看的。但先想请你看看,你熟悉我家的情况。

老何说: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这一行,忌的便是一个“熟”字。比如你家老公,我与他是患难朋友,我巴不得他什么都好。这“好”字要是先入为主了,就会影响正确的推断。推断的结果无非是两个:好与不好。要是把不好的结果说成好,就会误入大事。

那你就随便说说,说错了又不怪你。

这事可不能随便,既砸招牌又误人的呢。

郭如玉看看招牌没了:你们那招牌呢?

老何苦笑道:本寂一来,我们就不敢挂招牌了。说到这一层,县长夫人也就不好勉强老何了。

郭如玉前脚走,何半音后脚就进了门。

老何问:你没去钓鱼啊?

小何说:我在看你怎么打发她。

你觉得我打发得如何?

一般水平。

也罢,只要打发了就好。没办法,不好说,就是不好说。

要是郭向阳以后真有事,他们还是会埋怨你没有及时提醒的。

老何说:这就叫做“难”,一边是恩人,另一边是难言之隐。不说出来,对不住政委。说出来,也是白说,郭向阳命中注定有难,不是你我可帮得到的。唉,走一步看一步吧。难啰。

半音说:依我看郭向阳这人,运气不好,财路不好,难成气候,但命还是算好,有贵人帮他。他有难,别人会替他挡灾,叫做黄狗偷肉白狗挨打。

何了凡不禁放下手中篾刀,抬头望着儿子道:咳,儿子啊你可以了,这一层我可没有看出来。

第十六章 火车和蚂蚁

20世纪80年代末流星巷百多户居民中,第一个安装电话的是杂货店的老胡。他的大女婿在外面混得不错,过年时回来花几千块钱给岳父家装了一台电话。这件事让整个流星巷的老邻居们深为感动。其实这个电话老胡很少用,除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闺女每隔十天半月打个电话来问问安,再也没有什么电话来找他的了。他一天到晚替左邻右舍喊电话,但他一点也不嫌麻烦,乐哈哈地为大家效劳。

老胡装好电话的第十天,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叫何了凡接电话。

是郭向阳从省里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要接何氏父子去省城走走。

面对这个很突然的邀请,老何一时不知如何表态才好。他说要回去和儿子商量。

老何回去征求儿子的意见。

半音道:去,我还没有去过省里哩。自己没钱去,人家出钱请,不去白不去。

何半音虽说只和郭向阳同过一天学,但有些细节却还记得清楚:他去上学那天,向阳还送了一些学习用品给他的……这些令人温暖的小事何半音一直记在心上。就凭此,半音也不能拒绝这个邀请。

在通往省城的三个多小时行程中,何氏父子知道了这个车是刘铁派出来的。

郭向阳把何氏父子安排在了丁县驻省办事处。

办事处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层房子,除了办公室和小食堂,还有六七间住房,是供县里领导到省里办事时住的。在何氏父子看来,这样的条件已经是很舒适了。

火车就从他们住的房子窗户下昼夜穿行而过,这可让何半音看了个够。他一进房就扑在窗口狠狠地看,几天下来,他便把各式车辆以及那些运行套路弄得清清楚楚,就像他小时候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一样,最终把蚂蚁的行动套路搞得清清楚楚。在省城的几天,他除了去看过一次省图书馆外,就是乐此不疲地看火车。

郭向阳不是个糊涂人,他晓得何氏父子心里有什么虫子在爬,就索性替他们说了出来:这次请你们来,什么任务都没有,就是请你们到省城来过个门。

郭向阳来办事处陪他们吃每一顿饭,还安排了看戏、看动物园、去一家百年老店吃面。老何乐此不疲跟着司机小牟跑,而何半音却被火车迷住了。

四天下来,郭向阳没有邀请他们父子去看他住的地方,老何其实是想去看看他混得怎么样的,但既然没有邀请,也就不好提出来。

有一个女子和郭向阳一同来办事处吃过几次饭,郭向阳没有向何氏父子介绍这个女子姓甚名谁。

办事处的人私下里告诉何氏父子:那是郭向阳的女朋友。这个女子叫心宜。

心宜谈不上很漂亮,但是好看。如果说漂亮,比不上郭向阳在了丁县玩过的那些女孩子。在何氏父子眼中,好看比漂亮更中用更重要。何氏父子认为心宜好看,是她有风度、轻言笑语、走有走相、坐有坐相,她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说话,不插嘴,言语不多,但说一句算得一句,句句有分量,一眼看去就知她是一个大家闺秀,是个心事很深的人。但怎么看来也猜不准她是一个少妇还是一个红花闺女。

一直到送走何氏父子,郭向阳也没有提出要请他们给这个女子看看。

走时老何提出来想见见刘铁,在省里他们只认得刘铁一个人。见刘铁,他还想和他说点什么,自从于政委交代了要他们对刘铁负责的话,也有些时间了,这事还一直没有办。至于该怎么说,老何并没有想出合适的话来,也只能是见了面之后,随机应变。但郭向阳说刘铁出差了,便只好作罢。

到家后,半音对父亲说:这个郭向阳,变得好有城府了啊,以前他可以和你把酒拼醉,现在滴酒不沾了。

老何道:戒酒是好事。

半音问父亲:你猜猜,郭向阳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那个女子?

老何说:他不是说了,这一次不让我们干活,就是让玩么。

我猜他是想我们看看那个女子的。

你猜他为什么不主动提出来?

猜不出。

很简单,我看他很在乎这个叫心宜的女子。

何以见得?

这个女子比他强,你没发现,向阳每说一句话,都要看看心宜的反应吗?

看得出来。

一个人很在乎另一个人,他必会担心这个人有什么不好,也总是不愿意听到不好的话。他晓得我们看相是爱说直话的,要是他提出来叫我们看,看了好,当然是高兴。要是不好呢,他会承受不了,这也是他不想听到的。所以他想让我们先说出来,那他就主动了。

有道理,你看郭向阳这个女朋友怎么样?

他不请我看,我才懒得操心。

这是对的,你外公说过,这看相好比是补锅,一个是要补锅,一个是找锅补。要补锅,是真心,心就诚,他就会尊重补锅的,补锅的心情也好,有了当师傅的感觉,锅就必补得好。找锅补,是求人,世上最难的事是求人,求人者,先就低了一等,不会有蛮好的心情,是讨生活的心情,人家看你补锅的眼光,也是高处往低处看。都是干同样的活,心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要过于随便,要看得起自己……

一回到家,郭如玉就来打听她儿子的情况,她问得很仔细,很具体。郭如玉一来,半音便拿着钓鱼杆出去钓鱼,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便躲到一旁去干他的事,从来不委屈自己。

老何陪着郭如玉说话,老何很详细地介绍了他所看到的郭向阳,其中当然要谈到心宜。郭如玉对心宜最感兴趣,话后她埋怨老何没有好好地看看这个女子。老何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太想多了。

第十七章 头炷香

以前过年,要请裁缝进门做新衣服,要杀年猪、打豆腐、烧压岁钱,要互相串门拜年、通宵达旦守岁、邀春饭宴请亲友。但这些令人陶醉的美好传统,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的丰富,很快都消失了。衣服、肉和豆腐是买来的,烧的是藕煤和电炉子,大树茼看都看不到了,也没有人串门拜年了……

自从修建了阳山寺后,这个本就不该冷落的节日重新焕发了它的光芒和魅力,使广大百姓重新认识到:春节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那么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阳山寺落成后不久,在既没有人提倡也没有人号召的情况下,突然生出一个不朽的、能够被所有人都接受和参与的活动来,叫做“给

菩萨拜年”。

这个活动很快便改变了了丁县千百年来的习惯，把各家各户互相串门拜年的方式化零为整，改作集中去阳山寺给菩萨拜年，从大年三十晚上零点以后到正月初七机关干部上班的这几天，了丁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是阳山寺。一天到晚路上不断人、香炉里不断火、寺内寺外不断爆竹声。长途汽车站的上空整天硝烟弥漫，一辆辆满载着旅客的汽车驶进烟药味浓郁的车站，又让欢度春节的人们带着一肚子的烟药味儿离开。屋檐下的算命先生和周边所有的小贩要花大于平时一两倍的力气叫喊，才能够让他们的顾客听清说的什么。了丁县的每一个家庭都会安排出合适的时间，邀齐全家老少以及来家拜年的亲戚，在这个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里去寺庙里走走，烧把香、放挂炮、抽张签、给菩萨作个揖、磕个头、拜个年。许多同事、同学、朋友、街坊一般也就可以在这里碰到，就在这条人挤人的麻石台阶上互道一声新年好，就算是拜过年了。在这样的气氛中感受过年的欢喜，体会新年的重要，别有一番味道，因而要形成气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这一新民俗的悄然降临，一个为拜神运动而生的服务体系很快形成，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小店子几乎都改成了出售香烛鞭炮和敬神用品的专店，据说一个春节期间，在这小山包上变成烟雾的爆竹不下百万元。

而另一个具有爆炸性效应的动作也自天而降，使了丁县的春节过得更加风光靓丽，使得给菩萨拜年的运动更加瓷实，也使得了丁县的名声大震，这便是阳山寺烧的闻名省内外的“头炷香”。

“头炷香”是每年最早孝敬给菩萨的第一炷香，这炷香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快进入零点时，亿万人民同声跟着主持人倒数，迎接新的一年降临时的第一秒钟点燃的。

新建的阳山寺里供奉着佛教的观音菩萨、弥勒佛、文殊菩萨，也供奉着道教的太上老君、关公和本地的钟大仙。本寂和尚根据师傅慧觉的旨意，不惜代价把供奉各路菩萨的大殿修得庄严夺目，舒适宽敞，诸神在此和睦相处，共同享受着香火。信徒们要拜佛的拜佛，要求神的求神，各取所需。这烧头炷香究竟是来自佛教还是起源于道教？这个事情要弄清楚，不然这头炷香就不晓得是烧给谁的，受主若没有搞明白，就不知应由佛教徒来烧还是由道教徒来烧。为这事信徒们派出代表专门请教了本寂和尚，本寂明确地回答说这个问题不重要，他说慧觉师傅说过：中国的宗教历来是儒、释、道一家亲，如兄弟般和平共处了几千年，至于头炷香归属哪一家，是烧给谁享用的，这样简单的问题还用得着解释吗？有了好处，好兄弟之间还用得着分个彼此吗？

这个解释好，大家都愿意接受。

其实在阳山寺落成后的头一年春节，就烧过头炷香。那时本寂穿着那只有在重大庆典上才穿戴的绣着金线的袈裟，为在大年三十晚零点过后来得最早的一位香客亲自主持仪式，所有僧众都穿戴一新跟着本寂高声诵经，迎接新的一年光临，其景象甚是感人。这个感人场面很快被有心人注意了，到第二年，离过年还有一个月，有一个叫做老万的生意人备了一担好茶叶、两百斤茶籽油、三百斤面粉、五百丈给僧众做衣服的灰色棉布，用一个汽车拖了送到寺里，老万亲自拜访本寂，报名申请要烧来年春节的头炷香。

这是看得起阳山寺，看得起寺里僧众，本寂满心高兴地接受了老万的请求。那年腊月二十八日本寂还把半音找去，让他的弟子把木炭火烧旺，泡上好茶叶，请何半音赶紧帮他抄一部经，他要在这次老万晋献头炷香的仪式上，把这部开过光的经卷作为寺里的礼品回赠给他，以示寺里对烧头炷香的重视。

这年本寂用了最隆重的仪式为老万主持烧头炷香。

本寂提前让他的弟子们向居士和香客作宣传，放出风去，鼓励人们来观看这场前所未有的表演。结果观众挤满了佛殿，达到了本寂的预期效果，这些观看烧头炷香的信徒，因有幸参加如此隆重的仪式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家去无不要动情地描述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听，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全县人民都晓得了阳山寺还保留着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节目。

在这次盛典上，老万还请本寂当众给他求一张功名签，问的是他儿子明年高考的事。老万跪伏于菩萨座前，摇动签筒，本寂亲自替他问卦，求出一签来，乃上上签，签曰：

数载面壁吟诗稿
自将蓝衫换紫袍
再把经文勤读诵
连科及第姓名高

来年七月高考放下榜来，老万的儿子考取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果然高中！此事一时成为百八十里街的美谈。于是那头炷香的盛况再加上菩萨赐予烧香人的无上功德，几经传播，这头炷香便成了一个神话。

本寂是一个很敏锐、很有头脑、很懂世情的和尚，他从头炷香中看到阳山寺的宏远前景。果然到了第三年，阳山寺的头炷香就成了了丁县最难得到的荣誉。

待第二年的头炷香刚刚烧过不到三个月，就有人上门来预订第三年的头炷香。来人一出手便愿付

十万元功德钱,支持寺庙建设,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但本寂没有急于表态,只是让人记下了施主的尊姓大名和联系方式,说这事一时还不能马上答应下来。此公急了,马上要付一半定金。本寂一见这情形,心里更有数了,便说六个月后钟大仙过生日,要到那个日子问一问大仙的意见,看他老人家是否同意收下这一笔钱。本寂眼下确实等着钱修学校,但他准备钓更大的鱼,没有急于收这笔也还算令人眼热的定金。

本寂预料的良好局面很快便出现了,一个月后,又有一个老板上门来,他愿出二十万,势在必得要烧来年阳山寺的头炷香。

本寂沉得住气,用同样的办法把这二十万暂且关在门外。

最后的结果是还没有等到钟大仙的生日来临,有人将三十万元现金拍在心念堂的红木桌子上,这样本寂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要请钟大仙来决断的话了。

三十万元买下头炷香敬烧权的爆炸性新闻一下子传遍了丁县的山山岭岭,还迅速传到了市里和省里,一时成为了热门话题,很多没有听说过阳山寺的人因这件事的传播,都知道了丁县有个显圣的阳山寺。

阳山寺的真正闻名应算在头炷香的名分上,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一个山洲草县的小小庙宇,尽管有慧觉大和尚的捧场,毕竟资历太浅,还只局限于信徒们的视野中。就因一炷头炷香,就把许多资深的寺庙远远抛在了后面,连挂着省佛教协会招牌的全省名声最大的广德寺也一时被人冷落。经济指标和知名度,是决定佛事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已经是一个不容争论的问题。

阳山寺因头炷香而使得知名度迅速升温,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但头炷香只能独家主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只能满足一个人的胃口。

因头炷香使得阳山寺和了丁县名声大震,也因头炷香了丁县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最难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本寂,一个是于长松。

自从本寂主烧过那场赞助三十万元香火钱的头炷香外,他这个发起人和总策划就已经没有了下届候选人的决定权了,因为他上面还有县政府,有民政主管部门,有省、市佛教协会,还有他的恩师慧觉大和尚,这些部门和人的话他不能不听。

自从落成典礼完成之后,这些部门很少和本寂发生联系。因头炷香的火爆,这些部门突然都对他表示高度关注。从此他不能安静地读经写字,从那些部门打来的电话谈的几乎都是与头炷香有关的事。那些为取得头炷香敬烧权的各色人等,就轻车熟路把官场和商场上的那些办法都拿来使用,中国

的国情是人管人,你这寺庙建在中国的国土上,是中国人在做着主持与和尚,既然是这样,就有人管得了你。如此一来,阳山寺的头炷香便不再是一个钱多钱少和排队先后的问题了,就是有人将更多的钱一把拍在心念堂结实的红木桌子上,本寂也不能表态叫妙云师傅来将其收入囊中。

县长于长松想都没有想到,在他的工作职责范围内会增加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要求他把阳山寺头炷香的主烧名额,以政府主要领导出面的形式控制下来,显然这是周边各县的县长们没有的殊荣,同时也是没有的麻烦。

于是,阳山寺的头炷香就像一只刚烤出来的红薯,谁也没有一口把它吞下去的本事和可能性了。

以后于长松去市里或省里请示汇报工作,人们更乐于打听阳山寺烧头炷香的故事,想烧头炷香的很有身份的人士就间接或直接找到他。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可每年只有一个头炷香,他能答应谁呢?何况本寂那边还有不少排队的、上面打招呼的,这成了他工作中一件十分棘手、无法摆平的事情。

应付不过来了,于政委就在家骂娘:照说这修庙也是件好事,可这个本寂他妈的吃多了没事干,怎么弄出个头炷香来?搞得我一身麻烦。要是还碰上剿匪,我先一枪顺便把他也给毙了。

郭如玉忙制止:莫乱讲啊,你不要前途了啊,你也没想想,这些来烧头炷香的都是些什么人?嗯,你毙人家,我看人家会先毙了你。

因为头炷香,于长松怕老婆的故事也很快流传。有人在于长松那里拿不下这事,便找郭如玉,希望通过郭氏来达到让于县长拍板表态的目的。

但郭如玉毕竟是一个大家闺秀,不是那种动不动就耍小姐脾气的世俗女子,至少在于长松看来,她从不插手他的政务。

但最终郭如玉还是插手了这件事——

第十八章 磕下去的是头,翻起来的是浪

在郭如玉的印象中,自从侄子加儿子郭向阳去省里混后,回县里来就没有在家住过。每次回来,他事先便要通知他的狐朋狗友把县委招待所一个最好的套间给留下来。他一回来,这个套间里必有两三桌牌、十来个人发生一场通宵达旦的恶战。显然这样的战斗是不能在家里进行的。

这年阳春三月,郭向阳给郭如玉打电话说他要回来看她,并说要在家里住两三天。

郭向阳这次回来果然没有使郭如玉失望,他足不出户在家呆了两天两晚。在郭如玉看来,儿子这两天和她说的话加起来比和她在一起生活二十几年的话还要多。

郭向阳一改往日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模样,

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向母亲仔仔细细汇报了这些年他在省里的情况。他刚开始到省里去的时候,还是很谨慎的,牢牢地看死了口袋里那笔贩平术赚来的钱。

尽管郭向阳百般谨慎,最终还是落入了人家一个设置得天衣无缝的圈套,使他赖以过上理想中的日子的那笔启动基金很快烟消水化。他不打算对母亲讲这个被骗的故事,那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伤痛和损失,他甚至没有勇气去回忆它。

一夜之间变成了身无分文的叫花子郭向阳跑到了丁县驻省办事处要了间房,蒙头睡了两天两夜,谁也敲不开他的房门。

他是被刘铁一个电话叫起来的。

郭向阳没有想到刘铁会找他,他当初到省里来就不曾想过要去找刘铁。他不过是遵父嘱带着刘铁去老何家看过一次相,仅有一面之交。在他看来,刘铁在省里就不算个什么官,省政府大院里连看门的说不定都是个处级干部,既然他不能在自己的生意上帮什么忙,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找他了。

在这个落难的时候,刘铁主动来找他,这事就非同小可了。刘铁把他拉到一家宾馆里,请他吃了一顿饭。刘铁说了些安慰的话。这让他很感动,危难之时,倒是这个他不打算交的朋友第一个向他伸出援手来。

以后刘铁每隔两天便把郭向阳叫出去吃一顿饭,说一些开导的话,介绍一些在省城混应该注意的事情。就在一个吃饭的地方,他认识了心宜。刘铁告诉他:心宜以前也做得很好,不幸一落千丈,被人骗了钱又骗了色……

心宜是个坚强的人,和郭向阳接触不久后,她把自己的伤口主动挑给他看,毫不隐瞒。

心宜虽是个失败者,但曾经是一条大船,所谓船烂了还可以拔得出三担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郭向阳不过是一叶薄舟,一个小小的浪头就把他打得粉身碎骨,片甲不留。至于心宜还有多少家底,郭向阳就不晓得了。

郭向阳告诉母亲,也许是同病相怜,接触多了,后来心宜叫他去她的公司里做点事。心宜很大方,尽管她遭了难,但一点也不薄待员工。

了丁县的红花妹子有的是,任你挑。想不到你找了个比你大的,还是个二手货,还吞吞吐吐说带不回来,你还算得个男子汉吗?这事可千万不要让地方上的人晓得,不然我和你爸的脸没地方搁。

妈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惜你的观念太旧了……就不说这些了吧,这些事一时也说不清,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用一般的眼光来看心宜,你就会大错特错了。我总结过一句话:不知她的心有多深,不知她的本事有多大,不知她的意志有多坚强。

这么厉害呵,你这么一说,我真想见识见识她。

放心吧,我会力争尽快把心宜带给你看,趁你身体好,我还指望你给我带孩子呢。

这是郭如玉最爱听的话。

在取得母亲的好感和信任后,郭向阳这才抛出他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他想弄到明年春节阳山寺头炷香的主烧权。

他对郭如玉说:这个头炷香的重要性我一时也说不清。我只能说,这个事要是办成了,也就等于我在省里站住脚了。再往深处说,我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当初你借给我的那一笔本钱也会分文不欠地还上。这事办成了,也等于帮了心宜一把,我和她的事成不成,也就在此一举。更重要的,还帮了刘铁,说穿了,我这次回来办这事,还受了刘铁的委托,这事对刘铁的前途也至关重要。你要好好地和爸谈一谈,你就对爸说,我以上的话如有半句虚言,叫他从此不认我这个儿子……你还可以告诉爸,妈你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帮我这最后一次吧。

郭如玉道:不就是烧一炷香吗,这么玄乎啊。

向阳道: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妈你一定要当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办。

你也晓得,我这人信命,但不拜菩萨,这种烧香拜菩萨的事你自己对你爸去说吧。

我去说?不能,我不能出面说,我没有把握,我怕把事情搞糊,爸那脾气说变就变的,这事非得你挺枪出马不可。妈我告诉你啊,这次想来烧头炷香的人绝不是一般的人,身份大着呢,是以往那些烧头炷香的人无法比的。但是我不能把这个香客的名字说出来,就是把我的脑壳剥下来我也不敢说,你把这话也原封不动地告诉爸吧。你要告诉他,这个事决不是我个人的事,这事办得好不好,还会关系到他,关系到县里的工作。妈,刘铁的前途,我和心宜的前途,就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了。

这么严重啊,你的意思是这事一定要搞到手,没有退路?好吧,我试试看。

这天下午,郭如玉到县长办公室找于长松。

郭如玉从来没有去过丈夫的办公室,也从来没有进过政府办公楼的门。郭如玉的出现,令于长松吃了一惊,于长松从她破例的举动猜想她一定有要紧事。

郭如玉见儿子这么看重一个烧香的事,不觉中也受了感染,把这事当大事来抓。

但没想到的是,丈夫并不认为这事有多么重要。

于长松漫不经心地说:我还以为向阳让你来说情,要我帮他承包工程、搞贷款哩,要是这种事啊,别说是你,就是天王老子来说情,我也办不到。

如玉说:那样的事我也不会来说了,你太小看我了。

好,好,你比我文化高。这件事嘛,刘铁给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还要派个人专门来讲。

向阳说了,不是刘铁拿架子,刘铁是派他来探路的,好办呢,给办了,不好办呢,你也不会为难,今后照样好见面。

他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我了解刘铁,我不是怪他。不过这事呢,有一点麻烦,你不晓得,正月初八,明年的头炷香就定下来了,市委关书记亲自打的招呼,要留给他的一个朋友。

可是,这省里的来头蛮大呢,怕不是关书记那样的来头呵。

那当然就看谁的来头大,我们做基层工作的,有一个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既然刘铁认为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我就只有服从的份了。

那我就叫向阳回复刘铁他们,这事定下来了,叫他们放心。

问题倒是不大,要换主子,我还是和本寂商量一下,有人说我是管阳间事的县长,他是管阴间事的县长。

郭向阳兴高采烈地回省城了。第二天刘铁就给予县长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于长松就埋怨刘铁:刘处长你也是的呵,这事还用得着拐那么大的弯吗?

刘铁说:实在不瞒你啊县长大人,这个头炷香的任务是一个不能出意外的政治任务,我这么一说你就该明白了,谢谢你啊。

于长松打算找市委关书记当面说说这个事,但电话打了几次,他都约不好。他便给书记的秘书说了,他可没有工夫在这等小事上多费神。秘书听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口气很硬地说:于县长,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书记可是答应了人家的哩,这事不大,也不小,事关书记的面子和信誉呢。

于长松说:不就是烧个香敬个神么,什么面子呵信誉的,没那么严重吧?又不是书记自己要去烧那炷香。你给书记解释解释吧,后年的头炷香一定留给他,省里压下来的任务,我们也抵挡不住啊,请你们体谅基层的难处。

话说到这一层,别说是一个秘书,就是书记本人也不好说什么了。

这事就算是彻底拿下来了。

事成之日,刘铁和心宜专门请了郭向阳一次。令向阳想不到的是:他们两人对他办下的这件事给予了高度赞扬。

三杯洋酒下肚,刘铁就放松了,一手搂着向阳的肩膀:兄弟啊,你这次可是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重要性是你想象不到的。

郭向阳装作高兴地碰杯,心里却是明白的,这

个功劳并不属于他,心宜才是这一出戏的编剧和导演。他清楚地记得:出发前心宜在香软的枕边,教他回去如何一改往日的作派,给父母尤其是父亲留下一个浪子回头、从此要认真做事诚恳为人的印象,待水到渠成时再抛出他的目的。心宜的导演水平果然高超,轻而易举就让于长松改变了对儿子的成见。现在看来,导演不止一个,还得加上刘铁。从两位导演的满意程度看,郭向阳感到自己的表演确实是成功的。

尽管郭向阳什么都不懂,但他感觉自己已经进入刘铁和心宜这些都市主人的生活和视野了。他和心宜同居也有些时日了,他这才真正感知到她的真实,以前她总是如天上的白云,看得见,够不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很兴奋,也很满足。他给郭如玉打了个电话:妈你这事办得真漂亮,你不知道,你在改变着我们的命运。我和心宜很快便会回来,你告诉爸,我不会使他失望的。

国庆长假刚过,刘铁就来了丁县张罗烧头炷香的事。他给于长松带来几瓶好酒。刘铁郑重其事地告诉于长松县长:对谁也不要说他刘铁来张罗烧头炷香的事,更不能透露烧香人的身份。除夕之夜,趁着天黑,悄悄地来,悄悄地烧完香,悄悄地走人,也就是个把小时的工夫。到时候叫公安派几个便衣转一转,暗中保障一下安全。

于长松听说要动用公安,便觉事情不小:来头的真蛮大啊?

刘铁说:我刚才还说了,不要打听这些事。

县长说:明白明白。

刘铁说:这事办好了,当然不会让县里吃亏的,你报一两个农业项目上来吧,具体工作我去落实,看能不能帮上你们一点忙。

一谈到项目县长就来劲了:我一定办好这事,一定!你放心。只要是能帮我们了丁县的老百姓脱贫致富,县里能做的事我们会努力去做。

刘铁说:我相信你能办好。

刘铁当然还要拜访本寂和尚并同他敲定具体细节。他对本寂说:这次头炷香的场面应该体现你们阳山寺的最高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后头炷香的规格也就不过是这么一个级别了。你那台人家赞助的吉普车,也已经用了好多年了,该更换了,如今省里到了丁县的路也修得不错了,过了年,想办法给你换一台轿车,坐起来还是舒适一些。

刘铁还将保密等等事项和本寂和尚磋商了很久。事后本寂和尚通过适当的途径放出话来:从明年春节起,阳山寺的头炷香不再对外开放,未经烧头炷香的施主本人同意,其他人不能再去庙堂里观赏盛况,以保障获得烧头炷香的幸运者和众僧尼能够和菩萨安静地对话,这也是菩萨的意思。既然是

头炷香,便应该有头炷香的神圣之处。

这年大年三十晚上,离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敲响最激动人心的零点钟声还差个把小时,百八十里街以及周边乡下的香客们放弃了观看春晚节目,陆续来到阳山寺,一个多月前大家便知道烧头炷香的规矩变了,便没有再往大殿里挤,在菩萨面前,人们一个个显得很文明。他们耐心地站在寺门外看着手表,等候着烧完头炷香,在第一时间里去向菩萨拜年。

零点差十分,两辆小轿车悄悄地开到本寂和尚的心念堂前。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本届烧头炷香的香客来了。这些资深的香客们都是很超脱的信徒,没有拥上前去看稀奇的,只是盼望着那头炷香的功课能快点做完。

新年刚过去的半个小时后,阳山寺的院子里点燃了百八十里街人从来没有见识过的礼花和爆竹,在人们的欢声惊叹中,寺门大开,寺里的众僧尼在本寂和尚的带领下,穿着崭新的袈裟,高声吟唱着祝福的经文,列队迎候前来给菩萨祝贺新春的人们。这是何等庄严吉祥的时刻和场景啊,人们心里无不春潮涌动,怀着无比崇敬和激动的心情鱼贯而入,拜倒在众神座前。就在这时,小轿车悄悄地离开了阳山寺……

尽管刘铁费尽心机,把方方面面的保密工作都做到了位,一年半之后,这位神秘的烧头炷香的香客身份还是暴露了。

第十九章 飞来横喜

这年端午节的头一天,天刚亮心宜就起床了,稍事洗涮就开始化妆。

心宜是夜猫子,平时不到上午十一点钟起不来,睡到吃中饭是常事。平时心宜也很少化妆,今天却摆开了阵势,心宜的反常举动令郭向阳深感诧异。

我今天要去办一件事,这事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向阳呵,这事要是办成了,接下来要办两件事:一是我们要庆祝一下,就我们两个人,一办完我就给你电话,你就去圣米斯德占着我们常坐的那个座位。二是去一下你的老家了丁县,去见你你父母。

好的。会办成的。

一切准备妥当,郭向阳及时给心宜送上一小碗不凉不烫的由莲子、百合、绿豆、小米和少许淀粉熬成的稀饭。这是心宜每天早餐的必修课,从来不曾变过。每天早晨,有两件事向阳是要给心宜做好的:一件是这一小碗粥。另一件是她睁开眼来,要喝上一杯头天晚上喝剩下的不冷不热红茶。心宜只喝一种茶,她的这个爱好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发展到随身携带着茶叶,随时享用。她这茶来路不同凡响

——她的祖上曾是闻名江南和西南的茶叶商,而且会做茶,有先人还给皇帝做过贡茶。心宜是她祖父的掌上明珠,她喝的茶是她祖父专门给她准备的。说这红茶做好之后,要储藏到庙里木雕的菩萨肚子里,放得越久越好。寺庙一般是筑在高处的,所谓“庙堂之高”,高的好处是通风不潮湿,再有终日不息的用山野之草做成的草香熏着,那菩萨肚子里的茶叶便会发生奇妙的变化。那将是什么样的化学作用?只怕直到如今还没有人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祖父给心宜的茶是在菩萨肚子里放了四十年的茶,是她祖父学成茶艺后亲手做的。喝这种茶的好处是不发胖、不上火、不坏肚子、精神好、睡眠好。这些好处在心宜身上的体现是十分明显的。这带着祖父厚爱和家族荣耀以及有着若干药用功能的好茶,当然会成为心宜的至爱。

心宜吃过早点,收拾停当,最后在耳垂后侧和手腕上喷一点法国香水,八点整,阳台下便稳稳当当停放着一辆挂着这个省份特殊牌照的小轿车。

心宜不曾告诉郭向阳她去哪里、去见谁、去干什么。知趣的郭向阳从不打听她的行踪。

在他和她“好”上的第一时间里,她曾满口异香地在他耳边轻轻说: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喜欢别人过问我的事情,包括我的父母。你要是不能满足我这个小小的要求,我相信我们不能走下去。你能答应我吗?

向阳:你放心,我这人有一个长处就是不爱干鸡肠狗肚的事。

心宜:可要记住今晚的承诺呵……

就这样,心宜给郭向阳解开了在他看来可望而不可即的她的第一粒无比高贵的扣子。

这天上午十点十八分,忐忑不安的郭向阳接到了心宜的电话。心宜的声音因兴奋显得有些颤抖,对于她这个办事沉稳老辣的女子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事。

郭向阳合上手机就往圣德跑。

圣德是省会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她的全称叫做圣米斯德大酒店。凡来省城的老外都爱住在这里,因为无论是店名还是软硬件都符合他们的要求。显然这也符合心宜这种人士的标准——他们的标准便是将一杯康师傅纯净水喝出十个盒饭的钱来;将牛肉只煮到带血丝七成熟;花一百块钱可以买到的同样的裤子愿意在这里出一千块钱……

郭向阳一到圣德,那里的服务员就晓得他要去什么包间,一会儿有茶送上来了,不用说,必是一杯龙井,茶招待都晓得他爱喝这种茶。其实他是不懂茶的,再好的茶对于他来说不过是解渴而已。但到这种地方来总不能叫人送一杯冷开水吧。他选中龙井作为来圣德的专用饮料,是看好了这个“龙”字。

龙,多好的象征,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骧虎步、龙马精神……茶招待还晓得待会郭总的另一半“心总”来了,是不用上茶的,心总会有她的专用茶交给她们,她们还晓得心总的茶不能用普通的杯子泡,不管谁当班,都晓得心总的茶应该如何泡。尽管心总喝茶不用圣德的茶叶,但手工贵,不比龙井便宜。

十点三十八分,心总款款地来了,她被有着五个鲜红指甲的纤纤玉手领进小包间时,郭向阳一眼就看出她怀着很少见的兴奋,这种不动声色的兴奋藏在眼波中、鼻翼间、呼吸里、头发上。

郭向阳替心宜取下包,用一本杂志拂了拂她要坐的地方,谁都晓得圣德是个一尘不染的地方,而心宜有洁癖,做这么一个动作对于她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抚作用。他不问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他只是说:辛苦了呵。这句中性又温暖的慰问,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听了心里都会很舒服。

心宜因兴奋而显得有点疲惫,对郭向阳说:我们今天要小小的庆祝一下,来个鲍,来点法国36°的情人红。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表,说完事是十点十八分,我踏进圣德是十点三十八分,这可都是民间喜欢的好数字,我以前不信这些,但今天我信。

郭向阳道:应该庆祝,应该。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中碰上的好数字,一定是吉祥的。

心宜有些迫不及待:来,为我们的愉快合作,干一杯。

心宜说:估计我今天会喝醉。

向阳说:那你就醉一回吧,这洋酒只有36°,醉也醉不到哪里去。

心宜道:知我者,君也。

听这话,向阳很高兴。

几杯酒下肚,心宜的话就开始多起来,她说:向阳我要再次夸你,这一回我们给老板张罗的头炷香,真是干得太好了。

向阳不懂:老板?

心宜说:对,老板。你不必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喂,你过来。

于是郭向阳绕过长条小桌和心宜并排坐着,心宜幽幽地对他说:跟你说呵,我有一笔血汗钱,要了整整三年都没有要回来,法律认定那是我的,公安局和法院也认定是我的,可就是要不回来,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拿了就是不给,人家海气呵,牛×呵,不给你就是不给你。就像强盗当着所有人的面抢走我手中的钱包,却公然说那包是他的。你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事发生吧?可偏偏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咳,这就是生活……事情呢,要说难也不难,一个头炷香就可以把这个死结烧开,三年的奔波,三年的屈辱,当不得一句有分量的话呵,一个头炷香,换来了一

句话,那笔钱一个小时内就到账了,这就是生活!说重点,这笔款子可是我的救命钱,翻身钱。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番。这事的意义不仅仅是止于钱哩。倒酒!倒酒!

郭向阳举杯祝贺。当然他不会问要回了多少钱,是什么钱。

在郭向阳看来,这是他和心宜同居以来对他透露的头一个商业信息。可见她的高兴和酒都有些过度了。

然后心宜抓着他的手,眼色迷离地看着他说:我今天高兴,还要说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

向阳忙说:莫乱讲,你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心宜说:不,真的对不起。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我说了真心话,你要保证不生我的气。如果你要生气,我就不说出来。

向阳说:我保证。

心宜:好的,我相信你,不过我要喝一杯酒,才有勇气讲。

向阳又给她倒了一杯酒。

心宜一口喝下这杯酒:我要对你说呵,我为什么把你领进我的生活?老实说,我并不是爱你,也谈不上喜欢你。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还是一个很自私的人,要我喜欢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真的,这既是我的毛病,也是我的优点。毛病呢,一个人太刁了,太傲了,是很难得到人间真爱的。优点呢,如今骗子太多,我上当的机率会少一些。我现在讲的是真话,丝毫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真的,你没有生气吧?

向阳:没有,真的没有。

心宜:好,我相信你不会生气。咳,再往下说,我还要喝一杯酒。

说着她再喝一杯酒:那么,我为什么又要把你领进我的生活呢?今天我要对你说明白。我对你说啊,我有过一个初恋,我现在不想再去回忆那些过去很久的事情了,可是,我没有好好的珍惜。尽管我自以为很有头脑,我还是上了一个大当:一个骗子以他高超的骗术和外表把我带进了他的笼子,他让我放弃了我的宝贵的初恋,不但骗了我的色,还骗了我的钱……不说了,这是人生一劫,躲不了的,当然,也使我成熟了许多。但再要找回初恋,已经不可能了,人家毕竟是血性男儿啊。好多年,我不愿与男人相处,突然有一天,就是刘铁和你在一起那天,我看到你长得和我的初恋情人一模一样,真的,就像个双胞胎。我大吃一惊:难道是冤家路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你,不,严格地讲是梦到了我的初恋情人,这以后,我天天做这样无谓的梦,躲也躲不掉。看来我要躲开这个噩梦的纠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

进入我的现实生活。这事说来有些荒诞,但这偏偏就是事实。要是人家讲这样的故事,我还会说人家得了神经病。就这样,因为一个梦,我把你请进了我的公司,当你天天跟着我跑时,我才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了。实话说,我找你只是想重温初恋你知道吗?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抱我一下吧,我有点冷。

心宜又喝下两杯酒。

说着她就头一歪,睡倒在郭向阳怀里了。

温软无骨的心宜就躺在他的怀里,她已不清醒了,而他清醒着。他现在是作为一个替身演员在抱着她,听罢心宜的真情表白,要说他心里感觉舒服,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已经不能离开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吸引着他不可抗拒,不可自拔,不管让他扮演什么角色,他都会心甘情愿。

第二十章 迎风摆柳舞翩跹

按照承诺,心宜准备来于长松家过门。

她是个计划性很强的人,事先告诉郭向阳,说在了丁县城住一晚,要见的人是于长松夫妇,其次要见本寂和尚和何了凡父子,其他人一概不见,包括郭向阳的那些酒肉朋友。

以示重视,郭如玉把每一餐饭的菜单都拟好了,为备好家宴,准备把政府招待所的大厨请到家里来做菜。估计心宜是不习惯住在家里的,便把政府招待所最好的套间预留了下来,郭如玉一检查铺盖被褥不行,便专门到店里去买了一套新的。郭如玉还去见了一次本寂,郑重其事地对他讲,她的媳妇来过门,要去阳山寺烧一炷香,并见见他这个大和尚,请他这几天莫出门。本寂出没无常,连直接料理他生活的妙云师傅都无法掌握他的行踪,所以要预约好。在本寂的印象中,郭如玉好像从来没有到过阳山寺,也从没有求他办过什么事,看来这事很重大,他当即就应允下来不走,县长太太这个要求应该是不高的,不满足不好,在这方面,本寂是很注意的。本寂的记忆没有出错,郭如玉确实是头一次来阳山寺。她不进庙门是因一件事让她不相信神道了:她十八岁时,新中国搞土地改革,财产被充公,父亲差点被枪毙,她从大家闺秀的绣楼上一下子掉到泥坑里,心情极坏,几次有自杀的念头,也不知有不出头之日,便跟着别人去敬过一次神,她抽了一张签,签曰:

身出寒窑边

二九见青天

有心勤事佛

福禄一线牵

如玉无需请人解签,一看这头两句便没着落,她的出身就没讲对。二九一十八,她现在只差三天满十八岁,却是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候,哪有见青天

的半点迹象?从此郭如玉不拜菩萨不抽签。她不信死的信活的,比如何了凡的相术,她是相信的,至少老何把她丈夫的命运看准了。

郭如玉用心张罗着,政委却不冷不热,他对郭向阳始终持有几分怀疑,他总是担心向阳会背着他在县里干有损他名誉的事情。他对别人说:我那老婆也是的,这么劳神费力,还真当一回事来办,又不是个红花女,还比向阳大一岁,他们好像捡了个宝似的。当然这话他不敢对老婆讲。

但是心宜在于家只呆了十来分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于政委对她的看法——这日心宜穿一件浅绿色的半高领秋袄,仅袖口和衣领子上绣了点暗花,着一条棉质的直筒深咖啡色长裤,穿一双也只绣了点暗花的布鞋,脸上略施粉黛,没喷香水,披肩短发随意的用一根橡皮筋扎了……当了丁县城满街的女子露着肚皮、鼓着屁股、敞着酥胸、将脸皮涂成个猴屁股时,省城人心宜反倒如乡间荷塘里的出水芙蓉、如一片干净的草地、一泓幽幽的泉水,那么清丽端庄。这种装束打扮让于长松夫妇看一眼就觉得舒服。只有内行人才能看出,心宜这身看似素淡的行头,在省城也只有圣德二楼一家小小的店里才有卖,那地方一般也只有对中国传统服装有好感的老外才去光顾,那一衣一裤一鞋没有一万元人民币拿不下来。

心宜送给郭如玉的是一条羊绒方巾和一件羊绒衫,质量自是上乘,但她告诉郭如玉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托朋友弄到的。心宜给于政委带来了一箱酒,爱喝点小酒的于长松晓得这酒是什么价格,市面上买少也要花七八千块钱,但心宜告诉他这是酒厂内部作为对外联络的特供酒,花费不到零售的一半。

凭心宜的出场和这两件礼物,于长松便对郭如玉说:我看这是一个过日子的女子。

只有向阳心里明白,这些礼物是地道的品牌货,根本不是心宜所说的什么“出口转内销”和“内部特供酒”。郭向阳搞不懂,有的人送礼送假货贴的却是个真商标,标个大价钱,而心宜却要做以好充次的蠢事。

县长的一句平常话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就这一句话,于家便算是接受了心宜。父亲这么快就看好心宜,令郭向阳很高兴。他晓得他以前在了丁县的所作所为使父亲一直对他心存芥蒂,现在父亲总算是首肯了他的眼力,由此郭向阳不得不佩服心宜的本领。他也只是粗略对她讲过他的父母,她居然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搞定他们。其实这也不难推断,心宜可以畅行于省会的任何一个重要部门,可以使最好的酒店自老总到员工见了她都要毕恭毕敬,可以称省级领导为“老板”,搞定一个山洲草县

的七品县令还不是小菜一碟？郭向阳的紧张是多余的，他还是低估了心宜的能力。

接下来，按照事先的安排，郭向阳陪心宜去见本寂和尚。

心宜无意敬神，只是象征性的放了些爆竹，烧了些香，给菩萨磕了一个头，便径直往本寂的心念堂来。

碍于县长的面子，本寂起身从他的书桌边走到门口来迎心宜一行。心宜本欲进去，见本寂没有发出邀请，脸上表情麻木，脚步就在跨上台阶那一刻收回去了，并后退几步，就像没有看到本寂一样。这微妙的动作，向阳看在眼里不禁心里一紧，那本寂肯定也有所察觉。就此一举，可见那心宜是何等高傲的女子，也不知见过多大的世面。这本寂不知底细，爱摆点架子，要是心宜一气走了，让船翻在阴沟里，那县长家就真是没有面子了。

好在心宜并没有走，而是抬头看悬挂在头顶的“心念堂”匾额。看了一会儿，皱了皱眉头，高声问道：郭向阳，你看出这匾额上的字的毛病来没有？

猛的听这话，大家都吃惊不小，这可是几年来第一次有人说匾额上的字有毛病。说字有毛病，不就是说慧觉大师有毛病么？这气氛有如一把火，一下子就点燃了。

郭向阳慌了，忙拉了拉心宜的衣服：莫乱讲，这可是慧觉大和尚写的字。

心宜不理，继续说：字倒也是写得不错，只是，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师写这牌子的时候是不是出了点什么事？我看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向阳道：出事？会有什么事出？莫乱讲。他生怕心宜让近在咫尺的本寂不高兴。

这时本寂竟哈哈一笑，忙走下台阶来，双手合十，对心宜说：施主请进屋里说话。

心宜马上满脸堆笑，落落大方地走进了本寂的佛堂。

有尼姑就进来准备泡茶。心宜制止，她让向阳从身上的皮包里拿出一个湘绣的小布包，从包里又取出一个用陈旧的草纸包着的小包，解开草纸，露出一小块茶砖来。

心宜对本寂说：大师，我听说你是一位品茶的高人，今天我要向你请教一下茶道。

本寂道：过奖，过奖。

心宜就起身，卷起袖子，用温水净了净手。她将尼姑身边的茶壶移过来，用热水烫了一遍，将草纸内的茶叶捏下来一小块放进茶壶里，用开水冲洗一遍，倒掉，再倒进开水，焖上三分钟，然后倒进本寂面前的茶杯里。只见那茶汤如酱似的呈红黑色，随着热气腾起，就有一股奇异的陈香在佛堂里弥漫开来。

此时本寂已经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着鼻子。

两分钟之后，心宜说：大师，可以用茶了。

本寂睁开眼睛，将长袖卷起，欠了欠身子，面带微笑和虔诚，俨如阅读经文一样，缓缓地伸出手去，举起茶杯，将其送到鼻子底下深深地闻着，然后再移到嘴边……大家都被本寂的神情弄得不敢喘气，屋里奇静得可听到本寂吞咽茶汤的声音。

本寂吞下茶汤，紧闭嘴唇，就像那何了凡饮酒，好一会儿才呼出气来，生怕那美味跑掉了。

本寂笑道：好茶，好茶，施主年纪轻轻，想不到藏了这么好的茶。

心宜说：我想大师应该是用过这茶的。

本寂道：倒还真是有幸见识过。我师傅手里有二两，十年前，师傳送我出山时，让我喝过一盅。

心宜说：据我了解，这茶幸存于世的不足十斤。

本寂道：施主的估计恐怕还太乐观了。

心宜说：我去过雪云山五次，一个百岁老道被我感动了，才给了我一点点。

本寂道：我只去过两次，所以我无功而返。

心宜和本寂相对而笑。

在座的都不懂茶，不知他们说些什么，只是觉得这茶里的文章大得很。

心宜把那茶小心包好，对在座的其他人说：对不起，这茶可不能给你们喝，给你们这些不怎么懂茶的人喝，可是个大大的浪费。

心宜把茶递给尼姑：这茶留给大师，就按我那方法泡制。

本寂忙起身推辞：这怎么行，这么贵重的礼物，可不能……

心宜说：宝为知己者存，物为知己者用，大师，这茶只能是你来喝才有意义，对于人家不过是茶水而已。

大家都劝本寂留下，他才让那尼姑小心收了。本寂说：真是太感谢施主了，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恐怕我都没有资格喝这茶，只有我师傅才能够享用。

心宜：大师看重了，这算得上是什么礼物。

本寂就让那尼姑上他藏的好茶，是人参乌龙，一个台湾高僧送他的。

心宜品后说：不错，不错。

本寂道：跟施主的茶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心宜：过奖过奖。

茶过三巡，本寂问：敢问施主，如何得知我师傅书写门头上那匾额时失过手？

心宜：我看出来的，也不晓得是不是口出狂言。

本寂：从字面上看出来的？

心宜：我可是第一次来贵县，第一次来阳山寺。

本寂叹道：呵，呵，这个也看得出来？

心宜：好书法是活的，就如是一棵树，一朵花，都是有生命的，世间万物，是不是鲜活，是否有毛

病,一眼便可看个透彻,这书法自然也不例外。

本寂:对,对,所谓佛眼看乾坤,佛法普照万物,便是这个道理。

心宜:敢问大师,你恩师在书写这字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这三个字,不是一气呵成的。

本寂:对对,那时他大病刚愈,体虚腕弱,写完前两个字时,笔掉到地上了,所以没有能一气呵成。

心宜:当时都有谁在您师傅身边?

本寂道:就我在。

大家不禁长吁了一口气,不得不高看一眼心宜了,这真是有些妖气的女子。

这个故事迅速在了丁县流传开来,很多人是通过这个故事知道县长于长松招了个才女做媳妇的。

后来很多年,有懂书法的听说过这个故事后,都跑到阳山寺去考察“心念堂”三个字,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出书者停顿过的痕迹来。

无论是茶道还是书道,本寂都碰上高手了。本寂很想把心宜留下来作一番长谈。但心宜无意久呆,话说到一定份上,心宜便朝向阳使了一个眼色。事先有过约定的郭向阳忙招呼在座者出去,留下心宜和本寂说话。

五分钟后心宜便告辞本寂出来了。

本寂将心宜送出心念堂百步外才往回转。平常本寂送客是很少下台阶的,今天他给了心宜天大的面子。本寂还诚恳地邀请心宜有空再来。

按照心宜的计划,最后一个节目:与何了凡父子见面。

郭如玉忙让人给流星巷口酒铺里的老胡打了个电话,请他告诉老何赶紧打扫一下卫生,买点水果,客人要去他家里。

当一行人走到老何家时,老何还在打扫卫生,一头一脸的灰。而何半音则坐在院子里看书。

心宜和何氏父子曾在省里见过面、吃过饭,就随便些了。

心宜给老何他们带了礼物,给老何的是一双旅游鞋,心宜说这鞋可以保证老何冬天不要烤火。给半音的是一双黑色皮鞋。

老何就感到惊讶:心宜你怎么晓得我们父子俩的脚大小。

心宜:小时候,我妈教过我打鞋底,我就老爱去看人家的脚,看多了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老何:没有想到,我们也就吃过两三次饭,你就把我们的脚也给看了,看来你比我们这些看相的还用心。

半音把鞋子穿上了,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便对心宜说:你送我这么好的鞋子,我回送你什么呢?

心宜:你打算送我什么?

半音:我们是吃嘴巴皮子饭的,没有别的送你,

要送也只是一句话。

心宜:好话也是礼。

半音:当然是好话,我看你十天之内进了一笔大钱。所以我穿你一双好鞋子也应该。我们山里有规矩,凡是打猎的打到了东西,见者都要分一份的。

此话一出口,心宜当即就瞪大了眼睛,但她很快就把这惊讶的表情掩饰起来:看来我这个一眼就能看出脚大脚小的,在你们面前便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本寂那里,心宜可是高居在上。而何半音当头一“棒”便把她的所有傲气打散了。

心宜在院子里看到河边不远有一个土菜馆,便提议去那里喝野山茶、吃土菜、品河鱼。

郭向阳当即就冲下坡去把那土菜馆的二楼全包下来了。安排这样的事情是他的拿手好戏。

心宜和老何父子俩在江边的木楼上坐定了,东拉西扯说些闲话,喝着店家自采自制的野生大叶茶,水是老铜壶装着用木柴烧开的,赏遍天下名茶的心宜竟也对这一文不值的土制茶连声说好,这就让向阳大惑不解了,不知她的兴趣有多广泛。郭向阳不参与他们的话题,上上下下张罗着安排菜、把卫生搞好,心宜可是有洁癖的。

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在老何眼中心宜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上次在省城见面,她落落寡欢,没说过几句话,这次摇身一变成了个活泼可爱的孩子,随性豁达,妙语连连。老何以为,这次她会提出请他们给看看相,但她自始至终没有开口。

心宜和何半音谈得投机,半音平日在图书馆积累的一些杂学,在了丁县可说是棋无对手,找不到交流的人,现在与心宜闲聊,却能时时打开心窍,唤起共鸣,甚是开心。老何知自己是无法参与他们的话题了,便也上下小跑着和郭向阳一起张罗饭菜。

半音和心宜是必会谈到本寂的。阳山寺作为丁县引人注目的标志,凡来此地的外地人,必然要关注阳山寺。

何半音便说:听说你论书道谈茶艺,大杀了本寂的威风。

心宜惊诧: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半音:这叫做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心宜:厉害。可佛门清净之地,不可用一个“杀”字的。

半音:此杀不是彼杀。凡是外面来的有身份的人,大都要请本寂看个相的,你请他看了吗?

心宜叹道:看来没有什么可以瞒过你们的。

心宜便伸出左手来,捋起袖子,让半音看了看胳膊上的一块小小胎记,说:我请本寂看了看这块胎记。

半音问：他怎么说？

心宜道：当然是说的好话。

半音笑笑。

心宜：笑什么？

半音：我没笑。

心宜：笑了。我罚你说谎，那你给我看看。

半音：大师看过的，我辈就没有发言权了。

心宜：大狗叫，小狗也可以叫嘛。

半音：在大师面前，只怕我做小狗的资格都没有。

心宜：你尽管叫叫看。

半音：那你要先叫。

心宜：我哪里会？

半音道：你也试着叫叫看。

说着半音把左边的衣领子往下按了按，露出脖子上的一块胎记来，说：就这个胎记，你给我看看。

心宜：我真的不晓得看。

半音肯定地说：我看你会，你先给我说，我再给你说。

在这个把时辰的接触中，何半音感到这个女子身上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气息，这是有别于普通女性的气息，这气息犹如是一匹野兽闯进了一片陌生的森林，它无可避免地会迅速传播出它的气味；如一只蚂蚁觅到了食，它可以很快唤来同伴……何半音隐隐觉得心宜的眼神里有着与他和他父亲一样的职业气息。为了证实他的判断，他想逼她露出真相。

如果心宜真有此道又不愿显露，她完全可以遮掩过去。但她还是做了妥协。

她装作无奈地摇了摇头，便在饭桌上拿过菜单子，在背面写下七个字：

幼时有水厄，无妨

半音不由得暗自吃惊，这女子果然懂此道！且远远不是本寂和尚那个层次。他也就不再绕弯子了，如实说道：我六岁时，被我姐扔到一个丈把深的水沟里，照说我是会淹死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又爬上来了。

心宜：那是命中有神助。现在该你给我看了。

半音在那张纸上写下四个字：

知，不可言

这时何半音看见心宜的脸上飘过一片阴云。好在此时开始上菜了，她迅速扭过头去，躲避着他的眼光。半音也就不再说什么。

算是一次小小的互相摸底吧。

从心宜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来，这一餐农家菜安排得不错，她吃得很开心。

就此匆匆一见，于长松对心宜有了好感，主动提出来要留她多住几天，说了丁县还是有些好地方可以看看的，建议她到十八里镇看看那座四百年的

老祠堂，看看大红山一个叫“老君炼丹”的百丈悬崖，看看大青山的猴子和十八里铺保存尚完整的茶马古道……

心宜委婉地说下次留个十天八天，再好好地游玩。

第二十一章 关于老板

“老板”这个称谓是旧社会的产物，被唾弃了许多年后又恢复了它受人羡慕的地位。一般说来，这个称谓是那些开店、搞企业、办公司、做生意的人使用的专利，多少年来，这个身份仅限于商界，没想到这个令人羡慕却多多少少散发着一铜臭味的称呼，使用范围在迅速扩大：有学生叫老师做老板的、有学手艺的徒弟改称师傅为老板的、有儿子叫父亲老板的……最后，这个称呼堂而皇之之落户到了政界。司机给领导开车叫做给老板开车，秘书私下里都会称自己跟的首长为老板、下级称自己的直接领导大都也为老板，比如刘铁就称某省领导为老板，心宜也称他老板。如果你是懂政治的，倘若有人称一位重要的官员为老板，那么就意味着此公与首长的关系非同小可了，你就不再打听他的职务、职业、出身、学历等等，他们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们的意见，一般就是老板的意见，他们的观点，便是老板的观点，你给了他们面子，就是给了老板面子，你不把他们交办的事办好就是不给老板面子，你得罪了他，便是得罪了老板。

刘铁没有当过哪位首长的秘书，被他称作老板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陪同去阳山寺烧头炷香的首长。

刘铁从不言及他和老板的关系。他出入老板家里时也总是尽量避人眼目，多是选择天黑的时候。刘铁也明白，他与老板的关系是公开化了的，甚至一些很久以前发生在乡下的故事，也不晓得是怎么传到同事们的耳朵里去的。有一些好奇之人曾向他打听那些故事，他总是守口如瓶，一笑了之。

刘铁称老板，没有丝毫赶时髦的意思，更不是附庸风雅，老板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

那一年，刘铁作为副乡长，国庆期间在乡政府值班，他父亲骑着一辆单车匆匆赶来找他，问他有空，能不能回家一趟。

他问父亲：有什么急事吗？

父亲刘五山道：今天是你大伯的生日。

他说：大伯生前不是交代过，不祭拜、不扫墓、不修坟的吗？

可是我们不拜，有人来拜。

谁呀，以前也没见有人来祭扫过啊。

来的好像是个领导，开着小汽车来的，结果车子陷在田里了。

我在值班,怎么能走。有人来祭扫大伯也是好事,你们安排一下吧。

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坳背的王瞎子正好在我们大屋场里算命,听到其中一个坐车来的人讲话,便问这个人是不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我说是外面来的陌生人。他问这个人什么年纪了,我说四五十岁的样子吧。他问这个人来干什么,我说是来给刘大山扫墓的。王瞎子说,一起来了几辆车?我说就一辆汽车。他说不对,按他那来头,少也该来十辆八辆车,这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问县里来人陪同没有,我说没有,车子里加上司机就三个人。他说这就更不对头了,不应该只来三个人……我一听王瞎子讲得神乎其神,想想要是来了个大领导,不就得罪人了吗?你们乡政府也该出个面才行吧……

刘铁听罢,忙抄起一辆单车,和父亲一道直奔老家。路不远,二十来分钟就到了。

这是一种缘分。

刘铁不懂相术,但一见此公炯炯有神的目光、沉稳庄重的言行举止和不可言说的气度,不由得就有了许多景仰。尽管随行人员无意介绍他的身份,刘铁已有些相信那王瞎子的判断了。

来人祭拜刘大山的方式很简单,没有放鞭炮,没有烧香,他们带来两瓶洋酒,洒在墓前,然后三鞠躬,便算礼毕。刘铁听说过他的大伯喝酒是海量,看来祭扫者是深知将军生前爱好的。

待把车子抬出来洗擦停当,已经是中饭时候了,刘铁给来人安排了一顿乡村风味的饭菜,到镇上去买肉已经来不及了,好在山里一年四季都存着过年时熏制的腊肉,这也是山里人以备远客来了应急用的,刘铁坚信这道菜能征服外地人,果不其然,来人吃得很开心。他开玩笑说,要不是车子陷了,这个季节哪里还能吃到这么好的腊肉。刘铁是个灵泛人,见他喜欢腊肉,忙让家人把最后几块送给他带回去。

刘铁陪他到墓地周围的山上看了看,闲聊的时候他问了问刘铁和这个偏远山乡的情况。

刘铁和何半音一样记忆好,加上在这个地方呆了十年,对乡里的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全乡有多少人口、山林面积多少、田土多少、塘坝水渠多少以及近年来的田土山林收入、农民收入、牲猪出栏、计划生育等等情况张口就来。任何一个问题他都能做到不假思索、对答如流。也许是刘铁这点自己不以为意的小小本事,成为了他以后到省里谋得一席之地的资本。

刘铁送走了这位陌生的甚至连电话号码都不曾留一个的客人后,不到一个月,县委组织部便来

考察他,两个月后他被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半年后全县乡政府换届,他被选为另一个乡的乡长,干了不到一年,便任命为乡党委书记,书记只干三个月便调到了省里。那时候于长松当县长,还来不及认识刘铁他就荣调了。此后一帆风顺,刘铁到省里的第四年,已是正处级干部了。

一直到了省里,他才晓得当年来祭拜他大伯的是省政府某委的大主任,他是受一个香港朋友的委托来祭扫刘大山将军的。许多年来没有外面的人来看过他大伯的墓,这个香港人为什么要委托老板这样的高官来微服私拜,还让大伯喝洋酒?老板不说,就一直是一个谜。

到了省里刘铁才明白:他的顺利提拔全得助于老板的举荐。

直到这时,他才记起老家坳背那个王瞎子,听声音便可辨别人之贵贱高下,真是察人如神。当他怀着好奇心打算再去寻找此人时,父亲说王瞎子在那领导走后不到一年就死了。

刘铁后来也和何氏父子谈起这个王瞎子。老何说他早就知道此公的本领了得。他先后去找过他五次,想拜他为师学听功,但就是见不着,断无师徒缘分。

在刘铁看来,老板对他好是骨子缝里的好。老板每个月叫他去陪下一两次象棋,一边下棋一边东拉西扯说一些生活中的琐事。他当了省领导,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变。据他的家人讲,在这个城市里老板只有他这个棋友,刘铁一直没有弄明白:老板为什么只叫他去陪他下象棋。

因欠着一份知遇之恩,刘铁是一直想着要回报的,只是他还没有回报的本钱。老板似是看透了他的心事,说你老家的腊肉熏得好,你每年给我弄一块来。老板一家人都讲究饮食科学,其他人都不吃腊肉,只老板一个人吃。刘铁心里明白:老板是不求他回报,只要他有这份心就够了。为了这一块腊肉,刘铁让家人专门喂了一头吃糠咽菜、不吃任何工厂饲料的土猪,一年就养一头,快过年时杀了,用大粒盐腌一个月,选用油茶籽壳、谷糠、花生壳、松树莛作燃料,取其烟将其肉慢烟细火熏烤半个月,待脱去油脂、皮肉被熏烤至金黄色时,方送到老板的家中。这时老板必亲自掌勺操刀,煎上一碗腊肉。因家人是不来捧场的,他便让刘铁陪他过一回腊肉瘾。这可是刘铁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的一点不值钱的孝敬能让一个高官如此食欲大开,也算是回报了他的知遇之恩了。

老板并没有把刘铁安排在他属下的部门工作。

刘铁来了丁县找何了凡和本寂和尚看相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升迁的机会。但合适这个岗位的同在部门内就有四五个之多,有人比他资格老,有

人比他学历高,他有老板作靠山,人家也不是吃白饭的,看样子这就好有一拼了。他不想为这事去找老板,但又没有获胜的把握,在此关键时刻,在个人命运无法把握之际,人就禁不住会想入非非,试图求助于一些人所不及的东西,他联想到数年前王瞎子的预言,可惜那异人已故。又想起于长松县长曾在他办公室绘声绘色讲述过当年何了凡在生死关头拉他一把的神奇故事,他不敢小看这些民间术士,便想去请教何了凡和本寂这些江湖奇人,

结果是何了凡讲得含糊其辞,本寂判得阳光灿烂。刘铁不知听谁的好。好在部门搞机构调整,提干的事缓下来了,悬着的心也就可以放一放了。

第二十二章 潭深波浪静

自从刘铁和心宜尊称的老板来阳山寺烧过头炷香后,关于头炷香的名额分配,于长松和本寂反倒少了一些麻烦。碰到实在难以应付的时候,他们就放出一句话来:难哪,连大领导都对付不过来呢。

这领导有多大呢?连一个县长和见过大人物的本寂都言大,就一定是不小了。如此一来,一般身份的人就不敢来凑这个热闹了。

但不可因头炷香而造成高层的矛盾,更不能冷了那些大腕香客的心,为此于长松想和本寂和尚坐下来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以前于县长和本寂谈事,也不过是三言两语,他从骨子里是看不起本寂的。通过这次阳山寺成功打造头炷香,他觉得发展了丁县的旅游事业,推动地方经济,不依靠本寂是不行了,至少暂时要依靠他,他很有必要与本寂认真地沟通沟通。于长松真心实意地表扬了本寂一番,然后坦率地说了丁县的原生态旅游方兴未艾,而阳山寺是领头羊,要以阳山寺为依托向纵深发展,要让游人像看好阳山寺一样,走进大青山,走进大红山,走进历史悠久的阳山寺的姊妹阴山寺。县长还强调要尽快想出个办法来留住那些想烧头炷香而又难以排上队的人。

县里负责宗教事务的同志和阳山寺负责日常事务的妙云师傅为这件事经过几轮磋商,拿出了一個新菜单:给寺里的菩萨做生日。

如今寺里供着的几个菩萨知名度都很高,每个菩萨的群众基础都很好,都有着差不多上下的追神族和香火率。借助头炷香的成功经验和品牌效应,今后打算每年替几位菩萨设置一场生日庆典活动。生日这天,大摆斋宴,按传统的方法吃素,精心设计既符合本地香客要求、又充分考虑省市乃至外省香客口味的斋菜。这个大筵估计一开吃便是三五天,几天里可开出几百桌,不靠席面上赚钱,事实上靠吃素食也是赚不到多少钱的,主要是稳定人气,扩大影响。寺里打算设计出一个主祭仪式,其规格隆

重不亚于头炷香,这个主祭嘉宾便留给那些想烧头炷香而又排不上队的大腕们,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供不应求的局面,满足海内外高尚人士的渴求。

于长松听了这个方案很高兴,让立即着手策划、宣传、实施。

于长松如此迫切地想在“旅游兴县”上做出比较大的动作是因为现任县委书记即日要上调,已经明确由他来全面主持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因那不同凡俗的头炷香烧过之后,给了丁县烧开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大好局面:几所没有扫尾的希望小学都落实了配套经费;几座经费缺口很大的乡村桥梁也都列入了省里相关职能部门的计划;了丁县还有五个乡没有铺柏油路,报告打了百把个,码头拜了五六年,现在总算盼来了省里的测绘人员,省里一动,“八”字便有了一撇;刘铁操持的头炷香烧过后,于长松在刘铁的张罗下很快便跑下来了两万亩高山反季蔬菜基地和二十万亩油菜基地的扶贫项目批文。真是好事连连,一通百通。

刘铁是省里的联络人,很多部门都要他去协调落实老板的指示,于长松必须抓住他才行。隔不了三五天,政委便要敲响他的门。县长的车里总是塞满了山乡特产。了丁县是贫困县,到省里办事拿不出红包省里的同志也不会有意见,但出门办事一毛不拔又不符合山里人热情好客的习俗,便精心准备了这么一些虽不值钱、却散发着浓浓的山野气息和人情世故的小礼物。不管进哪张门,于长松必送上一份礼物,送这等不值钱的东西不用躲躲闪闪,接受的人也不必回避。

了丁县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家都希望于政委能尽快干出一点业绩来,力争在主持全面工作期间再上一个小小的台阶,过一过当“一把手”的瘾,他过一两年就到退的年龄了,到时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他对二十几年前何了凡对他下的“到此止步”的结论一直耿耿于怀。

三个月后上面还没有派书记来,而于长松把一个县的工作调理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看来于长松举手就可以摸到他的理想了。

这时有官方消息传来:市里的关书记即将荣调省里出任要职。关书记从省里下来任市委书记只两三年就荣获提拔,懂官场套路的人说,这样的情况是不多的,全省十八个地市的主要领导能到省里再干一届厅长就不错了,大多就在原地退了下来,能获提拔的是不多的。这么快就获提拔更是凤毛麟角了。

关书记其貌不扬,才一米六的个头,精瘦,黑脸,额头下巴朝外鼓突,眼睛很好使却又总是爱眯着眼睛看东西。他刚下来当市长时,人们都还不认得他,到基层视察工作,每到一处,地方干部一般都

是跑上去和他的司机、秘书握手。他一点也不生气，在一旁乐哈哈地看着。

和于长松走得近的老部下提醒他：好多人都去送关书记，你也该去走走啊，你现在可是关键时刻，就差领导一句话了。

于长松说：平时不拜佛，临时才烧香，这种时候去见书记，目的太明显了，不大好。

于长松不去看关书记，关书记却要来看于长松。关书记临行前要到各个县乡去走一遍，第一站选在革命老区了丁县。阳山寺是了丁县的名片，肯定是要邀请关书记去指导工作的，为此县里通知阳山寺做好准备。

那天何半音应本寂之约在心念堂写字。县上来的同志便心生一念，想请何半音看一看那相貌体态实在不敢恭维的关书记究竟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因怕关书记要参观本寂的心念堂，工作人员告诉何半音有大领导要来，请他暂时停下写字，出来在一边候着。

远远的见一群衣冠楚楚的领导同志来了，那衣着从来不整的于长松甚至也专门吹了个头发，就像戴了个假头套。

眼看来人越走越近，有人就催半音：快看看，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可以帮上于政委，快看看，谁可以帮他？看看帮得到，还是帮不到？

何半音开始注意这一行十来个人。也就五六分钟的工夫，在本寂和尚的带领下这一行人去了本寂的心念堂。

有人问半音：看好了没有？

半音不语。

见半音不肯就范，他们便使了个眼色，抛开半音，故意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依我看，走在中间的那个高大点的领导，级别应该最高。

关键是他天庭饱满，地廓方圆，耳坠丰厚，两手平膝，声音洪亮，红光满面……

半音终是没能守住底线：告诉你们啊，这里面真正有职又有权的是那个又矮又瘦的。

你没看花眼吧老弟，他那模样能当大官？三岁的孩子都不会信。

何半音说出八个字来：位高权重，心深如海。

那你看看，他能帮到我们于县长吗？

半音摇摇头：帮不到。别看他身材矮小，却是暗藏虎威。于政委体貌堂堂，顶多是个猪胆羊心。幸好此公是一只流浪虎，在一个地方呆不久就要离开的。要是一只坐山虎，此猪还有被吃掉的危险。

第二十三章 圆寂

慧觉大师开始拒绝进食的消息，本寂是第一个知晓的。

慧觉大师圆寂的过程俨如是按照上苍预定的程序进行的，一共花了七七四十九天。在这四十九天里，慧觉只喝一种自制的草药熬的汤汁，不再进任何食物。这种草药的秘方很多年来仅在一些有望成为高僧的僧侣间流传。是谁来保存传递这个方子，又是由什么人来确定这个方子的享用者？这大致也算得是一个千古之谜。

凡喝过这种药汁的，死亡后的躯体不会腐烂，然后成为木乃伊，千年不化。一旦成为了木乃伊，理所当然会被人们当作神明来供奉。据十八里铺的老人们说，大红山的阴山寺很多年来就供奉着一个叫做程大仙的木乃伊，说这大仙生前并非佛道之人，不过是一个木匠，他和阳山寺的钟大仙一样，因其孝心感天动地而被世人传颂，经权威人士认可并授以秘方，圆寂后享受着金刚不烂之身的待遇，被后人世代代以香火伺候。文革期间，造反派试图毁坏这一个人间楷模，结果木乃伊被老百姓好好的保存了下来。后来阴山寺被烧掉了，程大仙的仙体却安然无恙。

看来慧觉大师要成仙得道已无疑虑，能够享用那个神秘的药方就算是拿到了进入神仙殿堂的金钥匙。本寂当然不会错过这百年难遇的神迹，要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记录这一旷世奇观。

慧觉禁食的第二天天黑前，本寂和妙云就赶到了师傅身边。从了丁县到慧觉栖身养老的那个无名小庙有三百里，其中有三十几里的机耕路和十里的山间小路。一下雨，机耕路便成了一口烂泥塘，周围受益的老百姓常自发来维修通往慧觉居处的进山之路。本寂这次进山，就走在还来不及修的烂路上，尽管吉普车东倒西歪，有时还打滑，但车上人都不害怕，因为有大师保佑是绝对不会出车祸的。

在本寂眼中，即将告别人世的师傅依如往常那样清朗精明，没有半点倦容和病态。

待服药到三十六天，慧觉的肠道已被汤药涮洗干净，不再排泄，那没有了丝毫俗物的身体，皮肤渐渐地变得通明透亮，可见里面青青的血管纵横交错，骨架子也隐隐可见。很快他的身体开始散发出一种异香，这种香气弥漫在小小木屋和方圆数十丈的林子里不肯消散，周边的鸟雀、獐子、野兔、鸡、狗、猫等等小兽都集中在这个异香扑鼻的圈子里，尽情吸吮，尽情嬉戏，不再离开。

慧觉就在百兽的簇拥中，快乐无忧地慢慢步入了天堂。

当慧觉只能吞下最后一口汤水时，他叫弟子把他抬到一只深酱色的大瓦缸里，这只叫做“坐化缸”的瓦缸有半人高，是他的一个弟子在一家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瓷厂为他定做的，能接到这样的订单是这个瓷厂的荣幸，这口缸是那个荣幸的瓷厂老板亲自

护送来的。

慧觉一俟坐进缸里,就平静而安详地合上了他智慧的双目,微笑着像睡过去了一样。这时,他的灵魂就升到了天堂。

本寂专门添置了一台日本进口的高性能小摄像机,为了瞒过为人素来低调的师傅,他将机器装在一只皮包里,精心伪装了一番,让妙云师傅拍摄下了大师七七四十九天的整个圆寂过程。

慧觉是在满九十六岁之后的第九天开始拒食的。老人一满九十六岁即可称为百岁老人,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里,把若干年积累的闰年闰月加起来,就足有一百岁了。几个得意门生本来是要给师傅做百岁生日的,但被慧觉拒绝了。慧觉一生节俭、不喜张扬,从来没有做过生日,百岁生日照样不做。收拾遗物时,见师傅的内衣、袜子、毛巾无一不是补丁叠补丁。在大师整个圆寂的过程中,他不曾对任何一个弟子说过一句勉励之类的话。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他给弟子们留下的,或许比说出来的更多更丰富。

慧觉的五个弟子分布在省内外的重要佛教胜地,分别出任各个寺庙的当家和尚,无不想得到师傅的肉身木乃伊,作为日后的镇寺之宝。慧觉当然察觉到了这一点,他想好了谁也不跟。他早已设计了真身的永久去处——按照大师自己算定的下葬时刻,他的贴身哑巴僧人将坐化缸放进一只竹篾篓子里,然后盖上一个特制的木盖子,用蜡封好,待各位弟子三天守孝期满,哑巴和尚抱着瓦缸,走到小庙旁不远的一处百丈悬崖边,用麻绳吊着坐化缸,慢慢放下去三十余米,然后一刀斩断绳子,只听得轻轻的“咣当”一声响,坐化缸便稳稳地落在一个岩洞里了。哑巴和尚把这一整套动作做得行云流水,像演练过一样,无需任何人帮忙。

事后妙云费了很大力气爬到附近的一个山头,试图把那安放师傅遗体的岩洞拍下来,但怎么也找不到洞口了。本寂想请哑巴和尚提供线索,但遭到严厉拒绝。

最后哑巴和尚一把火烧掉了这只小庙,抱着庙里唯一的一个一尺余高的木菩萨,和本寂一行下了山。他不想跟随任何一个同门师兄弟,而是戴着师傅送给他的一串檀木佛珠,一个人去云游天下。

妙云师傅在省城花了半个月时间将她拍摄的资料精心剪辑,配上宗教音乐,刻成光盘,片名为《佛光万丈》。

有了这张光盘,本寂的身价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同时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本寂在心念堂收拾出一块地方来,装上隔音玻璃和厚窗帘,购置了很好的设备,专门用来播放《佛光万丈》。除了播放,仅有的几张光盘被锁进本寂的保险柜里,绝不外传。一般的人是看不到这个片子的,要有很深的佛缘的

人或是对佛教事业有很大支持的人才能有幸看到。在了丁县和阳山寺,只有本寂和妙云才有权决定让谁看,也只有他们两人才具备陪看的资格。像何半音这等既无佛缘又不能拿出钱来支持佛教事业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观看一个成仙者的圆寂之谜的。

本寂此举弥补了头炷香和为菩萨设置生日祭祀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缺憾。特别有身份的人,如不能在短期内轮到以上两项殊荣,便由本寂安排到他的密室里,观看那一个佛间奇迹,这个待遇也算是很高了,总算还能留住不少身价不凡而又虔诚向佛的人。

何半音很想看看这个片子,他请父亲出面策动于政委去看看慧觉大师的圆寂过程,好让他带一路去开开眼界。于长松当即就给本寂打电话。

想不到本寂真的会拒绝地方父母官的这一要求。他说:县长,你不信佛道,就不要看这些了。

何半音想搭政委“便车”的幻想破灭了。

本寂没有让于长松看这个片子,但他不想因为这事得罪县长,他想用其它方式来弥补一下,以后每有著名人物来烧头炷香、主祭菩萨的生日、观看一代高僧的升天过程,除了要见缝插针争取属于阳山寺的单独项目外,他还不要忘记帮于长松拉关系,只要人家一有开发了丁县的意向,他就会立即通知于长松。

不久倒还真谈下了一些项目,虽说规模都不算大,也都是看在阳山寺的面子上而出的手,但总算打破了丁县没有工业的格局。因要引进的项目多了起来,县里还划出一块地供开发商使用,了丁县终于在于长松的任上挂起了一个光彩照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牌子,这也算是了丁县历史上零的突破。

于长松是个有良心的人,从此以后不再挖苦本寂和尚是“阴司县长”了。观看慧觉圆寂片子的事也早就不计较了。

何半音把观看《佛光万丈》的希望又寄托在刘铁身上,只要刘铁能看上,就会带上他。刘铁一听社会都发展到这个时代了,还真发生了这等奇事,兴致很高。刘铁马上报告了他的老板,老板的兴致也很高。刘铁很快给本寂去了电话。给阳山寺解决过大问题的首长主动要来观看,本寂自是欢喜,当即就做出了安排,时间呢当然是选个月黑风高之夜,以避人眼目,这一点本寂是懂的。

但刘铁终究没能陪同老板看到这一佛间奇观。

何半音想搭刘铁的便车的奢望也破灭了。

第二十四章 风动云也动 水涨船自高

夜里十点半,刘铁很舒适地靠在枕头上看书,这时他接到了老板的电话,老板让他十分钟之内赶

过去。

一个小时前老板接到去北京作紧急汇报的通知,在接到通知的同时,秘书告诉他,晚上十一点五十五的机票也备好了。

老板一如平时那样从容地告诉刘铁:你的事情,我已和有关方面衔接过了。你们部门合并的麻纱看来一时很难扯清,你就先换一个部门吧。这个部门可能不是太理想,先解决级别,以后再说。

没有时间说话了,刘铁一同上车去送老板。在路上,沉默寡言的老板一反常态,说了很多话。老板和刘铁约定,退休之后,他自己掏钱,把刘铁家的土砖房装修一间,一年至少去那山青水秀的清静之地住三个月。

刘铁一直看到老板乘坐的飞机起飞了才往回走。在他看来,老板这次恐怕不是去北京汇报什么工作,只怕有什么好事情要发生,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话。刘铁晓得老板在首都比较有铁的高层关系,凭他的年龄、水平、位置,再上一个台阶不是一件难事。

提拔的事,刘铁本来不打算惊动老板,老板已经把他从乡里一步步弄到省里,给了他这么好的台阶,他应该自己努力。当然他也明白:努力与回报,是很难成正比的。

刘铁怎么也想不到老板会主动去了解他的处境,揣摩他的心事、暗中帮他走动张罗,看来情义到了这个份上,也就不是用“感激”二字可以概括得了的。

第二天,有关领导找他谈话,说的也是老板说过的意思。

刘铁是个感恩的人,除了感恩老板,他还不会忘记本寂当初给他的鼓励,便在周末的时候邀上郭向阳,亲自开车,给本寂备了上好的台湾产的人参乌龙茶,找行家弄到一刀晚清时期留下来的宣纸,找朋友到省会一个很有名的做了七十年毛笔的九旬老人那里买了两支碗笔,他知本寂爱着这些。本寂果然十分喜爱刘铁的馈赠,当即就发笔试墨,那做笔的老先生的名声他也是知道的,他早就想买,可惜那老人多年没有做过笔了,手头无货,有钱无市。还是刘铁有本事,能把他珍藏的看家笔弄出来。

刘铁告诉本寂:上次你给我看了,说我两年内要见喜,要晋级,承你吉言,如今总算是有了眉目了,我要感谢你。

本寂说:是你缘分到了呵。

本寂问刘铁是不是要看一看《佛光万丈》。

刘铁说还是等老板回来后一起陪他看。

刘铁此行少不了是要看看于长松和何了凡父子的。但他不会向他们袒露他高兴的事情,高兴本无罪,炫耀就浅薄了。

刘铁告辞于长松时撒了一个小谎,说马上就要回省里,不吃县上的应酬饭。刘铁打算和何氏父子一起去河边的农家乐吃个土菜,安安静静说说话。两年多前他请何了凡看相,当时何了凡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刘铁是个明白人,要是他的形势很好,老何也就不必闪烁其辞了,一定是老何还看不到他仕途上的光芒,又怕扫他的兴,才这样。如今他可说是大踏步前进了,就是在省府,三十几岁就当上个厅级干部也是很难很难的事。他是怕今后老何见了他不好意思,事先来送一个台阶。

不知怎么的,刘铁没有走的消息还是被于长松知道了,政委派人强行把他拉到招待所去吃饭,这样一来刘铁就不能拒绝了,官场自有官场的规矩。

来人拉拉扯扯一定要把郭向阳也一同拉去吃饭,但最终还是被向阳委婉地谢绝了,向阳在场面上混得久了,晓得这饭不能去吃。县里的邀请无疑是诚恳的:一来他是于长松的公子,二来他是同刘铁一路来的。但他无官无职,又不是个能为家乡做贡献的角色,不适宜去吃那场面上的饭,若是插在里面,他不自在,人家也不自在,何必把一个好好的气氛给冲淡了呢?便留下来和何氏父子说话。

何了凡对向阳说:你这一阵气色蛮好的呀。

向阳说:应该还可以,这一阵子和心宜一起把一些多年积压的事情都理顺了。你们那次来省里,心宜正跌在低谷,是最不顺的时候,如今总算是爬上来了。

何半音问:该办酒吧?

向阳说:心宜说过,结婚证不过是一张纸,两个人真是好呢,要一张纸干什么?要是维持不下去,有一张纸又如何?这个观点我以前很难接受,在省里呆久了,看多了就想通了。

老何说:那你妈会急死去。

向阳道:这是我的事,又不是她结婚。

老何说:这话你不会对她讲吧?

向阳笑:暂时还没有这个胆子。

在来了丁县的路上,刘铁交代过,他那事在没有看到省委文件之前不能对任何人透露风声。但一旦和何氏父子坐在一块,郭向阳的好奇心便冒了出来,他很想考一考他们,看能不能从刘铁的脸上看出点什么好事来。

向阳问:你们就没有看出来,刘铁的气色很好啊?

老何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向阳问:半音你看呢?

半音也笑笑:气色当然是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向阳朝半音伸了伸大拇指:说得好。

半音意味深长地笑笑:等等吧,十天后才见得

分晓。

郭向阳一拍大腿：对，对，兄弟你说得对。

向阳走后，老何开始烧洗脚水，儿子铺纸倒墨开始练字。这是他每天必坚持的功课。

老何问：儿子你看到刘铁什么了？

半音随手在纸上写了六个字：

山中雾水中月

老何点点头，说：唉，可惜了，一个好人。

在回省城的路上，郭向阳还是忍不住把刚听到何半音的话告诉了刘铁。

刘铁听了很受用，问：他真是这么说的？

向阳：千真万确，他说的就是十天左右。

刘铁：可他父亲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向阳：咳，你不晓得，儿子早就超过父亲了。你没听说老何把招牌给取了，又重新把篾匠手艺捡起来了？他早就准备急流勇退，淡出江湖了。

刘铁说：嘿，嘿，你进步了啊，能说出急流勇退、淡出江湖的好句子来了。

向阳说：没办法呵，只有你明白，我还是一个白肚子，倒出来没有三两墨水。

刘铁：不要自卑，我看你已经很不错了，你和心宜也已经有三四个年头了吧？这已经是个奇迹了。你晓得心宜创造的最快踢人记录有多快吗？她和一个留美回来的博士只呆了三天，便把他一脚踢了。文化高低不能说明问题呵老弟。

向阳说：不过我早就做好了被她一脚踢开的准备。

刘铁说：依我看，要踢早就踢了，你很可能是适应她了。

刘铁这话很实在，郭向阳听了能接受。凭他的条件，恐怕不能与心宜同居过的任何一届男友一只小手指相比，他的唯一好处便是能够“适应”她。

就在最近，他和心宜做完一件很漂亮的事情后，在床上情意浓浓时，心宜说了句动情的话：自从和你后，我就开始好起来。

这话郭向阳掂量得出来，是真切的。他的存在，没被她很快地一脚踢开，是不妨碍她，还给她带来了好运。

一年多前，也就是在老板烧过头炷香、心宜成功地讨回一笔款子后的半个月，古历三月三，这天清早，向阳服侍心宜吃过早餐后，心宜让向阳在圣米斯德大酒店订个座，晚上七点准时在那里见面。

就像半个月前那样，他们俩隆重地在此相聚，点着蜡烛，倒好红酒，还上了一个小蛋糕。

酒倒好了，心宜举起酒杯说：来，祝我生日快乐吧。

向阳一愣：我问过你不下十次，你总是不愿说出你的生日。

你晓得我为什么不给自己过生日吗？我不想告诉你我的生日，是我失败了，羽毛被拔光了，没有胆气给自己过生日。

三月三，我记住你的生日了。今天你生日，我送你什么礼物呢？

告诉你，从现在起，你要送我的礼物，就是和我苦干一年。你可要有思想准备，我一干起活来可是玩命的，你要是能跟上我，就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郭向阳就大笑：我会跟不上你？笑话，我虽没有干过很苦的活，但不怕吃苦，老话说了，士为知己者死，要是一个人不怕死，还会怕累吗？

心宜便举起酒杯：这话有水平，干杯！

从此以后，心宜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在躲不过的应酬外，不化妆、不穿高跟鞋，起早贪黑，走路一改平日那摆腰扭臀的高傲姿态，健步如飞，俨然一个劳动妇女。

郭向阳给她当司机，管伙食，不离左右，不分白天黑夜，任凭调遣，频频地出没在有关政府部门、公司、银行和一些建筑工地，一台奥迪车一年跑了二十万公里。在郭向阳看来，心宜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建筑项目，一年半后就可以完工，丰收在望，俨如绽开在眼皮底下的棉花、触手可摘的瓜果，百事已备，就等着将钞票悉数收入囊中，而她却在所有同行惊诧的眼光中大让其利，割肉出手，在人们看来，如果不是急着筹集救命钱，谁也不会干此等蠢事；心宜还在房产暴涨之际，贱卖掉了两个旺铺；她还抽出来三家效益不错的公司里的股份……她匆匆忙忙、不惜血本把手中能变成现金的尽量兑现，还将人民币尽量兑成外币。看那架势，她要么是金盆洗手，从此改行不再经商，要么是到国外去发展……

离第二年的三月三还有十天，心宜对向阳说：一年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可以好好地休息一阵子了，你帮我准备一下，今年我要过生日，地点还在圣米斯德。现在我要关掉手机，拔掉电话。我太累了，从来没有这么累过，我要睡它个三天三晚，除了一天两顿饭，你可别打扰我呵。

郭向阳给心宜看了三天门，她是该好好的睡一觉了。

郭向阳忙得整整一年不曾回家，好在母亲知道他是在办正经事，也不怪他。

郭向阳给心宜张罗了一个很体面豪华的生日宴。心宜生日后的第五天，郭向阳才有工夫陪刘铁回百八十里街，去看望一年没有见面的父母。他想邀请心宜同行，心宜说她还没有睡足。另外，她要好好的做一做健身，再到美容店里去“烧”一些钱。

在路上，刘铁问郭向阳：这一年，你们可是收得盆满钵满了吧？

向阳说：我不晓得。她不想我晓得，我也不想晓

得。她忙的那些事我听都听不懂。

不晓得也好,不然你早就被她一脚踢开了。这话不好听吧?

向阳道:不好听,但是好用。这么多年来我总算明白了,我是干不了什么大事的,便扎扎实实干点蠢事吧。我看心宜过于聪明,她才不希望她身边的人太精明。

刘铁说:咳,咳,你是悟透了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你蛮精明的嘛。好,我看你可以在大地方混了。

郭向阳想笑一下以回应刘铁的夸奖。但终究没有笑出来。

第二十五章 塘干水浅 风起叶落

刘铁高高兴兴从了丁县回家后的第三天晚上,床头柜上的电话响起,电话里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是刘铁吧?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老板出事了!

刘铁脑壳里嗡的一声响,一片空白。当他通过可靠的渠道证实这个消息时,他几乎瘫倒了。他一夜未眠。这个消息太突然,他太没有思想准备了。

他也算是在政界混了十几年了,凭他阅人的经验,老板这样的领导不像是会出大事的人。现在领导干部出事主要出在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上。如果在经济上出问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势必会与大款有密切往来,或者爱掺和工程建设之类的活动。如果这样的活动多的话,老板也没有闲工夫常叫他下棋。老板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在女人的问题上从来不曾有过风声。刘铁实在想不出来。

就在刘铁接到匿名电话的第二天上午,老板出事的消息不但迅速地在省直各机关传播,还迅速传到了丁县各机关。因了丁县的干部们都晓得刘铁和老板的关系非同一般,就特别关心这事,究竟出了什么事,这事跟刘铁有没有关系……各种猜测像野草一样的疯长。

半个月之后,纪检部门才把刘铁找去谈话。

刘铁做了充分的准备等待着这个谈话,结果只谈了二十分钟话,刘铁就出来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人找他谈过。办案人员问他:有什么要向组织上报告的?他说事关违纪违法方面的,没有!他回答得很干脆。后来问了些几乎与案件无关的事情,他回答完就出来了。刘铁出来这么快,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一个月后,老板从北京回来了,一下火车他就被安排住进了医院。

刘铁给纪委打了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去看他。

组织上说可以。

刘铁是这个城市里第一个去看老板的。他听说能去看老板就觉得轻松了许多。从表面上看老板还是那么风平浪静,但可以看出他突然苍老了许多,昔日的神采已尽失。

老板心深似海,脸上永远如一潭平风息浪的水,谁也别想从表面上看出他内心的变化来。见刘铁来了,他像往常那样,说我们下来盘棋吧。刘铁马上便摆棋盘,还是那盘棋,还是那个下棋的人,但此番下棋与一个多月前下棋,已是天壤之别了。想到此,刘铁便不由自主地掉下眼泪来,他赶忙背过身,悄悄地擦干净。

这以后,每天晚上,除了出差在外,刘铁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必去医院陪昔日的老板下几盘棋。刘铁知道,以前很多人想去陪他还轮不上,如今是他想人家来也不会有人敢来,也没有人愿意来。为此,老板家人十分感激刘铁。

老板一出事,刘铁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完了。

尽管组织上只找刘铁谈过二十分钟话便放了行,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明他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会受到说不清道不明的牵连也是肯定的。果然不久提干,老板给他谋下的那个位置便安排了他人。刘铁完全想得通,多少有能力、有作为、清清白白的好同志在排着长队等待提拔呵,他完全能够体谅上面的难处。

一日刘铁突然想回老家看看,还想去见见老何父子俩。

刘铁自己开车回了老家,在父亲的土砖房里安静静住了三天,每天就在山上田间走走,突然觉得心是如此的放松、踏实。而在都市,心是整天绷着的,好像悬在空中,落不到一个地方。

刘铁专程到百八十里街流星巷35号去看望老何,他毫不隐瞒地说了自己新近的状况,他对老何说:老何啊,还是你厉害,我被你不幸言中了。

老何:命运中该有一坎,躲不过的,要想通呵。

刘铁这次没有去看于长松,因为他知道:就在这几天,于长松也要下台了。他的提前卸任多多少少也搅进了老板的事件中。他怕见政委是心怀愧疚,头炷香的事件中是他和心宜把他拖下了水。

刘铁想要是自己今后还有能力,如果于长松需要帮助,他是一定要帮助他的,这笔良心账一定要还。

第二十六章 条条蛇咬人

刘铁前脚离开了丁县,市里的领导同志后脚就踏进了丁县,亲自来找于长松谈话。待把酒喝到

很好的火候,便恰到其时地宣布了组织的决定。

于长松当即一口酒就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了。他还满以为这次领导同志来,是要让他再进一小步呢!因为这一年多来主持了丁县的全面工作,他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在于长松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就下了。

于长松东倒西歪回家去蒙头就睡。送他的同志把郭如玉拉到一边,希望郭如玉能做一点安抚工作,他特别强调了:于长松当年结婚时是瞒了几岁的,这事组织上早就知道,只是一直没有当作话说。照这么算,他在几年前就该退下来了,所以这次上面的安排也算得是正常退休。

一听这话,郭如玉的眼泪马上就溢出来了:这个死鬼,结婚那年,他说他只比我大得七岁呢,他骗了我!

这样吧,于县长醒了,你做一点工作,他也是个老领导了,文革前就当过县长,劳苦功高,了丁县人民都不会忘记他。你没出过国吧?这样吧,组织上就派你陪于县长去新马泰看看。他辛辛苦苦革命几十年,还没有出过一次国,组织上是欠了他的。

就这样,于长松在风平浪静中退下来了。

不日新任县委书记兼代县长到任了,于长松倒也算得上个爽快人,在欢迎酒宴上和年轻的新领导来了个很新派的拥抱。他能够走出这一步,上面和下面的同志们就都放下心来了。于长松在了丁县经营得太久,全县的部、办、委、局和各乡镇负责人无一不是在他的影响下提拔起来的,加上他还挂着一块“战斗英雄”的招牌,这样的招牌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县长们都不具备的,就凭这,市里的年轻领导都要让三分,倘若他真是要出起难题来,任何一位继任者都会吃不消的。

对于提前退的事,于长松本人很快就想通了,但郭如玉心里还是耿耿于怀,她跑到流星巷35号找到何了凡发了一通怨气:要怪就怪你那张乌鸦嘴,说他到此止步。

了凡:是好说不歹,要歹说不好呵。我看你哟,做人要知足呵,你总算是当了十几年县长太太了。你想想,十八里镇附近百十里,哪个女子有你这么好的福气?

郭如玉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郭如玉丢开这个话题,问道:你看看我家老于,一下子不工作了,会不会得什么病?好多领导一退下来便得怪病。

老何道:又说不好听的了。告诉你呵,不是我不看,我从的师不同,师傅没有教我看寿命,我就不能自作聪明了。

郭如玉道:不过老于有什么要提醒他的,你可不能不提醒他。

老何说:他当年寻死路,我可是冒着危险走夜路到你家去提醒他的。

送走郭如玉后,何半音就表扬父亲:今天你这一番话讲得有水平。我看过政委了,看上去他和新领导又握手又拥抱,那精神好是装的,他的寿数只怕也只有几年了。

老何忙制止:嘘,莫乱讲。

半音:我是一根直肠子,看到了什么便稳不住要说什么。

老何:要改哦,一定要改。祸从口出呵。哎,硬是改不过来,出路只有一条,那你就跟我学做篾匠吧,不然要是我死了,你就真的不能吃这碗饭了。

这时外面有人喊何半音接电话。半音把头伸到门外应了一声,便回屋里赶紧收拾衣服和头发,一会儿出来便容光焕发。

老何见儿子高高兴兴出门去“接电话”,心里就高兴,巴不得儿子天天这样精神很好地出去“接电话”。

老何明白,儿子十有八九不是去接电话。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不再是巷口上的老胡和他老婆月大嫂来叫儿子接电话,而是他们的女儿蝴蝶。

老胡有两个闺女。大闺女嫁了个好丈夫,在外面干得很好,对家里的贡献很大,总是让老胡率先在流星巷享受电话、电视、手机之类的时尚。在流星巷人还不晓得什么叫做“保险”的时候,大闺女就替老胡夫妇买下了终身养老保险,还在新城区买下了一套房子叫他们搬过去享福,不让他们再开店做小买卖了。皆因老胡实在不愿离开住惯了的老邻土居,才让店子继续开着。别的不说,只要老何某天没有准时吆喝着去他店里喝那两酒,他就会有失落感,就会坐立不安,便会跑到坡上去看他是否病了。所以凡老何要出去走几天是必要先告知老胡的,怕他找他。

老胡的小女儿混得就不怎么样,结婚八年后把婚离了。没有地方去了,只好跟着父母过日子。

蝴蝶就住在新城区姐姐买给父母的房子里。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睡到十一点钟左右。下午到图书馆看书。晚上看电视。好在姐姐不缺钱,有能力把她养下来。姐姐也巴不得她不再嫁,好让她在家里陪伴着老父母。

在了丁县图书馆,每天下午下班时还在阅览室看书的也就只剩下何半音和蝴蝶了。每天傍晚时分,他们一起回流星巷吃晚饭。来往多了,这孤男寡女就粘到一起去。这事也许老胡夫妇没有看出来,但何了凡是看出来了的。

在儿子二十岁左右,老何着实为他的婚事费过一番脑筋,但那时候他们太苦,居无定所,说的几门亲事都因这个问题而流产了。后来手头宽裕了些,

而何半音又对男女之事没有了什么兴趣,这成为了做父亲的最大的隐痛。当老何看到蝴蝶让儿子变得光彩照人,儿子也男子气十足时,便放心了。尽管蝴蝶是结过婚的,老何一点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妥。

老何还是每天去老胡那里喝二两酒。

因儿子与他们家闺女的关系,喝过酒后的老何再看老胡夫妇时,便有了一些类似亲家的亲近感。老何干的是“看”的职业,他比普通人更留神看周边的所有东西,自然也要看看老胡夫妇有不有他这般的心情,但怎么也看不出痕迹来。

不过恐怕老胡夫妇近来也没有心情来过问女儿的事情了,因为他们老两口的关系出了点问题。

坏还是坏在钱上。以前老胡做点小买卖,让月大嫂管着钱,什么事也没有。后来老胡的大闺女赚了钱,觉得老爸辛苦一辈子,便瞒着月大嫂给老胡偷偷地寄了一份钱。可老胡有吃有穿,这钱用来干什么呢?据说他就花在七星巷一个寡妇身上了。

一日下着雨,何半音路过胡记,见月大嫂气呼呼地坐在屋檐下,瓦楞里流下来的雨水把她的布鞋都打湿了,而她好像没有察觉。何半音在月大嫂面前停了下来,他说:月大嫂,你的鞋子打湿了。

这时月大嫂突然站了起来,把半音拉到屋檐下,神情诡秘地说:半音,你是看相的,你给我看看,我什么时候死,要是我死了,那老畜牲就好把人家娶进门。

半音碰到这种场面就慌张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后悔大不该搭这么一句腔。

平静一下后,月大嫂说:半音,你和你父亲与我做邻居都这么多年了,远远近近都有人来请你们看相算卦,可我就没有麻烦过你一次,你也要给我看看,看看我们两口子什么时候不吵嘴了?

半音支吾道:这样吧,我爸和你们那么熟,就叫他来给你看看吧。

月大嫂说:你爸说你的本事胜过他了,他都不打算干这一行了,做个篾匠算了。

半音说:那就……今天光线不好了,光线不好就看不准,改天吧。

月大嫂:不就看看个相么,还有这么多名堂啊,明天上午我等你。

半音回家给父亲说了这件事。

老何说:你给看了吗?

老胡有麻烦。

老何说:照你看,老胡有多大的麻烦?

半音答:一了百了,过不得立春。

这一晚上老何翻来覆去睡得不踏实,他晓得儿

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不会看错。

第二天老何上厕所时,猛地想起儿子说过的一句“一了百了”的话,便觉得有话可说了。当即对儿子说了。

上午何半音出去办事,路过胡记时,月大嫂果然等候在店门口。

月大嫂:你还不来,我就要跑到你们家里去。

半音无奈,叹了一口气,说:我看你们两公婆吵架的事,还过个把月,立了春就不会吵了。

月大嫂:这话不会是说得好听吧?

半音说:真的不会吵了。

立春前三日,老胡洗澡时,一歪身子坐在地上,便没有再醒过来。他死于脑溢血。

第二十七章 米箩跌到糠箩里

刘铁老板被安排到千里之外一个不知名的疗养院去“疗养”,他的子女分别在国外和海南岛定居,只有他老婆跟他一起去。

刘铁请求回老家了丁县去工作。他的这个要求很快得到批准,组织上安排他回老家去挂职做个副县长。

刘铁的老婆原是为丁县的一个小学教师,比刘铁迟三年进的省城。当初她的想法很现实,要是刘铁在外面混好了,她再跟了去。刘铁进城不久便提了副处长,分了房子。经实地考察后才决定搬家。现在刘铁说他想去基层工作,脱离这个伤心之地,换一换环境……她不待刘铁多讲,当即就表示赞同,而且建议他回老家去。老婆很想跟刘铁回县里去工作,哪怕再调回去也愿意,但孩子正读着省会最好的学校,为了孩子的前途,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

刘铁分管的工作中有一块。阳山寺是丁县的重要旅游地,一年烧掉的香烛鞭炮已高达两百多万元,从功德箱里取出来的香火钱在四五百万元左右。刘铁因无法走出头炷香的阴影,不想再进寺庙、再见僧侣、再信巫道。但现在来了丁县工作,那是不可不去拜访本寂和尚、不可不重视寺庙经济的。

在整个见面过程中,本寂始终面显尴尬。要命的是,本寂曾给刘铁许下的承诺全泡了汤,他不但没有进步,还从米箩跌到了糠箩里。刘铁是看出来本寂的尴尬的,但他却装作忘记了那些事,只谈如何挖掘开发旅游潜力,不谈别的。不久前他们还相约好了陪老板看《佛光万丈》,现在老板走了,刘铁已无心观看,本寂也不便再提。

一直到刘铁老板出事后,了丁县的干部们才从各种渠道弄清楚了那一次极为隐蔽的头炷香的内幕。社会上纷纷传说这个头炷香,就是老板落马

的诱因之一。那么刘铁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是一个受到政治牵连的贬官形象了。后来听说刘铁在老板出事之后是第一个去看那落难之人的。他置个人前途于不顾,当着监视者的面天天去陪他下棋,就凭着这一个“义”字,大家也很快就原谅他了。

人们开始还以为刘铁会消极低沉。但从他来的第一天起,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来就投入工作。且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没有故意掩饰自己。

刘铁当然是要拜访老县长于长松的,他们的交往可不一般。

于长松也以为刘铁有些怨气会对他倾吐,他甚至准备好了说一些宽慰他的话,谁知刘铁除了请教工作上的事情,闭口不谈其他。

于长松甚觉惊讶,他不相信年纪轻轻的刘铁这么有定力。他便有意去戳他的痛处:刘铁,我听人说,你我都是被那把头炷香给烧误了。

刘铁笑而不语。

快过年的时候,郭向阳回来了,心宜没有一起来。心宜有个海外亲戚回上海过年,因他几十年都没有回国,便叫上她所有家人都去上海团聚,心宜曾诚恳地邀请向阳一同前往,而向阳觉得自己还不是心宜名正言顺的“家人”,还没有正式资格出入那样的豪华场所,所以坚辞不受,一个人回了百八十里街。

郭向阳回乡后的第一件事是受心宜之托去看望刘铁。心宜给刘铁带来一包东西。刘铁打开里面是两样东西,一件是一双正品的耐克旅游鞋,刘铁笑道:这是心宜鼓励我为百姓多跑路。另一样是一套豪华版三本装一盒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刘铁又说:她这是暗示我,要用新的眼光来读旧书,不要沉迷于过去。

在刘铁的铁杆朋友中,心宜是唯一的女性。当年有朋友把心宜拉到他的圈子里来,看上去她袅袅婷婷,轻言细语,那血脉里却分明透着一股侠义气、虎豹胆,还有一些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成分,这些都是一个普通女子难以具备的,甚至很多男子都很难具备,而这些,正是能够成为刘铁朋友的重要品质,刘铁便要交上这个朋友了。

他们都觉得两人心性太近,都过于精明,这样便只能做朋友了。他们“比情人少,比朋友多”的关系别人看不出来,只郭向阳能够隐隐感觉到。

第二十八章 走多了夜路难免不碰鬼

三月三,龙抬头,也是每年的清明前后,这在乡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每年的三月三是一个让何半音感到困惑的日

子,很多年来,三月三前后这几天,何了凡便会对儿子说,他要走几天。他给半音准备好几天的吃用后,便打点行装悄悄地出发了,他从不告诉儿子去哪里,去干什么,父亲不愿说的,何半音也不会打听。

这年三月初一,儿子送走父亲后,突然觉得很寂寞,便到巷口上的胡记小店里,趁月大嫂不在,悄悄地叫蝴蝶开溜,到他屋里来陪陪他。

自从老胡过世后,蝴蝶便过来和妈妈住。蝴蝶的姐姐曾打算把月大嫂接到城里去和她一起过。老胡在世时,每天免不了都要和月大嫂斗斗嘴,一旦失去了斗嘴的对手,月大嫂突然觉得这两间小屋竟是那么的空荡。她想离开这个地方或许会好过一些,便打算跟着大女儿去过日子。但月大嫂在那边只住了十天,就吵着要回来,她无法接受那个陌生的城市,她天天晚上都梦见她的小店。见实在留不住,姐姐便让蝴蝶把月大嫂又弄了回来。

蝴蝶安顿妈妈睡好后,便过来与何半音约会。正当他们打算亲热一下时,房门突然被敲响了。门外站着的竟是半闭着眼睛、头发蓬乱、穿着睡衣睡裤的月大嫂。

这是春天的节气,河边的夜空寒风习习,人们大都还穿着毛衣。蝴蝶忙把妈妈拖进来,找一床棉絮包住她那冻得发抖的身子。从胡记到这里要上三十几级台阶,拐三个弯,一路上没有路灯,也不知她是怎么摸上来的。

月大嫂闭着眼睛说:蝴蝶呵,你爸回来了,他告诉我说你在老何家,要我来叫你回去,我说天黑我不想走,他就拉着我来找你,你去看你爸还在不在门外?叫他也进来坐。你爸说了,他保证再也不和我吵嘴了。半音呵,你不是对我说,我们公婆两个一到立春就好了,不会再吵嘴了吗?可他就这么走了,喊走就走了……

蝴蝶开始听蒙了,待察觉到这是胡话时,忙推她:妈你醒醒,醒醒。

好不容易把月大嫂摇醒过来,她长长地透了一口气:我怎么在这里呵。

何半音和蝴蝶这才一人架着一只胳膊把她送回家。

蝴蝶不敢晚上再离开家门,就守着神经突然出了问题的母亲。但守住了晚上,守不住白天。老何回来的第二天,月大嫂便跑到老何的院子里,坐在做篾活的老何身边。

老何给月大嫂倒上一杯茶,像以往那样招呼她:今天有空过来坐坐呵。

月大嫂便幽幽地说:你儿子说我们公婆俩一到立春就好了,不会再吵嘴了,可他就这么走了……你们看得出来他要走,怎么还说是好了呢……

老何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老胡也是修到头了。

人都死了,怎么说是好了呢?我还以为他真会变好,不会再去理那个婊子了……

月大嫂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只顾诉说:他年纪还不小,怎么也不该这么早就走了……

老何和半音都觉得这流星巷是住不下去了,只要一经过胡记,心里便不是滋味,更是不敢看月大嫂的眼睛。

半音为这事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为此何半音向蝴蝶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半音说:咳,说到底,错就错在不该看的看了,不该讲的讲了。

第二十九章 走麦城

就在老何父子商量着搬家的时候,郭向阳和心宜开着车到百八十里街来把他们接走了。一起被接走的还有于政委夫妇。看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于长松心情不爽好,儿子和还没有正式名分的儿媳妇要尽一点孝心,让父亲出去散散心。何氏父子作陪,据说这也是于长松的意思。既然是政委有这个意思,老何父子也就只好推辞了。正好他们也想躲避月大嫂,出去走走也好。

他们在省里一个新开辟的旅游点好吃好喝住了四天。这次活动是心宜一个生意上的朋友买的单。本来是安排了玩一个星期的,于政委说这地方比大红山也强不到哪里去,看看也就够了,说花多了人家的钱也不好,便提前回家了。

郭向阳和心宜还准备留他们到省城住几天,但政委不知怎么的归心似箭,坚持要回去,郭如玉本是想逛逛省府的大街的,也只好陪丈夫回家。

车过省城时,心宜让郭向阳送父母回家,却把何氏父子留了下来。他们父子俩还来不及说什么,就被心宜香气扑鼻不由分说地塞上了另外一辆车。

心宜把何氏父子安排在圣米斯德大酒店入住,一进房间,何半音忙于翻看房里配的报纸和杂志。老何随手拿起一张精致的卡片,一看上面的房间标价,吓了一跳:标间六百元。还有更吓人的在后头。他们三个人在心宜和郭向阳爱去的地方吃了一顿便饭,只上了几道菜,他们看到心宜结账时竟点出去八张一百元面额的老人头。

老何说:心宜你也真是的,我们又不是外人,真是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你还是不了解我们这一行。当年我师傅说过,要学这个便要能过清苦的日子,就像那修行的和尚差不多,我试过,要是在那些吵闹的地方,豪华的地方,我什么也干不了,脑子里是空空的。

眼见床头柜上的时钟已指向了十点半。老何就

说:心宜你回去休息吧,今天你忙了一整天。

心宜:没事,也难得陪陪你们。

老何:心宜,你也不是外人了,我想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我说吧。

心宜:这事呢,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对于我和郭向阳来说是件大事。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我怎么也看不透他。我知道你们是得过高人真传的,要是方便的话,想借你们的慧眼看一眼,看看此人好不好合作,让我们心里有一点点底。

老何:你要是做的大生意,可不能随便哪。要是我们能预测生意成败,我们早就发大财了,怎么会干这个?

心宜:你们不必有顾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就像平时给一般人看那样便行,越是放松随意才好。我是坚信你们的,信则有则灵,对吧。

老何:既然是这样,就试试吧。不过我们不像你讲的那么有本事。

心宜:谢谢了,我能掂出你们的分量。好吧,话就说到这吧,早点休息。心宜看看时钟,起身就告辞了。

老何把心宜送到电梯口。回房间时,半音对父亲说:爸,我想你是犯忌了。

老何听这话不由得一惊:我犯忌了?

你不该主动找活干。

我主动了吗?

你刚才不是在启发心宜,要她把话说出来吗?一副要帮她办点事、报答她的好处的样子。

老何一拍脑袋,冷汗就冒了出来:哎呀,我大不该喝那几杯红酒的,这酒兴一来,人一冲动,这嘴巴就守不住了。我常常告诫你要注意守紧嘴巴,结果自己又守不住……

第二天早晨,心宜公司的一个女孩子来要何氏父子的身份证,说是给他们订飞机票。

老何说:心宜可是没有说要到外面去啊?

半音道:有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昨天我就想了,心宜这次对我们表示出空前的客气,她要我们办的事绝不会像她讲的那么轻松随便。

来不及何氏父子多想什么,也没有等到郭向阳送他父母回来,老何和半音就按照心宜的安排,坐上了南下的飞机——这是他们第一次开洋荤坐飞机。

陪同何氏父子南下的是原来给刘铁开车的司机小牟。

小牟说:是这么安排的,你们看合适不合适。真正的任务是在今晚饭前,我陪你们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开一个小会,然后吃个饭,工作就算干完了,我们就可以走人了。办完事,心总还安排了几天的活动,主要的活动都安排在海边,你们没有看过

海,这次你们可要好好的到海里去泡一泡。

老何说:先说正事吧,我们什么都不懂,话也听不懂,参加活动方便吗?

小牟:你们不需要听得懂话,就坐在下面看看心总请你们看的那个人,听听他讲话。

半音:心总这么懂,还叫我们来干什么。

小牟:做生意你们不如她,看相她怎能和你们比?就算是心总懂,也要请更懂的来看看,她认为你们是更懂的。

到何氏父子在南方这个繁华都市正式出场的时候了。小牟带他们在美发店整理好了头发,穿上了小牟新买的衣服,出发去完成一个不同寻常的任务。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来:被打点得有模有样的何氏父子并没有因能够来到大地方大显身手而踌躇满志,脸上反倒添了几分小心和忧虑。

在路上,小牟说:我们今天去看的人,叫做“意大利”。

老何说:是个外国人啊?洋人和中国人长得不一样,看法也会不一样。

小牟:他是个中国人,还是我们本省的人,在这边发展,不晓得怎么取了个外国名字。这次我们去参加的是一个高端集会,“意大利”会来,心总说只能是请你们在会场上看看他,能看出个什么程度,就看个什么程度,会一散我们就走。

小牟领着何氏父子来到一个富丽堂皇的会所。厅里坐着三四十个人,看上去都是有身份的人。幸好小牟把何氏父子装扮了一番,总算能勉强混杂其中,不至于太刺眼。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豪华的场面,才进去不到几分钟,老何父子便觉眼花缭乱,呼吸紧促,脑壳里像钻进了蜜蜂一样的嗡嗡叫个不停,他们赶紧闭目静养,努力排除干扰,待会好办正事。

一会儿掌声响起,五六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高大汉簇拥着一个微胖的男子走了进来,这时厅里的人一齐起立致敬。

小牟忙推了推闭着眼睛的何氏父子,小声说:喂,快看,中间那个胖子,就是“意大利”。

小牟陪着何氏父子坐在第二排,“意大利”一出来,他们就看得清清楚楚。

也就在这个时候,老何看见儿子的脸色惨白,半音也看见父亲一脸的汗。一会儿半音拉了拉父亲的衣角,悄悄的贴着父亲的耳朵说:等一下,我、我出去解手,你、你也出来解手。

待大家坐好了,那个会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意大利”开始演讲,他说的是广东话,何氏父子一句也听不懂。

还只讲了两三分钟,掌声响起。趁着场子里乱,何半音猫着腰迅速离席去了厕所。一分钟后,老何

也猫着腰轻轻离座。起身时,老何看了看小牟,小牟正专注于听,好像没有注意他们。

他们顺着厕所旁边一条过道一直往前跑,一会儿看到楼梯口了,他们不敢坐电梯,顺着楼梯往下跑,一阵乱跑之后仍旧找不到出口,好在碰上了个保安,才把他们带出昏暗的地下室。

半音拦了一辆的士。告诉司机:去广州火车站!

一直到的士驶离了这个会所,行进在田野之间,何氏父子的心跳才慢慢平和下来。

下一步怎么办?

回家,越快越好。

车到广州火车站,半音带着父亲直奔售票处。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各处的灯光齐刷刷地亮起来,将车站广场洗照得俨如白昼。这时何半音突然发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红色的小轿车,车屁股上贴着一个张牙舞爪的半人半兽的大力士像,这很像昨天来接他们的那辆车。只见车上下来三四个高大的汉子夹在中间下来的竟是小牟。这几条大汉便是两个多钟头前所见到的那个“意大利”的保镖。

事情的严重程度便不必言说了。

何半音忙拉着父亲停了下来,说:爸你看。半音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一点哆嗦。老何也看到了这一幕。

在这危急之时,老何反而十分镇定了。借着夜幕,父子俩猫着腰,在停车坪密集的汽车掩护下匆匆离开了广州火车站。

老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儿子呵,想不到,我们经常帮人家指点迷津,推测祸福,而如今,连自身都保不住。看样子,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

半音:是的,汽车火车都不能坐了。

老何:看来我们只能走路回家了。我们身上只剩下三百二十八块钱了。当初是心宜请我们出去玩,没想到要带钱。这次我们可是被心宜给害苦了。

天放亮的时候,他们走到了广州市的郊区,看到田野了,看到西瓜地了,看到农民了,他们这才放心。他们在一口鱼塘边洗了脸,在离鱼塘不远的一家路边小店吃了一碗汤面。小店旁有几条供过往行人坐的板凳,他们倒在凳子上睡了一阵。广东深秋的天气还没有凉意,这给他们的行程带来了不少方便。

那时候从广东往北走还没有高速公路,仅有一条国道,他们不敢沿国道行走,假如人家真要来抓人的话就太方便了。他们走的县道和乡村公路,一天走个百二三十里并不觉得累。照这个速度走下去,半音计算了一下,花个十二天时间便能够走到省城,到了省城找到郭向阳就好办了。

身上只剩下二百八十九块钱了,可不敢住店,

好在气候好,随便找个屋檐,只要躲开露水就可以安然入睡。往北走出五六天后,便感到夜半的凉意了,不敢再在野外睡,便只有走夜路,白天在太阳下面睡觉。尽管这般一分一角的省着花,还只走了七天,二百八十九块钱就所剩无几了。

当叫花子去讨是干不了的,就是饿死也不会干。他们想边走边看相捞点收入来维持局面,老何在路边捡了一只纸盒,做了一个小招牌,再讨了笔墨,叫半音写下“看相测字”四个字,在一个小镇上的热闹处摆起了地摊。生意倒也有,刚放下招牌便有人来求教,但是他们听不懂广东话,广佬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的这门手艺,在这里就兑不到饭吃了。

他们也想过打电话求援,要是能联系上刘铁、于政委和郭向阳,他们就有救了,可是以往他们很少使用电话。老何不晓得任何人的电话,何半音的记忆中倒还是藏着一个号码,那便是胡记店子的号码。在一个小镇上,半音拨了两次胡记的电话,但都是无人接听。看来指望电话帮忙已无希望了。

一日傍晚,他们在一个镇上的小旅馆前路过,猛地听到有人讲话里夹杂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见是出自一个做服务员的女子口中。父子俩便身不由己一脚就跨进门去,当即就和那年轻女子讲起了家乡话。

原来这女子在这附近乡中有远房亲戚,便嫁到这里来了,她是来这个小旅馆里打工的。几天来总算碰上了个说话能听懂的,老何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便说:姑娘,我给你看看相吧。

我没有钱。

先不谈钱,我随便给你讲几点,你看说得准不准。你呀,家有五姊妹,三男二女,其中一个少年夭折。你五岁时有水难,怕是掉到河里了。你十五岁就要离乡别祖出远门。你嫁的丈夫嘴钝心细,外柔内刚,出得力但受不得气,对你好,能够白头到老。你头胎生的应是个女孩,先开花后结果才好,可不要看不起这个女孩呵,今后可比一般的男子顶用多了,莫怪我说得直,头胎要是个男孩,真还难得带成人。就讲这么多吧。你看说得准不准?

女子当即就张大了嘴巴,将眼睛瞪得铜铃大:真准真准,我那头胎就是个男孩,生下来三天就坏了,我那婆婆哭了三天三夜。

说着就殷勤地泡上了茶。并开始打量他们父子俩,当看到他们的狼狈样子时,便问:你们这是……好像逃难的一样。

老何说:真是不好意思,跟逃难也差不多了。

女子:这样吧,我也帮不到你们,今天老板都走了,留我守屋,你们哪,就在这里吃晚饭,在这里睡

个觉,洗个澡。

老何:这……太麻烦你了。

女子说:这有什么麻烦,我也要吃饭的,多煮一碗米就是。别讲客气了,我这就给你们去烧洗澡水。

好不易争取到了一个机会,也就不能放过了,这何尝又不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就这样,何氏父子一个星期以来总算洗了一个好澡,扎扎实实刷了一次牙,睡上了一个好觉,吃了一顿热饭。

那女子看来真是身无分文,临走时她到旁边一个摊子上赊了一袋馒头给他们。吃饱睡足后还有一袋馒头垫底,父子俩便脚力倍增,就有了一阵好走。这一天一夜的工夫,马不停蹄走到第二天太阳升起一杆高,他们便走了一百九十里。半音看看地图,这应是本省管辖的地方了,便长长地透了一口气,因不会再有语言交流的障碍,便有了一种回乡的感觉。

何半音找了个清静的地方来进一步研究回家的路线,老何坐在热闹的地方摆地摊。不一会儿,何半音打探出:如果有钱搭车,最迟明天晚上可以直接回到百八十里街。如果是步行,抄近道还要两天才能走到省城。才到下午四点钟,这个山区集镇上赶集的人便走光了,老何也只好收摊重新上路。老何的收入不乐观,还不能支持搭车回家的方案。他一共才看了五个相,一个给了十三块三毛钱,其余的都只给了三块三。老何买了一斤茴饼,一对电池,两瓶水,便和儿子继续上路,他们又准备走夜路。

天蒙蒙亮时,他们来到一个很大的集镇。就近有一个自由市场,简单的钢架子托着水泥纤维瓦,勉强可以遮风挡雨。有一个角落散落着稻草和干的湿的牛粪,善看牛相的何氏父子一看便知这是一个买卖牛的地方,这种牛粪夹杂着稻草的气味对他们来说不仅熟悉而且亲切,这也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之一。

远远的有一个看牛的老人在田边经过,他手里有烟火在闪烁,老何忙抓了一把干稻草,找那老人讨了个火种,然后他们捡了点牛粪,烧起一堆火,父子俩便背靠着钢管,找了些稻草当坐垫,围火而坐打瞌睡,还有两天便是霜降,广东那边还穿着单衣薄裤,而这面的山区却要借火御寒了。

何氏父子是被牛叫声唤醒的。待他们醒过来时,身边已经站着几头牛,买牛的和卖牛的都穿着夹衣甚至是薄棉袄。牛粪火早已熄灭,仅穿着两件衣服的何了凡冻得发抖,一见人家穿得那么暖和,更觉寒颤难耐,儿子已经在借跑跳热身,老何却站不起来了,旁边有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汉子便拉了他一把。

汉子说:老兄你也穿得太少了吧。

老何说:是穿得少了一点。

那汉子从腰里取下一只水壶,拧开盖子,一股酒气就冲了出来,老何一下子就被这种美妙无比的气味冲击得热血沸腾,满脸的菜色顿时有了光泽,他已经很多天没有闻到酒气了。那汉子显然是一个资深的酒徒,他从老何的表情和气色骤变中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个道中人。汉子喝了一口酒,用手抹一抹壶口,递给老何,说:兄弟,来一口,解解风寒。

老何不客气地接过来,迫不及待地深深地吸了一口,像过去在胡记喝酒一样,他仰起头,闭上眼睛,憋住气,将那酒十分珍爱的吞到肚子的最深处。

见老何那般虔诚地和他分享美味,汉子就开心了,便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将起来,有酒作媒,话也就亲热了许多,如酒一般的浓酽。

话题当然是与牛有关,那汉子今天是来买牛的,他家的牛是一条在他们家生活了几十年的老牛,秋耕上岸时它像灯火一样耗尽了最后一滴油,悄悄地离开了牛世。他有个90岁的老父亲,自从这条跟了他几十年的老伙计走后,老人家寝卧不安,食不甘味,怎么劝也无济于事,看来唯有再买一条牛给他作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汉子说:我那大崽,是他爷爷带大的,他说这买牛的钱由他来出。他在深圳做油漆匠,赚了点钱。

老何听了这话很感动。

说着话太阳就升起了老高,一会儿工夫,就有十几头牛被牵到了市场里,买牛的卖牛的便热闹起来。那汉子告别老何,在牛堆里开始转悠。

在牛市旁边的一个熟食摊子上,何氏父子要了两份炒米粉,老何一边吃,一边就盯着牛市看,他要看看这个萍水相逢的大方爽快的酒友,会有怎样的眼力,买回去一头怎样的牛。

这时老何看见他的酒友看上了一头褐黄色的牛牯子,大概已经开始和牛主人讲价了。老何一见此牛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了一口酒的交情,不由自主地便走了过去,要制止这宗交易,他拍了拍那汉子的肩膀:兄弟,你那酒还有不有?

汉子反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便解下腰带上的酒壶,递给老何:莫客气,想喝就喝吧。他连老何的眼睛都没有看一下,这就使老何慌张了,便在他屁股上狠狠地捏了一下,汉子这才明白过来。

老何回到吃粉的地方开始喝酒,那汉子也跟了过来。

老何说:就凭了兄弟你这口酒,我要多一句嘴,我劝你不要买那头牛。

汉子说:我看这牛角宽、胸宽、臀宽,口紧、身紧、爪子紧、尾巴紧,舌如纹子、牙如锉子……

不待那汉子背完看牛口诀,老何把嘴巴附到那

汉子的耳朵上:那是一头凶牛,凶牛可是会弄出人命来的,不然人家也不会牵出来便宜卖掉。

汉子:看来兄弟是相牛的高手,你给我挑一条牛吧,我相信你,师傅钱我还是要付的。

老何说:不瞒兄弟,今天我赚不到你的钱,到现在为止这市场里还没有好牛,我可不能蒙你。你还是等等吧,要么找个真正懂的下次陪你来。

告别那汉子后,老何不无后悔地说:要是今天市上有好牛,我们就能够买两张车票坐车回家了。

半音说:天不帮忙,牛也不帮忙,就只有走路的命了。

老何说:命里该有此一难,躲都躲不了的,不过也快走完了,天无绝人之路。

还是应了那句话:看人容易看己难。老何给人推测祸福几十年,终究没有能帮上自己的忙,就在他们走出牛市不远时,祸事发生了——一辆单车驮着一个人,飞也似的冲了过来,这时走在前面的何半音听见了不祥的响声,回头一看,只见单车后座上的人狠狠地朝他父亲的肚子上踢了一脚,随着父亲的应声倒地,单车上的两个人连车带人一齐倒在父亲的身上。

这惊人的一幕令半音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由得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何半音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恶事。

压在老何身上的人爬起来朝老何身上一顿乱踢。何半音猛地清醒过来,这个孱弱的从来没有打过架的单瘦男子,从地上抓起两块锋利的石块,血红着眼睛朝那两人扑过去。有言道:会打的怕不要命的。那两人见势不妙,赶紧扶起单车就撤。那踢人的边走边骂:老东西,记住了,出门在外,要守住自己的嘴巴……

何半音看出来:打人者就是市场里那个卖牛的人。

因何半音的呼唤,马上招来一些人,其中就有老何帮过的那个酒友。

一切都明白了,老何不该多嘴影响人家的生意。

那个心怀愧疚的汉子要送老何去镇上的医院。因没有外伤,被老何拒绝了。老何趁人不注意,往草丛里吐了一口血,只有他自己明白他伤得有多重,他只想快点回家。

那汉子后来买了两张车票和一些吃的,把何氏父子送上了开往了丁县的公共汽车。

第三十章 风扫落叶各自飘

就在何氏父子随着小牟进入千里之外的那个豪华会所时,心宜就静候在电话机旁,不无焦虑地等待那边传来她所需要的消息。

在何氏父子出逃的第一时间里，小牟还在认真聆听着“意大利”的演讲。他想和老何说点什么，一侧脸，父子俩不见了，开始以为是上厕所去了，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回，他赶忙起身去厕所找人。当厕所里也找不到人时，他就慌了，马上给心宜打电话。

电话铃声只响了一下，心宜就拿起了话筒，问：怎么样，还正常吗？

小牟：心总，不好了，他们不见了！

他们看到了“意大利”吗？

看到了。开始讲话时，他们还在，没听几句他们就……

心宜打断他的话：我晓得了。小牟你不要进会场了，赶快跑，先找个破地方躲起来，越破越好，听到了吗？

好的，我……

这时心宜听到小牟发出一声很难听的声音，他的嘴巴八成被人捂住了。

这时心宜知道闯下大祸了。

心宜忙叫郭向阳去圣米斯德订一个套间并安排一桌饭。待向阳走后，心宜就关上门，开始紧张地打电话通知人议事。

当何氏父子坐在出租车上往广州火车站逃窜时，心宜便匆匆来到了圣米斯德。趁着吃饭的客人还没有来，她异常冷静不容置疑地对郭向阳说：你现在赶紧回去，十五分钟后有一个搬家公司就会来，你尽量把家里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今晚连夜回百八十里街去，暂时不要到省里来。回去后，要是政府方面的人问你，这些年来和我一起干了些什么事，你都如实地讲出来，不要隐瞒，讲出来了，对你就有好处。告诉你，老何他们出了点事，其他的你都不要问。你也不要管我，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我会去找你的。快走吧，快走！

郭向阳知事情严重，他连一句和心宜告别的话也没有说，跑下楼去打个的就走了。郭向阳来不及多想什么，赶紧回去搬东西，能拿走的尽量拿走，从心宜的口气里可以听出来，这屋里的东西，也许明天就不属于自己了。

待郭向阳赶到家，心宜约定的搬家公司的人和车也就到了。他和心宜住的这套房子不大，郭向阳看着快要搬空的房子，猛地想起心宜一直不考虑改善环境，是不是预感到了会有守不住家业的这一天？晚上，向阳给他妈和刘铁分别打了个电话。

凌晨四点半，郭向阳押着这一车东西，悄悄地回到了百八十里街。他没有将东西运到县政府的家里，他让他妈给找了个安置的地方，郭如玉也不愿政委知道这事。

心宜在圣米斯德处理好一应事情后，已是晚上

十二点，这时郭向阳已经押着车子行进在漆黑的公路上。心宜这才给刘铁打电话。

刘铁在乡下跑了一天，正睡得好，埋怨道：什么好事不能明天说？

还是和“意大利”的那宗买卖有关。我只见过一次“意大利”，我还是不放心这个人，我请老何他们父子俩帮我再看看，谁知他们一见“意大利”就吓着了，会没完就跑开了，我派出的代表这一跑，不就露馅了？而且老何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不能公开的。我很担心他们会被“意大利”的人抓住。

刘铁慌了：你怎么能叫他们去呢？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人生地不熟。

老兄，你这都是废话了，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慌张。有不好办法帮他们？

管管你自己的事吧。

这倒是都处理好了。我准备到公安局去躲一躲，“意大利”神通广大，局子里是唯一可以避避锋芒的地方了。方便时你和公安的朱哥余哥他们几个还说说，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把我弄进去……

刘铁知道，这一宿将无眠。因那心宜的事与一些朋友甚至是自己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帮也不行了。

第二天的半晌午，也就是何氏父子走出广州市，在郊区一个池塘边的小店里吃面的时候，郭向阳回家看望父亲，于长松打门球去了。他关上门给他的一个好友打了个电话，这位好友告诉他两个不好的消息：一个是他那已经空空荡荡的房子被司法机关贴上了封条。房子被封是意料之中的事。另一个是心宜自首，这是他想不到的，她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

郭向阳不打算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爸妈，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很想去刘铁说说话，这些年来，他已感到刘铁对心宜的家事和生意上的事，比他这个准丈夫知道的要多得多。

县里四大家还窝在一个院子里办公，郭向阳到政府去找刘铁时，工作人员说他下乡去了。

郭向阳跑到阳山寺烧了一炷香。他和他妈一样，相信相术，却不拜神烧香，他这是第一次虔诚地烧香拜佛，他想请求菩萨保佑何氏父子平安归来、保佑心宜无大碍。这叫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在他六神无主之际，他想抱一下佛脚，大德大量的佛也是能够原谅他的，佛只要能帮，也不会因为他平时不恭敬而不帮他。

郭向阳知道失踪的何家父子迟早会回故乡，他不由自主地走到流星巷35号去看他们，他分明看到了门上的大锁，却还是不甘心地靠着窗户往内看，他还绕到后面去推了推后门，他真希望有人在

里面。老何被弄成这个下场,完全是为了他和心宜的生意,要是真出了什么事,他还不晓得该如何承担责任。

第二天一清早郭向阳就去汽车站等算命测字的师傅,一直等了个把钟头,才等到第一个到的瞎子。师傅让郭向阳在他手里的一圈竹篾片上信手拈出两片来,瞎子一摸竹篾上的卦象,略加推算,便说出六个字:

回得来留不住

向阳问:什么时候可回来?

瞎子道:应是十天之内。

以往郭向阳不大相信这些摆地摊的,但现在他宁可信其有,按照那瞎子的指点,第十天,郭向阳一清早就坐在老汤的面店里,等候老何父子的归来。他在老汤这里吃过早点,又吃过中饭和晚饭,一直等到天黑了,还没有等到他们回来。

在郭向阳走后的两个钟头,何氏父子回到了流星巷35号。这趟才两百多里地的山区公路,他们乘坐的汽车整整走了七个多小时。下车后,老何没有拒绝坐“蓬蓬车”。但下了“蓬蓬车”,他拒绝儿子和老汤扶他,他走完了那几十级台阶,还吃完了老汤送来的一碗汤面。

老何很想喝完最后一口久违了的在他看来天下最好的面汤,但还是没有能抵挡住巨大的疲劳,一歪头就睡死过去。

老何醒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丝浅浅的天光从窗口柔柔的照进来。他不是自己醒过来的,是被人给弄醒的。他感到有一只如钢筋一样坚硬的手卡着他的喉咙,他只能透气,不能出声。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凑到他的眼前,一道手电光照在上面,他看到纸上写着一行字——

记住:你和你儿子什么也没有看到,看到了也不要对任何人说。

借助手电的余光,他看到两个蒙着头脸的人站在他的床前。很快手电熄了,他感到两条大汉像猫一样无声地溜出了屋子。

天亮了,他看见儿子安详地躺在另一张床上,十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的儿子睡得很死,不时还打几声呼噜。那么这一幕是不是一个噩梦呢?老何忙检查了一遍前后两张房门,奇怪的是门仍旧是闭着的。这时他看到饭桌上,菜刀下面压着一叠钞票,至少也有一万块钱,这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情了。不难推测:那个叫做“意大利”的人很在乎他们的存在。

老何打算收拾一下房间,然后叫醒儿子,一起到老汤店里吃面。但老何拿起扫把,还没有扫出一张床的位置来,顿觉胸腹疼痛,顷间全身酥软,大汗淋漓,没有一点力气,他忙摸到床上,躺

了下来。

老何再次睡着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师傅寅斋公叫他到大红山阴山寺去,老何对师傅说他有伤在身,恐怕走不到大红山了,师傅说能走到。老何还想和师傅多说一会儿话,但师傅已飘然而去,这样他就从梦中醒过来了。就从这一刻起,老何满脑子便被大红山的一切给占据了,他熟悉的大红山的山峦、溪水、树木、岩头以及古老而残缺的阴山寺,一一生动地浮现在眼前,一股热气就袭上了丹田,慢慢地向上升腾,他猛地感到有力气了,爬起来试走了几步,果然有了脚力。他毫不怀疑,这便是师傅的召唤,便是师傅赐予他的力量,他应尽快把梦幻变成现实,他的想法就非常坚定了:立即上山。

他坚决地推醒了儿子。对儿子说:我要上大红山。

何半音听此言,吃惊不小,忙问:爸你不是说梦话吧。

老何:正是梦话。你外公托了个梦给我,叫我去上大红山。

那……我去请劳力,找一顶轿子,我可背你不起。

不用,我能走,你外公说我走。

爸你还是在说梦话,你可伤得不轻。

儿子,我不是在说胡话,我现在就想走,我真的能走。

老何不再说什么,便开始收拾东西。见父亲确实不像是糊涂了,半音也赶紧爬起来,做再一次长途跋涉的准备。他晓得父亲的性情,说干什么,是一定要干的。

父子俩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就出发了,他们要去赶开往十八里镇的班车。天还很早,流星巷大多数人家还关着门在睡懒觉。老汤面馆的屋顶上开始冒热气了,但店门还没有打开。路过老汤那里时,儿子问是不是要告诉一下老汤,还有于政委和刘县长他们,老何说不必了,自己的事,不必告诉别人,莫给别人添麻烦。

当班车开出了丁县城时,百八十里街没有任何人晓得何氏父子的行踪。

老汤有个堂弟是医院里的医生,昨晚何半音请老汤帮忙找他堂弟,给看看父亲的伤,老汤说行,说明天吃完面就去医院。老汤见那父子俩疲惫不堪,连脚都没有洗就上床睡觉了,就想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再去叫他们。待很晏了还不见人下来吃面,便上去叫他们,看到的却是铁将军把门。

郭向阳为了验证那个瞎子的卦言,吃过早点之后又来到了流星巷,他碰到了正在那小院里发呆的老汤。听说何氏父子如那瞎子的卦象所言顺利归

来,心便落下来了。当听说他们又走了,顿感不安,当即就和老汤到他们可能去的地方寻找,先是到的医院,后又找到菜市场、汽车站、阳山寺,结果还是无功而返。

第三十一章 烟飞火灭在净土

何了凡对着镜子不止一次看过自己的面相,怎么看也觉得能活出八十五岁来,但他没有闯过六十五岁这一关。他到大红山的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何了凡死时肚子肿得很大。后来据老汤的堂弟分析,他是被人踢破了脾脏,腹腔积血,重伤而亡。

何了凡回到流星巷35号就已经耗尽了精气,因一个梦的召唤,却能够像一个充了气的皮球一样,回光返照,鼓足最后的一点力量,走到了梦指引他要去的地方。

平时父子俩走路总有说不完的话。何半音给别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但和父亲单独在一起却是判若两人。但这趟行程,是父子俩唯一的沉默的旅程。父亲一声不吭,儿子感觉到父亲是在强撑着赶路。半音也不同父亲说话,生怕他一旦泄了气,倒在路边上,再也站不起来,他想他要赶到阴山寺去,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正如儿子估计的那样,何了凡一踏进阴山寺的山门便瘫软在地,泄掉了最后一点力气,再也没有站起来过。这时天已黑尽,一个叫大释的和尚把何了凡接到他住的半间禅房里,让他平躺在他那用石块做床脚、用树枝当铺板、用茅草作垫絮的床上。这时了凡虽已孱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喝水的力气也没有了,但他却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十分安宁平静,他用温情脉脉的目光紧紧拥抱着大释的脸。大释闭目垂头,坐在床边,敲着木鱼,轻声替他念着经。一支蜡烛的火苗子被墙缝里透进来的风吹得东倒西歪,大释如剪影一般静穆,额头上几根长长的眉毛如夜海中游荡的银针。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间或有一声嘁嘁的鸟叫,那是调皮而贪玩的鸟在寻找家。大释的木鱼声似是要把夜抚得更黑更静。何半音本是要强打着精神陪着父亲的,但还是无法抵挡那如浪一样扑来的疲惫,这可是集结了十来天长途奔波的疲惫,他最终还是被浪淹没……

半音醒来的时候,太阳从破残的墙洞里照进房来,床上已经没有了父亲。半音忙往屋外冲。但他刚到门口,便被两个居士给拦住了。只见庙堂的前坪里,一堆乱石上,铺着厚厚的干柴,父亲已经躺在柴堆上了。有五六位僧人,穿着破旧的长衫,双手合十,围着柴堆转着圈,念着经。半音的泪水便像山泉一样汨汨地流了出来。他想喊,但他的嘴巴

早已被居士们捂住了。一个居士说:千万千万不能出声,你父亲走的是个好时辰,入的神道,可上天堂,大师们正在送他,你要是一喊,把他又喊回来了,就不好了。

就这样,何半音被好心的人拉着膀子,捂着嘴,看着干柴被点燃,父亲随火升上了居士们认为的天堂。父亲拒绝求医、不告诉他的两个女儿、不打算告别亲朋好友,却选择在阴山寺、躺在一个和尚的怀里了结生命,这可是一个难解之谜。

一直到三年后,他才弄明白内中奥秘。

父亲谢世后,何半音不打算再去流星巷35号居住——这也是父亲临终前唯一的口头遗嘱。老何到死也没有把“意大利”的恐吓告诉儿子,老何认为儿子会经不起惊吓的。

何半音在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后,来县里看了看老汤和于政委,便背着一个包袱回到了十八里铺的老家。父亲的死太突然,他很长时间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不敢再看一眼带着父亲体温的物件,睹物思情,那样他会很难受。老汤来帮半音收拾东西,何半音请老汤转告和感谢多年来供着他和他父亲的那些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人们。

回家后,隔壁邻居丝姐一头一脸灰地给他那尘封已久的老房子打扫卫生。

何半音大为不解,问丝姐:你怎么晓得我要回来住?

丝姐说:有人来找过我,问我愿不愿意给你做保姆,我说保姆不做,难听死了,帮忙可以。以后你的生活就交给我来帮忙打理了。

丝姐的丈夫四年前去大红山林场搞副业时,上山砍树不慎被倒下来的树压死了。那时候她的小儿子还只有两岁,大的也还只满七岁,其状惨不忍睹。当时何氏父子正好回来了,他们每年都要回老家来看两三次。何了凡打算给丝姐一点经济上的援助,但被丝姐坚决谢绝。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埋怨老何:我们也是几十年的老邻土居了,都讲你们父子两个看相测字是如何的了不起,都在县里买了房子开馆子了,在县里省里都做出很大的名声了,既然这么有本事,左邻右舍开门相见这么方便,怎么就不给我丈夫看一看,指点指点?要是早指点了,他就会注意一些啊,什么时候要出事,他就不要上山去了啊……因这事,丝姐深深地责怪着何氏父子,这令何氏父子哭笑不得。

有一次老何在于政委家里谈天,兴致很好地谈到十八里铺,老何便讲到了丝姐家的事。政委记得这个粗手大脚的很会做事的女子,也吃过她做的菜,便主动说 he 去找找大红山林场的人,看能不能给她和孩子解决点困难,县长出了面的事当然会解决得很体面。这事后来丝姐知道了,便记下了这一

第三十二章 求半

份人情。何氏父子不在家时,她就悄悄地替他们看着屋子,还叫她的狗像看守自家东西一样,将他们的也一并给看了,这么多年来,就没有让他们的房子和房前屋后的树木遭到一点损害。

过去何了凡替半音做的一切,现在都由丝姐来完成,何半音过的依然是饭来伸手、茶来张口的生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何半音与世隔绝,沉缅于怀念父亲而不可自拔,他吃过早饭后就出了门,漫无边际地山中闲逛,脑子里就浮现着和父亲相处的种种细节。后来丝姐凭嗓门已无法找到他,便想出一个办法来:让狗跟着他,到了吃饭的时候,丝姐打一声尖锐的口哨,几里外的狗也能听得见,这样狗就会拉扯着半音回来。

晚上的情形更糟糕,半音觉得父亲离他更近,他一晚上要惊醒过来好几次。他家与丝姐家仅一墙之隔,墙的上半部还是木板的,半音的大呼小叫令那睡眠很好的丝姐都无法入睡。三晚五晚尚可忍受,再往下重复就受不了了。丝姐索性就在半音房里架上一张床,过来守着他,一听到他开始喘粗气准备大叫便及时把他推醒。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老何满“五七”后才宣告结束,丝姐才搬回去住。

老何满“五七”时,何半音备下了一应祭拜物品,进山去给父亲烧香,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力气拿动这些连一个小孩子也能拿动的东西了,便请丝姐一路同行。这一趟行程走得非常艰难,一路歇歇停停,三个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五个小时。

阴山寺原是一座很大的庙宇,曾经拥有几十间房子和数十名僧侣。可惜历遭劫难,到现在还只保存恢复了不到十分之一的禅房。在一处残垣的正墙下,寺里的僧人给满“五七”的何了凡设了个灵位,供何半音来祭拜。

待半音和丝姐赶到时,已经有人来此祭拜过了,地上的爆竹屑和纸灰还在冒着热气。半音问大释师傅是谁跑这么远来祭拜了他的父亲,他要记下人家的好处才是。大释摇头,以一声“阿弥陀佛”代替了所有的回答。

何半音祭拜过父亲后不久,刘铁和郭向阳陪着政委来到了何了凡的灵前。如果不是和何了凡情深意长,一条半腿的于长松如何能走完这么艰难的路途?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政委一见只剩下“何氏了凡之灵位”几个字的木牌子,不禁失声痛哭,这个死里逃生的硬汉子,恐怕是头一次这般流泪。郭向阳也泪如雨下,跪伏在地上久久不肯起来。

当一行祭拜的人离开阴山寺后,大释和尚把那块灵牌扔到火里烧了。

这晚何半音鼾声大作,睡了三十五天来的第一个好觉,父子俩算是作了最后的告别。

何半音满三十五岁进三十六岁这天,也是何了凡辞世的第三个月,丝姐做了几个菜,替半音过生日。山里人很注重人生中的三十六岁,说这一年是一生中的鬼门关,在这一年中,人们都会过得很小心,好像这是一生中体质最弱的时候,容易中邪染病。为了避邪保平安,在这一年中,有一点条件的,都要穿红短裤,系红腰带。何半音不在乎这些,倒是丝姐很在乎,吃生日饭的时候,丝姐还送了他两条红短裤,是她亲手缝制的。

正吃着饭,外面有人喊着何半音的名字。丝姐出去答应,见两个穿着灰衣灰裤、裹着灰色绑腿的人站在了门口。问清了是何半音家,便交给丝姐一个小布包,嘱道:请把这个交给何半音,就说是阴山寺的大释和尚让带给他的。说着就匆匆走了。

听到大释的名字,半音就冲了出来。他忙从丝姐手中接过那布包,躲进房中,关上门,慢慢打开,只见里面包着一根红腰带,还有一个小布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吾儿谨记:音留半是大音,财折半即安财。

一看便知是父亲的笔迹。在他进三十六岁这天,让人带来这两件东西,可见父亲的良苦用心,临死前还记着他生命中最关键的生日,半音的眼泪不由自主便流了下来。

何半音把父亲的遗嘱小心叠了,放在堂屋正中神龛上的香炉下,那里供奉着何了凡的遗像,他是会牢记父亲临终善言的。

自从何半音决定离开流星巷35号时,便马上有人要请他出山。当他把门钥匙交给老汤,请他交给那位很多年来给他们提供资助的好心人时,老汤就说:有个老板昨天好晏还坐在我那店子里,他想要请你去做他的“星相顾问”,去省里省外办公都行,全国好多地方都有他们的公司。

半音苦笑道:如今还有这样的顾问啊?

何氏父子正是去给心宜谋利益而弄得家破人亡的,这个阴影,会笼罩何半音一辈子,他是再也不会接受如此的邀请了。

父亲死后,阴山寺的大释和尚送给了他几本书,都是他老人家用蝇头小楷抄写出来的,何半音打算安安静静的在十八里铺读一读大释的这几本书。这里没有半点干扰,好读书。生活上他习惯了丝姐的照顾,就像离不开父亲一样,特别是那种如涓涓细流一般的女性的细腻和柔情,他很需要这种安慰,这也是他打算在老家暂时住下来的原因之一。

在何了凡谢世不久,本寂和尚也宣布他不给人看相了,不知本寂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受了何了凡事

件的影响。关于何了凡的不幸遭遇,深居简出的本寂竟了解得很清楚。自此以后,他便取消了给人看相的节目。

本寂放弃看相之后,开始学看风水。他有一个佛学院的同学在这方面很有造诣,这个同学在西南一家有名的寺庙里当主持,他过去住了三个月,关门学艺,又带回来几大包他那同学用过的风水方面的书籍,昼夜研习,圈圈点点,还做了不少笔记,看那决心和钻劲,学成一个风水学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正所谓:夜路走得多,难免不碰鬼。连何了凡这样的高手,看相终究还是看出麻烦来了,本寂借前车之鉴,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可谓明智。

了丁县星相学界处于高端地位的本寂和面向大众的何氏父子相继改行和关门,令许多业内人士深感遗憾。

一年之后,本寂正式出山看风水。这时流传在民间的说法是他在四川峨眉山上得了百岁老道的真传,而不是佛学院同学的指点。时间不再是三个月,而是学道多年。

何半音离开百八十里街并无隐退的意思,他不像本寂那样能够出入随意、进退自由、左右逢源,他还是得依赖他的手艺来谋生,经此一难之后,他更加明白了父亲常说的“手艺钱万年”的重要和可靠,不是靠自己的手艺赚来的好处是不可以白得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难怪父亲到了晚年,还要把那丢弃多年的篾匠活捡起来。他反复研究父亲的遗嘱,将父亲那意味深长并不通俗上口的句子浓缩成两个字:

求半

求半,是守本分,是知足,是随缘,是戒贪念,是拒奢华,是甘居中游,是不偏不倚。

当初外公赐他这么一个名字,把所有的人生道理都镶嵌在名字里了,也暗示了他的命运布局不过是一个手艺人,与大富大贵无关。

待何半音慢慢领悟过父亲临终遗言的良苦用心后,他就从无边的思念中解脱出来了,开始考虑应如何面对独自的生活,父亲这根拐杖,是不能再支撑他了。

于政委和郭向阳诚心诚意地邀请他和他们一起去生活……何半音委婉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怎么落魄也不至于寄人篱下。自由、独立、无拘无束、为所欲为的生活,是他最向往的。

何半音反复权衡利弊后,觉得住着自己的房子,享受着丝姐的照顾,是眼下唯一的选择。安下心来后,他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喂猪。

他问丝姐:你想不想赚点钱?

丝姐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钱。

你会不会喂猪?

丝姐一笑:农村女子不会喂猪,那还会干什么。

那你怎么不喂几头猪?

如今喂猪没有钱赚。

不,你是不会喂猪,所以没有钱赚。

你跟我学喂猪吧,我包你赚钱。

你会喂猪?

会不会,到时候再看。这样吧,我出成本,出眼力,你出劳力,赚的钱,对半开。

慢慢,用眼力可以把猪喂大啊?

不会喂猪的人用手来喂,会喂的人用眼睛喂。

丝姐不再怀疑何半音:好的,我跟着你干,我还要送两个崽读书呢,就指望着跟着你赚点钱,我不怕出力,就怕没钱赚。

说干就干,当天就请了几个人开始整修猪栏,丝姐的猪栏只能喂两头猪,需扩大,便往半音屋后边的菜地里扩展,只一天半工夫就盖成一个能养三十几头猪的大猪栏。见半音要大干的样子,丝姐就觉得有希望了,凡喂猪的人都晓得,只有上了几十头的规模才能够赚到钱,一头猪要一个人喂,十几二十头猪,一个人也拿得下来,不光是人力、饲料会节约,大量的猪粪还可用来肥庄稼。

第三天是十八里镇赶大集的日子,丝姐很早就把饭做好了,她实在不忍心叫醒还在睡觉的何半音,却也不得不如此。在十八里铺到十八里镇的十八里路上,可以见到不少去赶集的十八里铺人,与他们同行的就有老孔等四五个。人人都肩挑手提自家特产去镇上交易,丝姐带去的是一筐鸡蛋,只有何半音一个人甩着空手,他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本就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闲人。

何半音带着丝姐,在牲猪市场上转了一圈,进了两头母猪、十头仔猪。待把价钱算好了,准备到镇上的农业银行储蓄所取钱,这时老孔和丝姐就拦住了他,说他进猪的钱有人愿意垫付,待今后卖了猪再还。

显而易见,那个要报答他们父子俩的好人,还是锲而不舍、一如既往地暗中关注着他并要支持他的。既然是这样,半音也就只好纳而受之。

暗中帮助何半音的这个人,不光给他垫付资金,还雇了镇上一个兽医,定期上门来给猪打预防针,这样他们的猪就没有喂不好的道理了。眼见得猪栏里的仔猪个个肯长又好养,母猪一胎要放十几只而且是个个成活,丝姐可是从来没有喂过这么顺手的猪,很是高兴,一天到晚喜气洋洋,唱着山歌打着跑子干活。何半音有时也到猪栏里看看,丝姐不让他去,怕他闻不得那气味。

见丝姐的干劲这么足,情绪这么好,半音问她:

用眼睛喂猪强,还是用手喂猪强?

丝姐服气:手再勤快,不如你一眼的功夫。

丝姐这才明白了:猪长得好不好,关键不在会不会喂,而在于猪种好不好!人有几等,官有几品,聪明有种,富贵有根,寿有长短,命有贵贱,猪何尝不是这样?

何半音叹道:看人,不如看猪呵。

说这话时,他又想起父亲,要不是因看人惹出祸来,父亲如今肯定还会活得很好,看看年纪比父亲还大些的老孔,还去山上挑得百把斤东西下来,半音心里就痛。看猪多好,看准了,选好了,它就会乖乖地疯长。

老孔的儿子女儿都到广东打工去了,孙子们在十八里镇上学,周末回来住。老孔的老婆开着十八里铺唯一的一家小店,供应着十八里铺和阴山寺以及大红山林场百个人的日常用品。老孔的店里装着一个固定电话,外面有什么事要找何半音的,便通过老孔家的喊一声。半音交代过老孔家的:如果是联系得比较多的几个朋友的电话,就请她给喊一声。如果是生疏的,就说不在。老孔家的很乐意为何半音服务,她喜好说话,可就是没有人陪她说话,巴不得有机会不断的接听电话。而且何半音决不自让她劳动,她每喊一次电话,他都要付钱的,不受也要给。

何半音很快习惯了这种半封闭的生活,他的生活内容是看看书,漫无目的地乱逛。他也偶尔去县里走一趟,他去县里,一般也就是买点书和报纸回来看,如果要住一晚,就去政委家。他去了,就是政委最高兴的时候,也是郭向阳最高兴的时候。政委高兴的是见到了半音就如同是看到了恩人何了凡。

第三十三章 四两拨千斤

刘铁在何了凡过世后没几天,他就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十八里铺来看过半音。半音心情很不好,刘铁什么安慰的话也没有说,他只对何半音说:希望半音这一段时期不要出去,能够在十八里铺多呆些日子。

半音听不出来刘铁这话有什么意思。

刘铁走的时候,把丝姐叫到一边,说:听说你家的狗通人性?

只要有人谈到她的狗,丝姐的眼睛便放光,她说,县长你还不晓得我这条狗有多重情义,当年我丈夫死在山上,这条跟了他好几年的狗,守在他的坟上,不吃不喝,一定要跟着他去,怎么也叫不回来,后来是用绳子把它拖回来的,结果还是咬断绳子跑到山上去了……

你要告诉你这条狗,这一段时期,可要日夜跟着何半音,紧跟他,他需要保护,你听明白啦?

丝姐觉得县长交代的事一定不是小事,她就把狗抱在怀里,对它说了那番话。自这以后,丝姐家这条叫做花妹的狗,白天寸步不离半音,晚上就睡在他的床下。只有真正的内行,才能够看出来这条个头不高、通身长满花斑点、看上去还有几分斯文的母狗,是一条凶悍勇猛的猎犬。

刘铁还走到老孔的小店里,对老孔家的说:交给你一个任务,要请你帮忙。

老孔不在家,老孔家的忙倒茶递水拿烟:县长你有事尽管吩咐。

刘铁说:下山的路就在你眼皮底下,凡是进山的人,都要经过你的家门口,要是有不像上山干活的、也不像是去大红山敬菩萨的生疏人上来了,你要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是何半音往山下走,你更要打电话给我。

老孔家的脸上便有些紧张:县长,有什么事吗?事不大,却很重要。

刘铁掏出五十块钱,交给老孔家的:我先把电话费预付了,少了以后再补。

老孔家的忙推辞:刘县长你这就小看我们了。

刘铁说:这是我私人的事,你帮我出了力,不能还要你出钱。不过这事,放在你心里就行了,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老孔,这个你做得到的吗?

老孔家的说:别看我嗓门高,我心里还是藏得住事的。

刘铁说:我相信你。

刘铁来过十八里铺的第三天,流星巷面馆的老汤神色慌乱、一头一脸汗跑到十八里铺来找何半音。他一进屋,便找丝姐讨了一桶水,提到后面屋檐下的石板上,把衣服一把脱尽,从头到脚洗刷了一番,然后要了些草纸和三根草香,在老何的灵位下一边烧着,一边高喊着老何的名字,说:老何,面店的老汤来看你了。说着便虔诚地跪下去拜了四拜。

礼毕,半音把老汤请到屋里,问:你有什么急事啊?

老汤说:我晓得你这个时期没有心情办事,但我还是要你办一件急事,你要给我测一个字,我和你们父子俩相处也有十多年了,我可没有请你们办过一次这种事,是不是?

半音:好吧,不讲那些了,你随便说一个字。

老汤:就说一个“急”字吧。

半音便取出一张纸,信手写出四句话来:

说急也急

急也白急

东方白时

自可回归

半音将这纸条交给老汤。老汤没有什么文化,

看不懂,便问:你给我讲讲。

半音道:不用,当事人一看便晓得的。

老汤小心收好,匆匆告别,跌跌撞撞便往外走。

这是何半音在他父亲满“五七”之前,接的唯一的一件活。懂这一行的都知道:这种时候,是不能上门去打扰那戴孝之人的。老汤的事也确实太急了。

在老何满了“五七”之后,人们才晓得:刘铁和老汤这么着急地上山来,办的是同一件事——原来“意大利”派出手下威胁过何了凡之后,知道老何已经作古,但生性多疑的“意大利”左思右想,还是对这事不放心,因那知情人何半音还活着,就有可能把他看到的给讲出去,只要还存在一丝隐患,他就会睡不安稳。“意大利”打算出钱请当地的黑社会来完成他的未尽事宜。

何氏父子千里逃命躲追杀的故事经过加工后,流传得很广,但逝者已去,只好作罢。但好心的人们不会忽视活着的何半音,于是事关半音的安全,还是会通过非常隐蔽的渠道渗透出来。

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刘铁那里。刘铁在第一时间里知道了丁县有黑道上的人接下了“意大利”的活。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地方长官,刘铁都不会袖手旁观。刘铁不想先动用公安。

刘铁毕竟在县里的基层干了那么多年,同学、同事、亲朋戚友到处都是,他不用找公安,让人找到街上的小混混,轻而易举便打听到了接“意大利”的活的人。

刘铁马上找到了流星巷的老汤,他把老汤叫到一个好说话的地方,对老汤说:这些天,你不能再下面了,你要去救一个人。

老汤此生只会下面,也只下过面,一听说要他担当如此重任,脸就发了白:我一双手只拿得动下面的筷子,我能救人?

当刘铁把事关何半音安危的事情说出来后,老汤当即就吓得瘫倒在地。

刘铁忙安慰:莫急莫急,没有那么可怕,这毕竟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还不至于保护不了一个老百姓,只是还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你能干一件事情,你不是有一个小舅子正在砌房子吗?

老汤说:是的。可他砌房子与这事有什么关系?

这事你不要问。这些天,你就去帮你那小舅子砌房子。

现在砌房子都是包给了别人的,不要自己动手。

总还是有要干的活,有自己的人看着,总比没有人看着好。

那倒也是。我能干些什么?

你就盯紧你的小舅子,他一走动,你就马上给

我打电话。

他是不是……

刘铁伸手堵住了他的嘴巴:莫乱猜啊,我说了你不要问,你就尽心尽力干好这一件事,其它事你都不要管。我晓得你和老何他们父子俩感情深,所以叫上了你。

这个事我做不到。

最好是晚上也住到你小舅子家。

他家的老房子拆得稀巴烂,正好要人看守。

刘铁说:这就对了。你收拾一下,马上过去。记住不要慌张呵,你就干这一件很简单的事。

老汤马上回家关门,带上几件衣服,不一会儿就跑到城北的妻弟家帮忙,他老婆为此还表扬了他一番。

刘铁从十八里铺下山来的等二天中午,接到老汤一个电话,说是他小舅子那上小学的儿子失踪了,没有回来吃中饭,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刘铁:你小舅子呢?

老汤:在家坐镇调人,他着急呢,结了四次婚,才生下这个儿子来。

刘铁:现在不讲这个,把人盯紧了。每过一个钟头给我打一个电话。

晚饭后还没有找到这个孩子。老汤告诉刘铁,孩子是真丢了,他那小舅子是真急了,下午晕过去两次。

一个钟头后,老汤又给刘铁打电话:我看不住人了。

刘铁问:怎么啦?

老汤:都乱套了,派了几十个人出去找,还到县电视台打了寻人启事,都没有效果,我老婆叫我去找何半音测个字,看看这孩子还找不找得回来。

你小舅子怎么说?

他说不管是谁,用什么办法,只要是提供了线索,能帮他找回儿子,就是他的恩人,他去做人家的崽都愿意。

刘铁想了想,说:我看这样,你还是答应去找半音。这种时候你不去找人,也说不过去。我明天用车送你到十八里铺的山脚下。

老汤从山上带回来何半音的纸条后,请学校的老师给解了。束手无策的一家人,只好围坐在一起,通晚没睡,等着天亮,等待着何半音讲的奇迹出现。

老汤的小舅子反反复复对他说:姐夫哥,要是你这个朋友说的话兑了现,我一定会帮他的,一定会,要是我说的话不兑现,我就是畜牲,我不得好死。

老汤说:哼,你都火烧眉毛了,还说帮人家。我看你以后少到外面去乱窜些,多管一点儿子。

正如何半音所言,天亮不久,这个九岁的孩子,被另一个大他两岁的孩子给送回了家。那个孩子一年前和他是同学,两人相处得很好,后来那孩子辍学了。前天两人在街上见了,不愿分开,便被邀去那孩子的家里住了两个晚上。

一个天大的虚惊。

这事歪打正着,那“意大利”要算计的人,反而被了丁县的地头蛇很好的保护了起来。

一天夜里,刘铁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你是刘县长吗,你关心的那个人,尽管放心,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他帮了我,我必帮他。只要是在了丁县,就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汗毛……

事情竟是这么一个结局,令刘铁想来啼笑皆非,幸好他没有轻易动用公安,不然事情会弄得很尴尬,或者会弄得很糟糕。

第三十四章 无欲一身轻

刘铁挂职两年期满后,该回省里去了,县里从领导班子到老百姓,都不愿他回去,但谁也不好说挽留的话,人家毕竟还是要奔前程的,不可老窝在乡下。

市里一名刚到任不久的主要领导同志在检查了丁县的工作时,听到了不少干部群众对刘铁的真实反映,经过实地考察,对刘铁的工作很满意,他当着一些干部群众的面对刘铁说:真是委屈你了刘铁同志,一个省里重要部门的正处级干部,主动到基层来挂职,能够干得这么用心,真是不容易,有好几位同志对我说,要是你不走就好了,可是我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你毕竟是省里的干部,还有更大的天地。

当时刘铁漫不经心地回答这位领导同志:既然大家认为我还胜任这个工作,我就留下来继续干吧。

没有想到这番在田头地边随意说出的话,却是刘铁的真实想法。

不久他正式从省里调回县里工作。在政府换届选举中,他获得了满票。新班子分工时,他仍旧分管林业和旅游,外加一个农业。老婆仍回县里教书。孩子也从米箩跳到了糠箩里,从省城的教室转到县城的教室,比他父亲的职务降得还要快。刘铁对儿子说,一个人真有点本事,读乡村中学也能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先例不少。

如果说刘铁在了丁县稍稍有点非议的话,那就是很多干部认为他与本寂的交往过于密切。本寂在了丁县的干部中是有争议的,包括于长松父子、何了凡父子,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刘铁不受影响,他不惜以礼贤下士的姿态与本寂频频往来。他十分明白他在担着非议,但他还是不想改变。一个本寂

的作用,是许许多多兢兢业业、廉政勤政、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不可替代的,他无法忽视本寂的作用。本寂干着远离市井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事情,他不会捉老鼠,但有人会把老鼠送上他的门来。他的一把头炷香,说不准便能烧来一个项目;送出去几幅由何半音抄写、盖上他和他师傅印章的《金刚经》之类的佛经禅言,人家一两个月办不下来的事情,他一天就可以搞定;带上本寂外出,就一顿斋饭、一杯清茶,许多难以约见的人物都会主动找到宾馆里来……如果刘铁不是在了丁县当差,他也会像人家一样,说点本寂的风凉话。

本寂也希望刘铁不走,他看好刘铁的眼光,要把阳山寺的佛事做得更大、更有声色,必须有刘铁这样见过大世面的官员的支持,而刘铁也希望这种声色能给了丁县带来更大的名声和经济效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这样事情便好办了,而换一个领导,谁也不知会是个什么局面。本寂更看好刘铁的胸怀,因欠着他和他老板一份心债,便更应该配合他把了丁县的事情做好。

人大会议刚闭幕,刘铁干的第一件事便是约见本寂。本寂也很高兴能在这个时候和刘铁见面,他知道一届政府要干五年,他也有他的五年计划需要实施,需要政府的支持。

本寂在他的心念堂接待刘铁,用了他那在台湾事佛的师叔送给他的陈年老茶。

刘铁还没有开始“用”茶,还没有等本寂拿出他的五年计划,便说:你现在把阳山寺做得很红火了,别说全国有名,至少在省里是宗教界的一颗新星,你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人,我建议你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本寂:哦,你有什么高见?

刘铁:未必你就没有想过把阳山寺的姊妹阴山寺也做大做强?我想你是一定想过这件大事的。历史上这对佛界的姊妹花齐头并进,是誉满周边三省的名寺。我看凭你的能力,有望重写历史,你想想,一对姊妹花,一朵盛开在都市,一朵盛开在大山中,阳山寺人气旺,阴山寺风光美,相互映衬,那是怎样的境界,何况天下还没有能够被称作“姊妹庙”的,这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你说,这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本寂不语。

刘铁说:这是个大事,你不用先表态,我们先去看看。

本寂说:当年打算修复阳山寺的时候,我陪我师傅去看过了,还在阴山寺住了三晚。

刘铁:你们师徒能够在那个只剩下几堵断墙的庙里住三天,也不容易呵。

本寂:我师傅年轻时在那里曾事佛两年。

刘铁：难怪难怪，这种感情是无法磨灭的。我看这事，就是为了你师傅，你也义无反顾，不可推辞。这样吧，我们先去实地看看，你如今不是风水大师了吗，仔细看看风水，再作决断也不迟。

本寂倒也真被刘铁给说动了。两天后，本寂带上妙云师傅，和刘铁等相关建设职能部门的干部，一行往阴山寺进发。因妙云的能力和水平，她实际上成为了阳山寺的“总经理”，大小事情本寂都派她去具体经办和执行，这事不能没有她的参与。

阴山寺还是那么破烂不堪，全靠几个年事已高的僧人和几个铁杆居士，用自己的双手，上山砍点树，顺着幸存的残墙断垣，搭成些东倒西歪的棚子，上面多是盖着茅草，勉强可供人栖身躲雨。这个处地偏僻的古寺，或许不能吸引一些年轻的僧侣来此修炼，但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诵经之声，该来的还是会来，千辛万苦也会来。还有一批忠实的香客，不懈地供给着寺里的吃喝缴用、维持着香火的延续。在那条茅深草乱的山道上，经常可以看到有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背着一个南瓜、几斤米，提着几斤清油，或是些别的土产，走几十里路，送到寺里来。

因为阴山寺没有财产，也没有什么接待任务，便没有住持，也不知谁是为头的。凡来此朝拜的，都知道寺里没有接待能力，都会自带食物，大家一齐动手做吃的。

这一行人路过十八里铺时，何半音和老孔加入了这支队伍。半音是刘铁拉上的，老孔是自愿加入的。老孔听刘铁说打算重修阴山寺，要在大红山搞旅游开发，便劲头十足，忙收拾了一些吃的，用一只背篓装了，走在前面带路。

天清气爽，不一阵工夫就走到了。

半音带了些香烛鞭炮，请大释师傅帮他一起拜祭了父亲的在天之灵。

来自阳山寺的本寂和妙云师傅与阴山寺的几位老僧人，一起在简陋的棚子里，共同做了一个简单的功课。然后刘铁便请大家都坐拢来说说话，一会儿人都齐了，而这时却找不到大释和尚了。刘铁忙叫人去找找，但找遍了寺庙以及周围的菜园和空地，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何半音大为吃惊，说：刘县长叫人开会时，我和他老人家还在一起，看他那走路都会摔跤的样子，他就是跑，也跑不到哪里去啊！

阴山寺的僧人听罢刘铁关于重修这千年古寺的初步设想，无不为之动容，对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说，能够给菩萨打造一个良好的安身之所，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他们纷纷表示要竭尽全力来支持这件至高无上的大事。当晚没见大释回来住。人们离开阴山寺时，仍没有见到大释。

第二天，老孔带着本寂到阴山寺周边的坡地上看了看风水，便打道回府。

在回十八里铺的路上，何半音故意往后面落，他悄悄地对刘铁说：我看大释和尚是故意要躲避你们。

刘铁：为什么要躲避？

天晓得。

既然要躲避，一开始他就不会出现。

不，开始他没有看到什么，我估计后来他可能是看到什么了。

你的意思是他看到了他不愿看的人，就回避了，或者他不愿参与讨论？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但我还是没有琢磨透。

一行人在何半音家里吃了一顿丝姐做的中饭，才下山。一路上刘铁和本寂谈得不错，看样子本寂按照风水经上的标准考察过后，有了重建阴山寺的基本想法。

这一拨人走后，老孔很久还处于精神亢奋状态，好像十八里铺的美好明天，会随着阴山寺的重建而迅速降临。

第三十五章 勾魂夺魄愁满天

郭向阳一直在打听心宜的下落。

郭向阳问过心宜的家人、问过以前和她交往甚密的好友、问过她生意上的朋友，但都没有结果。

郭向阳回县里来一直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他觉得自己是无法离开心宜这个女人了。

向阳觉得刘铁一定知晓心宜的下落，他感到心宜的生意与刘铁紧密相关，心宜曾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动用黑社会都收不回来的款子，却在刘铁的张罗下收了回来，这个忙要说多大有多大。在这个利益社会，刘铁凭什么这么卖力地帮忙？如此看来，他和心宜的关系绝非一般。于是郭向阳下定了决心要在刘铁身上撕开缺口，就这样，郭向阳成了刘铁的不拿工资的秘书，上班时，他比刘铁早到办公室，待刘铁进来，他早把办公室收拾得整洁干净。下乡时，他比刘铁早到汽车门口，他随身必带着刘铁常常忘记带的胃药，他出入县政府久了，大家也就真把他当刘县长的秘书看待了。

刘铁当然知道郭向阳如此殷勤的目的是什么，但他提供给郭向阳的信息是极其有限的。

这种状况一晃就维持了两年，心宜就这样在郭向阳的视线中蒸发了。两年中唯一的一次联系，是有一天刘铁告诉郭向阳：一个心宜生意上的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心宜叫你到街上买一个临街铺面，可以考虑买四百个平方米左右的面积，产权证办你的名字。赶紧去办吧，三天内办妥这事。你一旦谈好了，那边就打钱过来。

郭向阳问：她没有说别的话？她能够和别人联系，怎么就不和我联系？

刘铁便降下脸色：这时候还问这些干什么。过了此舟无船渡，快去把这事办了，就只三天哪！你这人，就是不懂得办事要分个轻重缓急，不晓得要抓住机会。

刘铁晓得郭向阳不精明，怕他误事，还特地通知了他妈郭如玉，在他妈的督促下，才很快把事情办好了，郭如玉是个精明人，听说钱不是问题，便出高价把别人手上一个正在经营着的旺铺给买了下来。

依仗着这个门面出租的收入，就可以把郭向阳这一辈子的吃喝混下来，这样刘铁就放心了，郭向阳一家人更是放心。郭向阳在外面混了那么久，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总算是混到了一个写着他的名字的产权证。郭如玉拉着于长松跑到刘铁那里，向他表示感谢。刘铁忙说：你们是敬菩萨插错了香，这事和我可没有关系。

于长松说：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扶着他，拉着他，这是没有错的，有目共睹。这次可是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根据我这么多年来观察，向阳这人，在单位上混一混还是可以的，人也还算本分。可惜好高骛远，不甘心坐班。他缺乏专业才能，没有经济头脑，也不懂人情世故，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是混不下去的。我看他近来神经好像还有点问题，反应也有些迟钝，是不是找不到心宜了，失恋引起的？现在好了，刘铁你们总算是给他弄了一只铁饭碗，后半辈子就不愁温饱了。

连政委也认定这是刘铁的恩赐，他就不好说什么了。

在了丁县这地方、在县城的中心地带拥有了一个旺铺，也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了，但向阳无心开店，依旧当着刘铁的“秘书”，除了想继续在他这里得到心宜的消息外，他也习惯跟着刘铁跑了，这是他以前跟着街上那些混混玩时，无法体验到的高尚的乐趣。

郭向阳对心宜的痴情和忠贞，远远超出百八十里街人的想象，他离开心宜两年多了，竟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不与任何异性有染，说来没有人会相信。

郭向阳回到百八十里街两年半后，一天刘铁找了个机会对他说，心宜出国了，她是从局子里出来后直接上的飞机。

从这一天起，郭向阳就没有再随刘铁出去，结束了他一年多业余秘书的生涯。他从此整天呆在他租住的房子里，很少出门，出门也只是买一些报刊杂志，匆匆地拿回屋里去看。他爸妈要接他到家里去住，被他坚决谢绝。他还谢绝所有来访者，开

始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饭是派人送的，他不让送进门，将门打开一条缝接了，吃过把碗筷丢到门外。不洗澡，要郭如玉守在门外骂，才草草洗抹一下，把脏衣服扔到门外，与以前干净整洁的他判若两人。百八十里街人都认为郭向阳已经精神失常了。

郭如玉知道儿子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说，她给十八里镇老家的一个侄女打了一个电话，叫她去十八里铺请何半音测个字，并把要问的事全告诉了她。这个侄女就是郭向阳的亲姐姐。她问姑妈，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她不亲自去一趟？郭如玉说何家父子有个规矩，太熟悉的人一般不给看，所以要叫个陌生人去。

郭向阳的姐姐到达何半音家里时，太阳还只升起一杆高，大师还刚刚起床。她用自带的毛巾，在丝姐那里讨了一盆水，仔细地洗过脸，梳好头发，然后取出随身带来的香烛鞭炮，先敬了敬堂屋正中的何了凡的神位，然后坐下来，静候何半音吃过早餐。

何半音收拾停当，也给父亲的灵位上了三根香，就请客人坐到堂屋后的一个小天井旁，对她说：想想你要问的事情，想好了，你说一个字。

向阳的姐姐默了默神，随口说出一个字来。一会儿半音从天井旁的房子里走出来，交给她一张纸，然后头也不回就走出了门。

郭向阳的姐姐付过三十三块三毛师傅钱，并留下一些土产后，告辞而去。当天就把何半音写下的四句话送到了县里。

诗曰：

一羽悠然落人间
扬波翻浪不等闲
拂平南海龙王殿
便见燕舞碧云天

郭如玉拿着何半音的卦言，去找刘铁解释。刘铁看了看，说你找别人看看吧，我们这些不信神道的人是解不好的。

郭如玉就到阳山寺找了个专门替香客解签的志愿者，前面两句隐约可以看出是对心宜经历的生动写照，后面的话，也猜不出内中玄机。

这事暂时不能告诉郭向阳，这是他神经最脆弱的时期，离相思病也就是一步之遥了。这看不到希望的东西，若是给他看了，还会起副作用。

第三十六章 不算风情，也如风情

何了凡过世后没多久，蝴蝶她妈的病情加重了，天天吵着要回流星巷来。待蝴蝶把她送回来，她根本不进家门，径直往35号跑，她还是去找何家父子问个明白：她丈夫本来是现了死相的，为

什么何半音要说他好了？她没有什么文化，但她清楚：这一个“死”字和一个“好”字，可是天差地远的距离，她怎么也不能够把这两个字读成一个音。开始蝴蝶还能够把她从老何那里劝回家，她也曾同意离开流星巷这个伤心之地，住到新城区去，但最终还是没能想通这件事，无论如何还是要找老何父子问个明白，不但吵着要蝴蝶领着去找人，还常趁蝴蝶不注意，一个人跑到早已锁上了门的流星巷35号，坐在小院里，等候永远也回不了的老何。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半年之久，蝴蝶实在照顾不过来了，便决定把月大嫂送到姐姐那里去，待找不到这伤心之处后，也许她这病会好起来。又过了一段日子，姐姐叫蝴蝶回百八十里街把家里的财产处理一下，让她也到那边去定居，帮她找一份工作、物色一个男朋友。

蝴蝶回百八十里街后，委托老邻居老汤给她处理新城区和流星巷两处房产。她让老汤告诉何半音的住址，说要请他算一算她老娘的病情，老邻居的事不好拒绝，老汤就告诉了她何半音的住址。

蝴蝶的到来，令何半音吃了一惊：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蝴蝶说：这次你要帮我办一件事，你要给我妈算一算，看看她这病有没有希望好转……

这个我算不了。

我不管，反正这次你逃不脱，说好说坏都不怪你。你晓得我来找你有辛苦吗，打的到十八里镇，的士司机见我熟悉路，多弯了十几里地，到了十八里镇，请摩托车送到山下面，你看我的脚都打起了水泡。

说着蝴蝶就脱下袜子给半音看水泡。

半音忙说：不急不急，我有办法挑水泡。便到后面菜园子里的柑子树枝上摘树刺，用柑树刺挑水泡不感染。

何半音正准备给蝴蝶挑水泡时，丝姐一头撞进来送茶水，半音只好停下手来。

丝姐忙从半音手里拿过柑刺：我来我来，你一个大男子，怎么能干这种事？说着便按住蝴蝶的脚板，开始挑水泡。

令丝姐不可想象的是：蝴蝶吃过中饭，还要吃晚饭，到了睡觉的时候，并没有到她这边来往的迹象。

丝姐更不可想象的是：这不关她的事，怎么会令她心神不定？

蝴蝶在何半音这里一连住了三天。

第四天，蝴蝶在老孔店里给老汤打了个电话，询问房子出售的情况，老汤说还只弄出去了一套。蝴蝶打算继续在这里住下，直到房子处理好以后再下山，她还希望能和半音去大红山看看。

何半音：你回去吧。你还应该尽快回广州。

蝴蝶见半音劝她回去，马上警觉，问：是不是你看出来我妈不行了？

半音不再说什么。

蝴蝶忙给她姐打电话，听说她妈没事，便问半音：你是不是嫌我住久了？

半音仍旧不语。

蝴蝶晓得何半音不惯说多话，当初看她爸，也只说了几个字便有些坐不住了，不光是老娘的问题，还有房子的事在办着呢，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蝴蝶就准备下山了。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丝姐听说蝴蝶要下山，心里顿觉轻松，忙说正好她也要去赶集，一路送她到十八里镇。

这两天老孔家的接了几个电话，说有客人要来求见何半音，都被他给推了。丝姐知道，半音不喜欢在他干活的房间里，有别人的身影在晃动，有他人的气味存在，这样对他都有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神，所以蝴蝶在时，他就不能接待客人。平时半音给人看相测字时，丝姐是从不进他的房间的，还要在外站岗放哨，以防有人闯进去。只有在他外出时，才进去给他搞卫生。看来让一个人在他的房子里一连呆了三天，他是无法忍受了。

丝姐赶集回来，给何半音带了点十八里镇的麻花，这是他最喜爱吃的零食。见他吃得开心，丝姐便有意试探他：你怎么就不和蝴蝶把婚结了？这个女子长着一双好脚呢。

半音道：我不适合结婚。

丝姐：你就不打算结婚？

半音：结不结婚，这如今不是一个问题。

丝姐觉得这话听了好舒服：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处，好处是自由自在。

何半音提了丝姐买来的半斤麻花，送给老孔他老婆，交代她：以后要是蝴蝶打电话来，就说我不在家呵。

老孔家的说：我还以为你会和这个女子成家呢，丝姐说她长着一双好脚，人呢，也还耐看。

十天以后，蝴蝶处理好了房子，果然打了个电话来，请老孔家的叫何半音接电话，老孔家的便按半音交代的说不在。蝴蝶问去了哪里，老孔家的不耐烦，就说何半音到阴山寺学做和尚去了。蝴蝶问要好久才回来？老孔家的说一个疗程一般是学三个月，一般要学三个疗程。蝴蝶没有再说什么，快地回了广州。在一旁听的丝姐笑弯了腰，说你把寺庙当医院了。老孔家的曾经在县医院服侍过她的弟媳，学到了“疗程”这个时尚的词语，一时急了，便拿来应付。好在那不懂佛的蝴蝶也听不出来。

丝姐把在老孔家听到的回来对何半音说,把半音也逗笑了,丝姐是头一次看到他这般开心。因蝴蝶的远走高飞、因何半音的难得一笑,这天丝姐精心做了几道好菜。半音问:今天是不是谁过生日啊?丝姐撒了个谎,说卖猪赚了钱。

这一两年,不光是丝姐喂猪赚了钱,十八里铺所有人都喂猪赚了钱。

开始何半音带着丝姐喂猪时,大家都替他们捏着一把汗。这地方喂猪从来不赚钱,光是一项买猪苗、送大猪、运饲养、请兽医的成本,就比山下要高出许多,这是明摆在那里的劣势。由于半音的猪苗进得好,它就是不得病、不躁栏、能睡觉、肯进食,就没有不长膘、不赚钱的道理了。

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十八里镇有一个专销丝姐的猪的屠户,猪肉卖得飞快,旁边的屠户一天只销得半只猪,该屠户一天销得出两只猪。结果丝姐喂的猪一下子便在十八里镇猪肉界出了名。如今的人吃什么都吃得精,东西一进口就能够吃出优劣高低来,十八里镇人某一日吃出来某屠户的猪肉味道大不一样,自然便会不约而同把钱往这里扔。

眼看着丝姐喂猪赚了钱,十八里铺人便坐不住了,都跑到丝姐的猪栏里来参观。半音晓得他们心里想什么,便承诺给所有十八里铺愿意养猪的人家,无偿看猪苗,这样便把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一把火腾地便烧起来了。于是,十八里铺的猪成为了丁县的猪状元,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刘铁从丝姐的猪看到了发展生态农业和畜牧业的美好前景,他很快便弄了点资金,用于补给十八里铺的养猪户扩建猪栏、广种猪菜和聘请兽医。后来又引来一个叫做丰富的年轻老板,全部包销十八里铺的牲猪,合同一签便是五年。但丰老板也有严格的要求:以后猪饲料全都由他们独家供应,不允许使用任何其它饲料。还是按丝姐的喂养办法:让猪肚子里装一半饲料,一半蔬菜,种菜全用猪粪,不允许使用其它肥料,更不能使用农药,他要确保十八里铺的猪成为放心肉。这个要求一点也不难实现,但用这样传统的办法喂猪,猪就长得慢,丰老板当然会考虑进去,慢长有慢长的价,他一分钱也不亏待养猪户,而且承诺:五年内,若是肉价涨了,他跟着涨。跌了,原价不变。这样水旱无忧、只管产不愁销的好事,十八里铺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于是一场养猪运动在十八里铺迅速开展,家家户户都按照专家的要求,修出了能让猪过得舒舒服服的栏舍。一些在外面打工没有混得好的人家,见老家有了这等好事,都风急火急往家里赶,来不及整理自己住的,先要抢修猪栏。因为他们听说了:丰老板要的这批猪,是限量生产,数量不大,倘不赶紧占一个

份额,今后是想烧香也没有地方磕头了。

丝姐给何半音做饭搞家务得了一份薪水,吃的也不用自己掏钱,喂猪又赚了钱,一年就把当年她丈夫死时欠的账都还清了。当身上有了些余钱时,她便让两个读书的孩子在学校里寄宿,还要跑到县里去给自己买衣服,买新派的洗涤用品,还要花钱做一做头发。

丝姐出门少,想赶点时尚又不知如何赶,她臀肥胸厚,买的多是小衣服,就紧绷着一身肉在何半音眼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在一个单身男子面前晃久了,也难免会使人人家头脑发涨,心跳加快。以前丝姐在半音面前以姐自居,毫无顾忌,天热的时候就在后门边的石板上洗流水澡,一边洗着,一边还要大声和屋里的半音说着话,她那一身肉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何半音眼前,也不是十回八回了。但那时候何半音一点也不动心,十八里铺的男男女女夏天里都有在外面冲澡的习惯,见怪不怪了。可如今为什么又会有了不适的感觉呢?原来这何半音是有洁癖的,猛地发现如今的丝姐,头发也梳得整齐了,不再沾着草屑灰尘;衣服上不再有猪菜和泥巴;指甲里不再有污垢;她的身子晃过之处,还能留下一点新派洗涤品的香味——这些都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极其关注的细节,当一个男人开始关注一个女人的这些细节时,他就不可自制地会开始注意这个女人。

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眼见得有雨将至,却又总是下不来。何半音有早睡的习惯,于燥热中得一梦:自己被一条大蛇缠了,喘不过气来,越是挣扎越是呼吸困难,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何半音醒过来时,见房里的电灯亮着,丝姐坐在床头,抓着他的左手,用力在捏虎口。见他醒来,丝姐忙问:做梦了吧?

半音有气无力地说:咳,被一条大蛇缠住了。

丝姐就笑:被蛇缠了,是好梦啊。

半音:还好梦,都快憋死过去了。

丝姐:真的是好梦,不骗你,看相测字我不会,解梦你不行,哈哈。看你一身汗,我给你打点水来擦一擦。

丝姐就打来一桶温水,见半音还在喘着粗气,便拧了毛巾给他擦脸,丝姐像给自己的孩子擦洗一般伺候着这个小老弟。这时他才开始注意丝姐,她的手每动一下,丰胸就在他的眼鼻下面晃动两下,一个温热丰腴的女人的身子如此近距离地直逼他的五脏六腑,再次呛得他喘不过气来。当丝姐的手再往下面碰时,何半音脑子一片空白,浑身燥热,便身不由己一把将丝姐的手抓住了,然后将她的身子按翻在了床上。丝姐愕然,但见他那眼里荡漾着从未有过的激情和野性,马上明白了将要发生什么

事,她毕竟也是过来人。她不假思索,便以十二分的热情迎着半音……事毕,丝姐又打来一桶热水,细心地用毛巾给他擦身子。丝姐说:我说了,你做了个好梦,蛇缠人,主有男女私情。半音问:你还真会解梦啊?丝姐说:我妈我奶奶都会。半音说:那你要教教我。擦着擦着,半音的下面又开始动了,丝姐也感觉到了,半音又抓住丝姐的手。丝姐坚决地挣开,说:不能不能,慢慢来,细水长流,过了分,对身体不好。然后丝姐就回她的房间里睡觉。从何半音打发蝴蝶走的事,她看得出来,何半音不喜欢女人过于缠绵。她晓得她不过是一个乡下女子,没有值得他痴迷、忘情的地方。见好就收才对,就如风过了,该静;雨过了,该晴;吃饱了,该放筷子,唯有这样,才会有以后的长久相处。

第三十七章 猪出众,山也荣

自从刘铁引荐的那个叫做丰富的老板开始介入十八里铺的猪之后,丰老板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十八里铺的经济生活,始终不断地在支持着刘铁的一些想法。

只是谁也没有见过丰富,甚至刘铁也没有见过。

丰富的公司总部在上海,据说他的生意做得很大。证明丰富做得大的理由是他出手的慈善事业,往往让一些亿万富翁也汗颜。可这个丰富还非常年轻,刚从部队里复员回来不久,说是中国最年轻的富翁之一。

十八里铺人很争气,严格地按照丰老板的要求做事,使对方很满意。后来十八里铺人弄明白了他们的猪肉并没有流向市面,有钱也买不到,它不是商品,而成了礼品,待通过具有国际水平的仪器检验后,丰老板公司把十八里铺的猪肉作为一份特殊的礼品,仅供极少数高端人士享用。

待这些进入了高端礼品层面的牲猪陆续出栏,几批且符合了苛刻的检验要求后,很快便有“大方”的消息传来了,说是从十八里镇到十八里铺的十八里路,要修成水泥公路,其中就有丰老板他们公司的一份投资。公路将会通往十八里铺,那将是怎样的面貌呢?人们这才完全理解了当初刘县长讲的“长久”二字的分量。

十八里上山路,只修成五六米宽的水泥路面,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程预算中,除开农民的土地和青苗补偿由农民自己负担,光是修路,没有三四百万元也拿不下来,对于那个不足一百人的小山寨来说,是一个永远也不敢去想的天文数字。在老百姓看来,不是为运猪方便,丰老板也不会出手这般大方。

本寂正式转行并向社会公布为“风水大师”,

应该说是搭的修路的便车。

省会有一张档次不算很高、但面向市民发行量很好的晚报,报道了本寂和尚在阳山寺主持盛大佛事、给老区人民修建一条通山公路祈福的经过。这个报道还透露了本寂拿出了他作为某公司风水顾问的顾问费来支持这一盛事。阳山寺主持日常事务的妙云师傅买了两千份报纸,放在庙堂里无偿供人取阅。本寂捐资的过程,了丁县电视台作了专门报道,那天妙云师傅受本寂委托,学习外地捐款的模式,做了一张门板大的写着一百万数额的支票,在阳山寺前坪,在冉冉的佛音中,妙云讲着很地道的普通话,将款子的支票交给了刘铁县长。面对镜头,妙云作了一个不用稿子的演讲,她特别强调这笔钱是本寂的个人收入,说今后阳山寺还将在本寂大师的带领下,为带动开发阳山寺的姊妹——阴山寺作贡献。妙云的好口才加上标准的普通话,令了丁县人既感动又佩服,无不惋惜地说,妙云出家真是太可惜了,凭她这个才华,在县里做一个妇女主任都绰绰有余。

通过电视和报纸的宣传,很多人都晓得了丁县要以阳山寺来带动开发阴山寺。得知本寂和尚成了风水大师。也一睹了妙云师傅的才华。

在刘铁的钱袋子里,有了本寂的一百万,还有丰老板的一百五十万,他的理想便可以实施了,便可以招标开工修路了。但丰老板有一个要求:不能公开报道他的捐赠事迹,更不能公开他的捐资数目。刘铁接受这样的要求真是太舒服了,就如有人给一个孩子一块糖、一个书包、一个掌上游戏机,还要他保密,哪个孩子会拒绝这样美好的要求呢。

一直到路修好了,人们才晓得丰富捐了钱,但不晓得具体数目。

于政委退休在家没事,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便是守着看电视台新闻,从中央的看到省里的、市里的、县里的,本省的看完了,便看外省的。于政委从县上的新闻中见要开发大红山,无比振奋,那可是他经临大难而不死,又成全了他官场最厚实的资本的地方,那份感情无可替代。于政委找到现任县委书记、县长,大大地表扬了新班子尤其是刘铁一番。还专门去刘铁的办公室聊天,帮他出主意。刘铁见于长松身体这么好,思维一点也不旧,在了丁县德高望重,还是那一带老百姓的偶像,便和县上的主要领导同志通个气,打算请他来当修路和开发大红山的顾问,凡今后征地、拆迁工作中碰到与老百姓扯皮的时候,叫他去处理是最合适的人选。这话刚出口,政委就同意了,回去就打背包,准备住到十八里铺去现场办公。

本寂如此慷慨地一出手就捐资一百万,并承诺

还要筹资重修阴山寺，是碰上了他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最近正式被省里最大的半官方半民营企业 AAS 机构聘为了风水大师。

这事最初还是刘铁给牵的线。刘铁有一个可以称作难兄难弟的朋友，和刘铁一样官场不顺，一气之下，放弃奋斗了十几年的位置，主动打破铁饭碗，端上泥饭碗，到这家刚落户省城的 AAS 做了行政主管。AAS 的老板是个香港人，特别相信风水，在公司选址之前，便要求请一个高水平的风水先生给把把关。这位主管曾经和刘铁来阳山寺玩过，见过本寂并参观过他的心念堂，便向刘铁打听本寂懂不懂风水，刘铁无意中说了句本寂近来放弃相术专攻风水的话。这位拿着比一个处长的年薪高十倍的朋友，不敬业是不行的，便把刘铁的介绍放在心上，列为重点考虑之列。不日这位主管专程来了丁县拜会本寂，他向本寂介绍了 AAS 的情况，并说了老总的意。本寂眼光高远，识大体，知轻重，马上反应过来这可是个不能放过的大好机会，便很得体地接待了刘铁的朋友：请他参观他一手经营的寺庙，在他那书卷气十足的心念堂喝上好的茶，看他的收藏，听他讲才背下来不久的风水经，看他购买收藏的风水学方面的书籍，最后的杀手锏是观看一般人看不到的他师傅圆寂的录像……待到把这位主管弄得心潮澎湃时，事情也就差不多了。他走时，本寂还送给他一幅半音代笔的书法作品，这幅作品用的小楷，抄的《华严经》，何半音整整写了半个月。这位被折服了的有着丰富行政经验的主管，回去后轻而易举地就将自己的看法感染了老总，并把这幅盖有慧觉印章的作品转赠给老总。老总在港早就闻慧觉的大名，所谓将门无犬子，便坚定了选择慧觉的关门弟子本寂加盟旗下的决心。

本寂带着罗盘和助手，在 AAS 的工地上有模有样的弄了好几天，给他们测定了公司大楼的朝向、大门的高度、老总办公室的楼层、厂房与办公楼以及宿舍区的距离、厂区道路、绿化带及喷泉等等，然后设计师再按照他的构图来设计。有两件事情最终促成董事会决定花重金聘请本寂为 AAS 的终生风水师：一件是施工过程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股东突然出了大事，不得不抽走股份，几乎在搞不下去了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冒出来一个实力更雄厚的公司加盟，而这家公司还是本行业之外的。第二件事情是正在施工中，一台吊车突然倒塌，吊车下面站着很多人，吊车竟只往缝隙里掉，没有伤着一个人。如此大的事情凑在一起，不得不使人想到这是慧觉和他徒弟带来的福气。

在以前心宜和郭向阳经常光顾的圣米斯德，AAS 给本寂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规格不小的聘请仪式。刘铁作为牵线人被邀请参加了典礼。刘铁十

二分的不愿意出席这样的活动，但为了让本寂支持他开发大红山的工作，不得已要去捧场。AAS 毕竟是生意场上的精英，他们给本寂的高薪可不是白出的，他们和本寂签下了一个合同，即本寂从此只能为 AAS 提供各种风水服务，而不能擅自为别人服务，如外人有此需求，须通过 AAS 同意并收取费用，其费用与本寂无关。面对 AAS 的高额报酬，本寂毫不犹豫便签下了这一份合同，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僧侣平生第一次签合同，掀开了阳山寺与时俱进的闪光的一页。

AAS 建成投产后，办公大楼里有本寂的办公室，还配备了助手。本寂根据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者的生辰八字，来设计每一张办公桌子的朝向，包括使用什么颜色的家具、花盆应该怎么摆放、墙上的装饰物如何悬挂等等每一处细节都有讲究。经 AAS 的包装，本寂在风水界的名声大振，不日一些高端企业也纷纷来请他看风水，但本寂不能随便接活，所有此类活动都由助手来打点，他什么时候到省里来，什么时候可以回阳山寺，都要听从 AAS 的安排，一旦签了合同，就相应的少了自由，本寂也不能打听 AAS 的对外收费情况，就像人们也不晓得本寂的聘金数目一样。据说在沿海发达地区，一流的风水大师和星相学家，年薪可高达上千万，可见本寂一掷百万是有底气的。

因大红山的开发付诸实施，于长松彻底改变了对本寂的看法，不管人家如何评价本寂这些横财的来源，他对这种能够慷慨解囊拿出来支持老区开发的义举就要表示赞赏和敬慕。因本寂在风水界的名声太大，有人就建议也应请本寂回来参与这条路线的设计——不叫看风水，叫做设计，如叫看风水，本寂就有违约的嫌疑，谁也不忍心唆使他丢了那份高额年薪。这是本寂自己捐资修的路，他很高兴来参与“设计”，他非常认真的在这十八里地上仔细地走了一遍，路边的哪一根树不能动，哪一处岩头宁可绕道也不能炸掉，哪一条水道该修桥还是该改道，本寂都有明示，工作人员都做了认真的记录。

刘铁虽不相信风水，但不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便由了他去办。于长松也不相信这些，要是依着以前的火爆脾气，早就要骂人了，因他转变了对本寂的看法，不便再当着他的面说什么。待本寂一走，便对施工人员说：莫信那一套，什么鸡巴毛风水，只看怎么好走，怎么省钱，就怎么干。政委是顾问，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听他的。有政委来抓这个工程，刘铁就放心了，他交代一切听政委的。

有了这等好活干，在家闷坏了的于长松就像回到了剿匪的当年，他在老孔家开了个床铺，一头栽在工地上，在十八里铺一住就是半年不下山，很早他就动员过本寂，要他牵头融资来开发阴山寺，只

是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再说自己也确实不如刘铁的鬼点子多。他如今要做的事,正是他任内的未尽事宜,可见他的干劲会有多大。郭如玉过一阵子来送一次换洗衣衫和一些常用的降压药物,于政委的血压偏高。但郭如玉没有半点劝政委下山休息的意思,因为这份工作令他十分开心,加上适度的劳动,他的血压反而日趋平稳。

上山公路原计划是要一直修到何半音的家门口的,这也是主要投资方丰富的唯一的一个意见,但这一番美意竟被何半音拒绝了。根据何半音的意见,公路在离他家两百米远的一处空地上打住了。后来才知道,何半音对此壮举并不以为然,他不同意公路修到他门口,是害怕打扰他的宁静生活,丰老板的那一番好意,算是热脸挨上了冷屁股。

人们原以为丰老板投资修路,是要扩大养猪规模,想不到他希望保持原有产量不增加。那么他的投入图个什么回报呢?十八里铺人百思不得其解。

公路正式开通时,于政委让老孔杀一头猪庆祝一下,让所有修路的民工一起聚一聚。但经请示丰老板公司里管猪的人,他们不同意杀山上的猪,硬是临时从十八里镇买肉上来做菜。于政委想不通:这个丰老板愿出大钱修路,却舍不得一头猪,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刘铁曾请旅游方面的专家论证,还和本寂等愿意资助善款的有关方面人士多次协商,决定从十八里铺到阴山寺的三十里路,不再修水泥路,一是资金缺口太大,二是可以保护自然生态,三是徒步旅行将会是未来旅游的热点,对于真心拜佛的人来说,经过艰难行走,可以加深朝圣的虔诚感。但为了行走的方便,打算修一条一米五左右宽的石板路,阴山寺的重修,尽量做到不用钢筋水泥,多组织一些石匠,因地制宜取石修庙,不赶时间,不贪大,慢慢来。这些想法都很合于政委的口味,因他管理修路有方,连水泥都没有浪费过一包,大家仍向刘铁推举政委来抓后期工作。刘铁说好。政委也满口答应。但此时已是初冬,山上只要刮上两天西北风,冰雪马上便会跟着下来,以后的工作,只能来年再做打算了。

第三十八章 缘深义重 山低水短

何了凡逝世三周年的祭日,半音是要进山去祭奠的。尽管何了凡连坟头也没给儿子留下一个,但这并不能使儿子的思念之情有丝毫减弱。

丝姐早就按半音的要求准备好了一应祭品。乡间敬坟的时间是有规矩的,只有下午方可进行,据说鬼魂要在下午阳气渐衰、阴气渐盛时,才会出来觅食,早了他们就享用不到祭品。考虑到阴山寺

吃饭困难,他们打算早点吃中饭出发,还可赶回来。

刚吃过中饭,狗叫了,有人在外面叫人,丝姐忙出去应答,又如三年前一样,来客是身着灰衣灰裤的居士,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要交给何半音一点东西。见这惊人相似的一幕,丝姐顿生害怕,心里发冷,颤颤的接过居士手中的小布包,交给何半音,进屋便去喝下一口酒,试图压惊。

半音在他家小小的天井旁,小心地打开小布包,看看布条上的一行字,不禁大惊失色,哆嗦着喊道:丝姐,丝姐,赶快出发。

说着半音就往外走。

丝姐见半音神色慌乱,更是紧张,忙问:出了什么事?

半音说:快走快走,去阴山寺。

丝姐背上东西仓惶出门,门都来不及关拢。

走出一程,半音平静了些,对丝姐说:我爸爸说,阴山寺的大释和尚是我的外公。

丝姐问:那又是你爸写的条子啊?

不叫做条子,叫遗嘱。

还不是个条子。他人都过了三年了,还能写字,他成了仙啊。

是他死之前写下的。

怎么现在才给你看?早说了,你不是可以和大释和尚认亲么?你经常念叨着你外公,梦里都念他,你爸就是心狠,不让你们相认。

父亲不告诉我,一定是我外公不同意。

早认不比迟认好啊。

半音失声道:恐怕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人世了,要是我父亲成心叫我去认他,会在这个时候让人来告诉我吗?他们是不叫我认他呵,他们怎么就不让我认他呢……

丝姐说:快走吧,要是他还活着呢?

半音便不再说什么,加快脚步往山里走,看来他也希望丝姐的设想成真。

怀着侥幸的心理,他们奋力往阴山寺赶,好像慢去一步,就会赶不上见大释最后一眼一样。

以往要走三四个钟头的路程,他们只花两个小时就走完了。这是个寒冷的日子,山顶风口已出现了雾凇,可他们俩却走得满头大汗,边走边脱衣服,最后只脱得剩下一件单衣。

待他们赶到阴山寺的废墟中时,一个老和尚接着他们,好像晓得他们为什么而来。他说大释是前天晚上谢世的,享年八十九岁。老和尚不愿听他们问什么,便主动说:你们当空拜拜吧。他没有留下什么话,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就像何了凡一样,寅斋公什么也没有留下。

何半音当即就瘫软在地上,像一团稀泥,怎么

也拉不起来。

丝姐张罗着烧香点烛摆祭品，当空拜过何了凡和大释和尚后，半音才打起精神，被丝姐搀着往回走。回程的路格外漫长，又一次走了五个多钟头。

何半音是个惜言如金的人，此时一反常态，一路走着，像个怨妇一样，一路喋喋不休地倾诉着他的困惑：……照说那文化大革命也都结束二十多年了，地主、富农早就不存在了，修庙敬神、封建迷信、算命占卦、测字看相早就没有人制止了，外公怎么还不现身，他怕什么呢，还有什么好怕的……他不愿重操旧业、不愿暴露身份、不愿卷入尘世，但怎么也该认一认亲人吧，在这世上，妈找不到了，我便是他唯一的亲骨血了，他是该认的，见了也不认，就这么狠心啊。他那一肚子学问，也不打算亲口传一点给我……我这父亲什么都好，把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就是最大的不好，他可是晓得我梦里都想着我外公的，我还对他说过，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还在人世，父亲怎么就不让我和外公相认呢，这也是一个狠心的人……现在想起来，我是一个很蠢的人，每当我谈到外公，父亲说话就不自在，总是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里面会有文章？父亲每年三月三雷打不动要出去几天，神神秘秘的，那就是去和外公见面呵，我怎么就不往这么大的秘密上去想呢？我太相信我父亲了，看来我还是一个无所用心的人呵，不会举一反三，不愿动脑筋考虑问题，这注定了我是办不成大事的……

何半音讲得喉干舌苦了，便到路边溪里捧一把水喝了，找一根树枝当拐杖，继续赶路，继续着他的追述：……看来外公是对的，他要是得了荣誉，谋了浮华，赢了名声，就会不得安宁，失去清静，招来烦恼。要是享受了人间亲情，必多了牵挂，添了心累，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空”。我替本寂抄写了数不胜数的经文，那里面处处透着一个“空”，高僧们所崇尚的“空”，我等俗人怎能理解……父亲从不去阳山寺拜佛求神，看上去不信佛，最终却是选择在佛音中、在外公的怀抱里离开阳世，而且也不打算留下什么，选择了“空”的归宿，看来他是真信佛的，只是他不信阳山寺的佛……

丝姐静静地听他说，半懂半不懂。

回到十八里铺时，已是晚上十点。何半音一进屋就往床上倒，脸色苍白，一身虚汗，丝姐让他喝了杯糖开水，小睡了一觉，一个小时后，恢复了元气，吃过饭，洗了一个热水澡，便有了精神。

半音把那一块发黑的棉布条铺在桌子上，慢慢的来破解他父亲留下来的第二道谜。那布条上写着两行字：

大释即你外公

有赡养缘

前面一句已见分晓，后一句就猜不透了。

丝姐睡了一觉醒过来，见半音还在冥思苦想，便过来劝他：今晚就不猜了吧，还怕没有时间猜？你爸也是的，有话就直说嘛，拐弯抹角做什么。

半音说：不，不，你不了解，我父亲说话办事，可是很有讲究的，他只要不喝酒，就一定不会误事。

何半音被丝姐劝上了床，一倒下去便睡死了。一会儿他梦见大释远远走来，手里拿着几本书。半音惊醒，大声叫着丝姐。丝姐才入睡，听那声音很吓人，忙跑了过来：出了什么事啊。

半音说：我梦见我外公了。

丝姐说：好啊，好啊，他晓得你去祭拜过他了，他会保佑你的。

半音说：咳，我还老是埋怨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怎么没留？他不是给我留下了书么。丝姐，快把楼上的书搬下来，手写的那些。

丝姐：明天吧。又不是不天亮了。

半音：不，不，也不晓得虫子咬了没有。这可是我外公留下的遗产。

丝姐便寻手电上楼搬书。

半音再看这些书，便有了大不相同的感觉。他读过这些书，但他想这书里肯定还深藏着玄机，千万不可随便对待，须好好的再读。

何半音抱着外公的馈赠酣然入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半音醒来便叫丝姐去十八里镇，找个好木匠，做一只结实的樟木箱子，并嘱多上几遍桐油，以防虫侵，他要用来专藏外公的著作。再买几张牛皮纸，好好的把书包一下。

两个月后的一天，老孔家的气喘吁吁地跑来叫何半音接电话。

半音沉浸于研究他外公的著作中，有些不耐烦，问：谁的电话？

丰老板。

哪个丰老板？

就是给我们销猪的、出钱修路的丰老板。

我又不认得他。

老孔家的着了急：他说有一个重要事情找你。

丝姐听说是为十八里铺造了福的丰老板，便要心生感激，说：这样的大人物说的重要事情，恐怕真是重要事情，不接不好。

半音这才悻悻地跟着老孔家的去接电话。

何半音拿起听筒，接着就传过来一个清亮干净的嗓子：何先生吗，我是丰富。

半音听着这样的嗓门顿觉舒坦，父亲曾花了不少工夫教他的听功，他对声音有着特别的敏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产生判断、影响情绪。他的心情

马上好了起来:知道知道,丰老板好,你可给我们十八里铺做了不少好事,这里的人都想见你。

丰富:小事小事,有空我会来的。今天不谈俗事,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半音:山野之人,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会有什么好消息?

丰富不想再卖关子:我们把你的妈妈给找到了,她叫江秀兰,对不对?

半音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响,忙问:你说什么?

丰富道: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

半音:我妈?她还在人世?

丰富:谁说她不在人世了?她还活得好好的。

这时何半音就扔了听筒,在老孔家的小店里嚎啕大哭起来。如此失态,这可是何半音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老孔家的慌了神,忙一把扶住他,问: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不急不急。

半音涕泗横流:我,我的母亲还在人世。

老孔家的笑道:这可是大喜事啊,笑还笑不赢呢,你还哭?

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何半音马上喜笑颜开。

老孔家的说:还不快问你妈现在什么地方,好去接她啊。

半音再拿起听筒,已是挂了机的声音。

老孔家的便埋怨他:你看你们年轻人办事就是毛毛躁躁,这不,线又断了。

半音不急,知道对方很快便会打过来,便搁上听筒,一会儿电话铃响,何半音接过,忙不迭地道谢,但说话的是个女声:何先生,您不用谢我。

半音:姑娘,请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接我母亲?

女孩:丰总说,要是您同意,我们会把老人家给您接过来。

半音叫道:这这这,这么好的事,还有什么不同意的?真是太谢谢了……

何半音跑回家去,对丝姐说起这天大的喜事,并嘱丝姐赶紧收拾房间,准备铺盖。他在一边盯着丝姐干活,一边催促,好像母亲就要进门了。母亲在他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印记,因没有体验过母爱,几十年来也不曾想念过母亲,他是把父爱当成了母爱的,他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如今一听到母亲的消息,能够这么激动。是不是他心目中最亲的亲人——父亲和外公相继去世使他备感孤独,而需要寻找精神寄托呢。

半音洗了手脸,点香烧纸敬拜父亲,他在父亲的灵位前激动地说:老爸,妈妈找到了,找到了,我果然是有赡养缘,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赡养她的……

第五天,何半音的母亲江秀兰被丰老板的手下送到了十八里铺。真实的母亲如半音头天晚上梦中的母亲一样,没有一点陌生感,她白发冉冉,腿脚硬朗,不方便的是她能张开嘴讲话,却是没有声音。开始的一两天,半音听不明白母亲在说什么,但很快就能听清楚了。这在外人看来是一个谜,只见她老人家动嘴唇,不见有声音,不知何半音是怎么能听得懂的。

江秀兰用仅仅贴近过儿子耳朵才几个月的嘴唇,她告诉儿子:那年她同她丈夫回到了矿上,他们还来不及把矿上分给他们的两间小平房加点瓦,刷一下墙,矿上就宣布倒闭了。她和丈夫坐一天火车,转坐一天汽车,再走一天路,来到了丈夫的老家,他的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仅剩下一间半没有倒塌的茅草房。他们花了快十年的时间来攒钱盖房子,房子盖成后,丈夫因积劳成疾从此卧床不起,他在床上一躺就是七年才走。

半音对母亲说:爸去找过你。他带着我也去找过你。

母亲说:找不到,谁也找不到的,我丈夫在矿上用的是假名字。

你就没有想过来找我们?

没有。找到了又怎样?人一辈子,该怎样就会怎样,都是缘分,少去想它。你看,几十年后,我们母子俩还不是见面了?

你不会再走吧?

如今我丈夫走了,我就可以出来了,他病在床上一天,我就半天都不能走,做人要讲良心。我对得起你爸,是因为我跟他生了你。可我没有给我丈夫生一个,我就对不起他,就不能亏了他。

你怎么把喉咙弄哑啦?

我丈夫的病总是治不好,有人介绍一种草药,我不放心,自己先尝,结果还没有开始治他的病,就先把我的喉咙弄哑了。

说着母亲就笑了,她对这莫大的痛苦表现得不以为意。

何半音对母亲的大度豁达,不由得肃然起敬。

当天晚上,还没有安顿好,母亲听到老孔家的店子里有麻将牌的响声,便对儿子说:你不要陪我,我去看看打麻将。

半音说:你去吧,我爸说你的牌瘾蛮大,差点把我生在牌桌上。

母亲笑道:没错,再跑慢一点,你就要姓牌了。结果还是生在路上。

十一点钟,儿子打着手电去接母亲,回来后给了她一些钱,说:妈你爱玩,你就去玩,但有一条,输了钱回来不能说输了钱,更不能心里不愉快。

母亲毫不客气地接过钱:你这话像我儿子说

的。有牌打,留得住我。

因母子的艰难重逢,何半音总算弄明白了:就是这个叫做丰富的人,很多年来从不间断,一直在关照他和他父亲,以前委托百八十里街的老胡和老汤,后来请的老孔。半音请老孔转告丰富,他急于想见见他,他很想晓得他是怎么帮他找到母亲的。他无力表示感谢,但这事他如果不弄明白,会一辈子不安心。

老孔说:我负责告诉他的代理。丰老板人在上海,能不能见上,我不敢担保。

第二天老孔便来回复何半音,说丰老板出国去了,暂时还来不了,但他会派一个人来。

一个星期后,有人来见何半音。来人是一个年纪不轻了的老人,手上还撑着一根拐棍。半音把老人请进他的房间,关上门,吩咐丝姐不要让外人进来打扰。

主宾坐定,半音问:老先生,我应该怎么称呼您?

老人道:我教过书,你就叫我方老师吧。

半音问:您从省里来的,还是市里……

老人答:从更远的地方来。

半音:您都一大把年纪了,我看您腿脚也不是很方便,公司怎么不叫年轻的人来?

老人:两年前我还一直负责你们父子俩的事务,公司觉得,还是让我来见你比较合适。

那就有劳您了。

再说我也想见见你们,可惜你父亲走了。

唉,这话重了,我们不过是走江湖的,不值得见。

人人在江湖,可有人值得见,有人就不值得。

何半音直奔主题:老孔对您说了吧,我想晓得,你们是怎么找到我娘的……

方老师是有备而来,便慢慢说出一些话来——

那一年,你和你父亲刚到百八十里街不久,你们给一个叫老洪的人测了个字,帮他们发了一笔不小的财。老洪是个记恩的人,就有了我们以后几十年往来的缘分。

老洪和我是同乡,他出外闯天下时,我那时候还在教书。我平时没事,喜欢找点阴阳八卦、相术风水之类的书看看,老洪那时候刚开始做生意,经验不足,起落很大,每逢把握不住时,就叫我帮他算一算,有时候瞎猫碰上了死老鼠,也有算准的时候。

老洪做平术生意的那回,他给我打电话,要我好好的算一算,说这事他不但把他的所有积蓄全投进去了,他的几个合伙人也一样的砸进去了,弄得好就好,弄得不好,人都回不来。我按我的土办法给他算了算,卦象不好,我对他说,这事做不得,要做

也要三个月后才能够看到光明。但我又说了,这么大的事,还是找个高人算算。好在老洪没有信我前面说的,而是采纳了后面的建议。他听信了你们的卦言,没有犹豫,下决心做了,结果大获成功,给他后来的生意垫下了一个厚实的底子。这事老洪没有怪我,还是感谢我的。可我从此便不再做这种滥竽充数、不懂装懂的事情了,怕误人大事。

给你说吧,这么多年来,给你们父子俩送生活用品的,就是老洪。这事以前老洪不让说,现在他交班了,不管事了,就可以说了。老洪对我讲过,那时他当天向神许过一个愿:要是你们那卦言兑了现,他就要供你们一辈子。

老洪抽了一辈子烟,到老得了个治不好的哮喘病,受不得寒,一年四季住在海南岛,很难回来了。他干儿子丰富接他的班,如今是丰富在做他干爹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给你们提供日常生活用品,我想这一点是要延续下去的。其实呢,这么多年来,你们也不止一次帮老洪,只是这事,你们是不知道的。

当年老洪他们做平术生意时,有一个姓丰的合伙人,很不够意思,在合伙做另一笔生意时,暗地里做手脚。姓丰的倒是赚了一点钱,却把老洪给害苦了,老洪亏钱不要紧,重要的是使他在江湖上没有了信誉,而且这事还说不清,道不明,只能老洪一肩担着,那些合伙人也不愿和老洪合作了,老洪还遭到了黑社会的威胁,因此有三年没有出门做生意,重新回老家种地。当时老洪很悲观,常到我教书的小学校里来,和我来喝几杯闷酒。后来我劝他,何不再去请你们父子俩测个字,看看何时再度出山好?老洪采纳了我的意见,但他没有亲自来,他认为自己六根不净,贪念太重,如此心性怎能问得准确消息?便请他一个叔父替他上百八十里街来求教。

他这个叔父虔诚信佛,心地善良。老洪认为请这样的人来问前程、求指引比较好。老洪写了一个字,用神纸包了,交给叔父。他叔父出发前焚香沐浴,一路上不沾荤腥,心里就只想着侄子的大事。到达贵地后,又洗漱整理一番才上门,当时你父亲是让你办的,你回了他四句话,这话如今还写在老洪的记事本上:

蛟龙搁浅滩

皆因虾作难

何日归大海

玉兔引渡船

这事你还记得么?那么久了,估计你也记不起了。这话前面几句好解,也讲得中肯,后面一句,可是让我猜了两个月。我假设了十几种解法,最后用的排除法,觉得“玉兔”用兔年来解比较合适。我这

样解了,老洪也不犹豫,一年后是兔年,老洪重出江湖,从此一帆风顺。这样老洪就更是看重你们父子了,以后凡临大事,必前来请教。当然,你们还是不知情的。

后来姓丰的用同样的办法坑了别人,但碰到了与老洪完全不一样的对手,这一下就栽了个大跟头了。这事要是老洪能够不计前嫌,鼎力相救,也不是没有希望挽回残局,但老洪被姓丰的搞寒了心,加上重新出山实力也不够,没有胆气出手。后姓丰的被人雇凶杀害了。谁也没想到,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竟会弄出人命来,老洪心里既懊悔又愧疚。姓丰的死了,他那漂亮老婆狠心扔下了一个八岁的孩子,不声不响就跑了,这个孩子就是丰富。丰富很调皮,又不会读书,左邻右舍和老师都不喜欢他。

后来老洪领养了这个孩子。都说这个孩子是个炭火,谁捡着就烧谁的手,大家都替老洪捏着一把汗,但老洪还是一咬牙挺了下来,他总觉得这样做了,一旦想起那姓丰的,心里便会安稳一些。

都说这个孩子很难养,为此老洪又委托了一个朋友,专门去请你们给算了一卦,这次是你父亲给算的,他让带回来一句话:

雾里行船摸着走

这个意思容易解释:现在还看不清这个孩子的真面目。老洪宽慰自己:只要没讲他今后杀人放火,就行了,我的要求不高。

十年后,老洪好不容易看着守着丰富念完高中。大学肯定是考不上的,但正是读书的年纪不读书,干什么去呢?如果不找一个地方关起来,流到了社会上,这人一下子就完了。这事老洪没有地方打商量,还是打算来求教于你们,这次他派来的是他的老婆。这次你的几句话,可是成全了丰富,使他成为了有用之才,你那几句话是:

是龙不是龙
是虫不是虫
有路不走路
指西要往东
久病下猛药
打铁锤需重
一声号角起
拨雾见东风

你这话的关键在那“一声号角起”,我猜不出,竟是老洪给猜透的,他说丰富这孩子,从小就想当解放军,这“号角”声不就是军号在召唤吗?这么调皮的孩子,也只有部队的“猛药”和“铁锤”可以治他。你这判词,是指引要丰富去当兵。去当兵倒是不难,老洪有门路,他的一个妻弟就在队伍上,给一位将军当秘书。他交代他妻弟,孩子到了队伍上,就是

折骨断筋,也要把他给调教好。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妻弟便晓得怎么来修理这个调皮孩子了。老洪发财后,把他老婆一家子都带发了,他的妻弟没有给家里操过一寸心,他是要回报姐夫、完成好这个小小的任务的。

部队真是一个熔炉,当兵三年,丰富被安排去过雪域高原的边防哨所;在只见蓝天和鸟的海岛上站过岗;还让他读了军校,活生生把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是把一块废铁炼成了一块好钢,也不算很夸张。转业后他没要地方安排,跟着老洪做生意。

丰富成才后,老洪把自己过去和他爸的恩怨一丝不漏告诉了丰富。老洪没有把千万家产分给几个女儿,而交给了丰富这个干儿子。当初有人提醒老洪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就敢撇开亲生的而相信带养的?要不找老何他们看一看,丰富这人是不是靠得住?老洪说不必了,他们也已看过了,这事他心里也有底。

老洪交班时,把你老弟给丰富判的几句话,请一个书法家抄写了,用镜框子装着,送给丰富,让他挂在厅里,那是要告诉他,朽木也能雕的道理。

再就是交代要丰富把你娘给找到。

老洪替你找了好多年,他到公安机关调看过周边三省四县的户口簿,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废矿上的半本花名册,还找到一些当年幸存的矿工,请他们一起来回忆,但都没有结果。

至于你失散了几十年的母亲是怎么冒出来的,连丰富也不知道。一天他的手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母亲在一个什么地方。待接电话的明白过来这事重大,打算记住提供线索的人的名字时,电话已经挂断,后到电信局去查询,是一个国外电话,看来,外国都有关注着你的友人。接到电话后,丰富只是做了一件事:他当即就派人按照线索去调查落实了,然后给接出山来。你娘住的那个地方,好像不是解放了的中国。他们请了一顶轿子四个人,抬着你娘整整走了十二个钟头,才送到公路旁边。

老洪没有看错丰富,丰富比他老子做得更好,他已经不满足于小帮你,而是要大帮你,把你们十八里铺的养猪业扶起来,拿钱出来修路,都是看在你们父子俩的面子上呵……

第三十九章 无尘无念时 月朗星高处

刘铁老板在某疗养院幽居后,刘铁每个季度必去看他一次,陪他下一天棋,不谈政治,不谈工作,不谈省里的人事变化,只下棋。沧海桑田,变化万千,一晃几年就过去了,他们之间的这个节目照常进行。

省里关书记自担大任之后,来他曾经管辖的了丁县检查过三次工作。最后一次,趁着身边没有其他人,关书记故作轻松随意地问刘铁:据说你雷打不动,每个季度都要去看一次你的老上级?

刘铁当时心里一惊,但在一秒钟之内就平静下来了,他从容答道:是的,没错,我经常要去看他。不过,我可没有在单位报销过机票,自己也没有掏过钱,有朋友给我买的单。

关书记说:哦,公家不出钱,自己也不出,这个办法好。

关书记三次来了丁县视察,都和刘铁见了面。有一次刘铁在大青山里回不来,关书记还是要求把他找了回来。他晚上十一半点才一脚泥一脚水赶到县城,这时关书记还在等着他,关书记询问了他的工作情况,而且问得很仔细。刘铁的长处是:只要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无论怎么追问,都能够对答如流。但关书记问完了,他马上便告退了,每次都是这样。了丁县的干部们都明显地感觉到刘铁对关书记的态度有点不冷不热。

现在的官场,早就没有多少秘密可以保守了,领导和领导、下级和上级之间谁和谁铁、谁和谁走得近、谁和谁有矛盾、谁和谁面和心不和,大家都了如指掌。关于刘铁老板与关书记的关系,各种版本在省内的流传,早在老板被停止工作的那一刻起就传得沸沸扬扬,尽管版本很多,但内容基本上差不多——都说刘铁他老板的下台,与关书记有直接的关系。

有一次刘铁在省里正式办回来一个“五十万亩油茶生产基地”的扶贫项目,县里班子成员都高兴,集体吃了一顿饭,从不喝酒的刘铁因是头号功臣,怎么也要喝上两盅。两盅酒下肚,他打电话给本寂,说他要代表县委政府和全县人民去感谢他,并要本寂拿出十五年的普洱茶来,以茶代酒庆祝一番。

待刘铁东倒西歪拎着一袋水果来到心念堂时,本寂也备下了好茶。

本寂很高兴,因为这个项目的成功拿下,他也是出了大力的,这个项目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需要一位领导同志出来说说话,这位领导同志也愿意说说话,但这个话并不好说,因为好多个类似的项目,都等着他说话,如果都说呢,便等于是白说,三个包子十个人吃这怎么吃?僧多粥少,没有那么多经费来支撑,说了也是一句空话,那么谁先上谁后上,便看谁的手长了。刘铁毕竟做过如此项目的把关者,深谙其中的奥妙。刘铁打听到这位领导同志的夫人退休后,慢慢地成长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她曾经十分含蓄地表示过:希望有机会能一睹了丁县阳山寺本寂手中的光盘《佛光万丈》,想欣赏一下一

代宗师慧觉圆寂的影像。这可是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一来这位领导同志的夫人无论是在丈夫还是同事的心目中都很有威信,她一般不说话,说话不一般,她说了话,不就是领导同志说的话么?所以由她来说话,既有用,又回避了矛盾,也替领导同志分了忧解了难。二来送一只光盘,不属于行贿,连送礼都谈不上,而对夫人来说,可说是无价之宝。为此刘铁马上与本寂协商:请他支持一下县里的这项大工程!本寂很想支持,但有很大的担忧:他担心这光盘流出去后,会被人复制,现在的技术太先进,复制千张万张,也就是一会儿的工夫。在他看来,这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如果泛滥,成为俗物,就没有价值可言了,也对不起一辈子不事张扬、低调事佛的师傅。多年来,本寂顶住各种压力,曾有人愿出十万块钱买一张,他也不同意。本寂这个忧虑在情在理,刘铁完全可以理解。那么,总不能叫夫人到阳山寺来看片子吧,就是她想来,先生也不会让她来,这绝不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自从老板在阳山寺烧头炷香栽了跟头后,再也没有省领导来拜佛了。为此刘铁专程去省里找几个头脑好使的昔日同事来想办法。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开诚布公向夫人讲明白了:如果她能以佛的名义担保这光盘不会外流,便可促成此美事。刘铁想想: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而且谁去说也不合适,只能以他这父母官的身份去面谈。这办法很奏效,夫人很高兴地接待了刘铁,夫人通情达理,承诺以佛的名义保管好这个带子不外借、不外传。至于刘铁的要求,她当即就给打电话。

这天刘铁代表县委政府,一连敬了本寂三杯茶。

自百八十里街至十八里铺的公路开通两个月后,本寂告诉刘铁:阳山寺参与重修阴山寺的部分款子已经落实到账,今年春节头炷香的收入,将全部捐献出来,可以修建十八里铺到阴山寺的游路,可以开始做修复阴山寺的规划了。

刘铁当即把这个极好的消息告诉于长松,政委高兴得用一只脚也跳了起来。

这条游路的开工典礼在十八里铺举行。

县委领导来了一个副书记,政府领导来了刘铁,顾问还是于长松。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和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再就是几个捐了善款的老板,还有施工方的代表,一共也就是十来个人,说是仪式,不如说是个工作会议。这是为菩萨办事,大家都同意不搞排场,少吃一个菜,就能多买一块铺路石。本寂和尚也来了,他是必须要来的,善男信女们以及捐资者,都希望他能以佛教的仪式,在开工时祈福保平安,有一个良好的开头。

于长松没有按本寂的风水方案修那条上山路,

一路上本寂也没有看出来,他都忘记了他当时说了些什么。

仪式在老孔家举行,他家稍稍宽敞一些。

开会时何半音他妈在小店里打麻将。回家吃中饭时,江秀兰附着儿子的耳朵说:今天开会,我听到一个为主讲话的人,他的声音好,我看他马上有好事。

儿子说:什么为主的呀。

母亲道:就是会上布置工作的那个人。

儿子说:那是刘县长吧?

母亲:是的,是的,有人喊他县长的。

儿子就笑:咳,他还能有什么好事。当官嘛,好多年前,我和爸就给他判了的,他能维持现在这个样子,就很不错了。发财么,他不会,没那个心,也没那个胆,行政官员么也发不了财,要是发横财,就会坐牢。孩子呢,他只生了一个,不能再生。他不会有蛮大的好事了。

母亲:不信?你等着看。

半音突然觉得不对头,母亲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忙问:妈你也会看相啊?

母亲:不会。

儿子:你刚才还说刘县长会有好事。

母亲:我听他的声音不错。

儿子: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无一不是相,妈你还说不会看相。

母亲:现在说这个人有好事,怕是早了些,到時候看看吧。

何半音并没有在意母亲的话。

一个月后,省委组织部来了几个人,专程考察刘铁,考察只花一天时间,找了十几位同志谈话,谈话时开诚布公,说是组织上考虑要提拔使用刘铁同志,特来征求意见。

这时刘铁正在山里落实“五十万亩油茶基地”的规划,布点。当同事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说:你们莫开我的玩笑。

很快刘铁的名字上了省报,进入了省管干部的公示榜。

公示期满,刘铁还来不及办理工作交接,来不及与各方人士告别,关书记的秘书一个电话打来,说接他的车子已经上路了,马上让他去接手新的工作。他在车上看完一堆材料,算是进入新的领导岗位。由他为主组织一支高规格的招商引资队伍,开赴香港。这个代表团,省里带队的是分管领导关书记。

刘铁的荣调,在了丁县的干部心中,倒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因为凭他的能力和资历,早就应该安排的,他是陷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事、政事的漩涡中而被耽误了。

但这个消息传到何半音的耳朵里,他一下子便蒙了。他当然是希望刘铁得到他该得到的,在百八十里街,还没有谁能像他这样为刘铁的进步而高兴。但他多么不愿看到他和父亲居然发生这么大的失误。而这失误,竟是属于常识性的失误,居然还是误在那句连外行都会说的话:“相随心变”、“相由心生”。刘铁从自小饱受民间巫术熏陶到不再相信命运,这心性大变,往往可促成命运大变。何半音因抱着昔日成见,而忽视后来的观察,这种失误,有如在门槛上摔了跤,阴沟里翻了船,使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何半音不得不对他的母亲刮目相看。但凡这相术,不外乎是根据人之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等方面来审视推断吉凶祸福、贵贱夭寿。除了看,还有摸骨相的和听的。看的和摸的,尚可建立在有形的基础上,所谓“看得见摸得着”。而听的,便是无影之风,无形之水,无米之炊,就凭人之大同小异的声音,就能判出贵贱祸福,非高人所不能及。父亲也曾教过他,但他的所学,与母亲比、与刘铁曾经讲过的一个叫王瞎子的比,还只止于皮毛呵。

看来外公是有这个本领的,只是他没有完全传授给他父亲,而是把高招留给母亲。想到这里,半音心里不禁一阵狂喜,想母亲有此等本领,迟早也就会传授于他。

刘铁荣调后,何半音告诉母亲:妈你真厉害,那个刘县长真是有好事了。

母亲:我没有听走火呵。

儿子:什么时候,妈你这一招,可要教我呵。

母亲:这有什么好教的。当年我跟着你外公过日子,在一边听着玩。

何半音当然不会相信母亲这么轻描淡写的说法,母亲这潭水有多深,他还不了解。他不急,他相信他一定会慢慢的把她肚子里的东西给掏出来。

刘铁圆满完成这次招商活动后,仍旧回到省政府做他原来做过的工作,是关书记的直接部下。凡懂得用人规矩的同志们都明白:刘铁此番上去,如果没有关书记提名,是不可能的。关书记居然重用了当年对手的铁杆保皇派,这事在干部中震动不小。

尽管那关书记讲话严丝密缝,从无漏洞可挑,后来有心人还是捕捉到了一点口风——其时关书记已经到了更重要的岗位,做了分管干部的书记。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谈到用干部,他说了一个观点:他说用人要用忠诚的人,哪怕是有一点愚忠……

这话马上能够让人联想到关书记起用刘铁的事,也许他就是看上了刘铁的愚忠。

刘铁一直到他的老板去世,从没有间断过每年去看他几次,说他愚忠,非常贴切。

第四十章 拨雾见红霞 方觉众山小

正当于政委带领着人们在大红山的怀抱里干得如火如荼时,突然传来一个叫人无法接受的消息:阳山寺的妙云师傅携带着工程款跑了!

说是一个其他人携款潜逃,人们尚可接受,而一个六根清静、削发为尼的出家人,要钱干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于政委着急地说:赶快报……,政委口里那个“案”字还没有说出来,他的身子就斜着往一边倒,中了风,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阳山寺自是乱成了一锅粥。本寂在心念堂给各个方面的人士打电话,请求帮助侦破抓捕,尤其不能让其越境逃跑。一直到他把嗓子喊哑了,才关紧门睡觉,十几天羞于见客。

佛门清静之地,发生此等丑闻,不但本寂无地自容,了丁县的领导也很没有面子。毕竟这阳山寺的名声不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阳山寺还是了丁县的形象。

妙云是早有准备出走的,也许她进佛门便是为了方便出去,因本寂过于相信她,她这次拿走的,可不仅仅是重修阴山寺的钱,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积攒资金,并巧妙地转移到了国外。

捉拿自然要进行。但公安部门到网上一查,就得知她已出了国。其速度之快,其行动设计之高明,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根据刘铁的建议,县里派人把于政委送到省里的大医院去作全面检查,待看完病、做过各种检查后,还是决定到县里来住院治疗。

临走时,刘铁把半音叫到一边,问:你看看政委这病,要不要紧,会不会……

半音晓得,刘铁问病之意不在病,说:这个,还是听医生的吧。

刘铁不为难半音:倒也不是别的意思,我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也该有个安排……咳,走一步看一步吧,还是抓紧治疗。想不到阳山寺会出这么大的事,还把我们一个老功臣气成这个样子。

半音说:其实这个迹象,早就发生了,只是我悟性太差,没敢往这方面想。

刘铁道:什么迹象,说说看。

半音说:那次我们和本寂、妙云一起去阴山寺,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外公大释和尚悄悄地离开了,不肯见面。照说修庙这么好的事情,他高兴还来不及呢。现在想来,他是看出了不祥之兆的,这丧门星便是妙云。只是他不好泼冷水,但他可以不凑这个兴。

刘铁道:真还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啊。

半音:不,不是凑巧。我外公是一个高人,他能够看出来。

刘铁:你看不出来啊?

半音:她是佛门弟子,不敢看的。

刘铁道:看来注定了有此一劫。慢慢来,大红山这个好地方,迟早会开发建设好。

郭向阳没有陪政委去省里治病。自从刘铁调走后,他的病情每况愈下。医生诊断他患了比较严重的忧郁症,也就是说他已经疯了,只是他疯得斯文,不吵、不闹、不打人。他怕见人、怕见光,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他已经彻底拒绝洗澡换衣,开始把屎尿都屙在房里了。郭如玉已经无法对付他,出高价钱请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去打理他……

一年后,南方一家大报用头条位置登出一则消息:警方耗时一年零七个月,动用警力数百人,采用了各种高科技手段,终于破获和端掉一个特大走私、贩毒、绑架、杀人团伙,其绰号“意大利”的首犯,在他海边的别墅里束手就擒……

这条消息被各种小报争相转载,一时传遍天下。

刘铁在读到这则报道的当天晚上,他从电话里听到了一个陌生了很久、却又十分熟悉的声音。

刘铁在圣米斯德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心宜。

心宜变化很大,已难见昔日的生气和妩媚,眼角已有细密的鱼尾纹。

心宜的床上有那张登着“意大利”全军覆没的报纸,她扬了扬那张报纸,有些得意地说:在这个报道还没有发稿时,我就登上了飞机。下飞机后,在机场买到的这份报纸。

刘铁:你可是料事如神啊。

心宜:是的,我感觉到我可以回国了,就回来了。

刘铁:三年前,你晓得老板要出事,而且在他出事前,争分夺秒,恰到好处把你要办的事,全都办好了,当这个社会不需要他的时候,你也不需要他了。

心宜:是的老兄,当初我确实感觉到老板要出事了。如今我不再涉足生意了,就可以对你交底了,我是利用了他在位不多的一段时间。我知道,你是个重感情的人,老板的事,是最伤你老兄的心。但命运就是命运,我们不能提醒他,更帮不上他。不过请你相信,我绝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晓得我该怎么做的。

刘铁:你最不该的,是不该把老何他们父子俩扯到你与“意大利”的生意中去。

心宜:这事让我深感遗憾,想不到会出这样的意外,老何可以说是为我的事而死,我还真不知怎

样来报答他们。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何半音找到了他妈,这事有好心的人替他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可见难度之大。我还会帮他们的,也请你放心。

刘铁:你应该晓得老何他们父子俩要出事,可还是让他们替你去挡灾。

心宜:这还真是不晓得他们会出事。这话呢,还真不知该怎么对你才说得清楚,比如说吧,他们会看不清我,我也看不清他们。

刘铁:我还晓得……

心宜打断刘铁的话:好,好,好,我十恶不赦好吧。我还晓得,从现在起,你能够过上舒心的日子了,而且在仕途上还会有所进步。

刘铁:你还晓得……

心宜制止:不要再说了,都过去了,我也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刘铁不想过多的指责心宜。他选择在恰当的时候离开了圣米斯德。

心宜回家看了看亲朋好友,便来到了丁县。

在了丁县,她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本寂和尚。几年不见,她在佛学方面的研究水平,已达到令本寂这样佛学院的高材生都感到吃惊的地步。她不住县里将招待所所造成的宾馆,选择在阳山寺安身,她将在此度过不少光阴。

妙云的住房一直空在那里,谁也不愿意住进去,本寂问她敢不敢住,她说她连死的威胁都躲过来了,一个背叛佛的人不值得她害怕。她向本寂表示她非常乐意参加庙里的佛事,也愿意捐赠不薄的善款,但她不会削发为尼,否则她也不敢住妙云住过的地方。本寂非常乐意心宜成为居士,并且选择在阳山寺落户,这样,他就多了一个有资格出入心念堂的茶友和书友。

心宜来了丁县之前,就知郭向阳已经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他已经不愿见包括他妈郭如玉在内的任何人,但心宜去见他时,他刚听到心宜的声音,就主动打开关闭自己的房门,走了出来。几年不见,出现在心宜面前的郭向阳已经苍老了几十岁,他已经白了半个头,背也弯了,行动缓慢,目光迟滞,嘴角流着涎,一头乱发,衣领子上结满油垢,几年前的勃勃英气荡然无存。他满脸羞愧,像做错了事一样不敢抬头看心宜一眼。看到向阳因为她而成了这个样子,心宜的心在滴血,但她强忍着没有流泪。

心宜说:向阳,洗个澡,好不好?

郭向阳听懂了她的话,他听话地点了点头。心宜就交代那男保姆,她先去买点衣服,让他半个小时后带向阳到县宾馆去洗一洗。

心宜在县宾馆开了一间房,叫那男保姆给郭

向阳好好地洗了一个澡。带他到原来和老何他们一起吃过饭的河边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带他到她寄住的阳山寺原妙云的住所坐了坐,和他说了一些话。可惜郭向阳能够听任她使唤,却如同是一个木偶,一个哑巴,只能动,不会说什么话了。天黑的时候,郭向阳离开了阳山寺。心宜交代:向阳你从今天起,要像以前那样讲卫生,你做得到吗?

向阳点了点头。

心宜:你会好起来的,你有信心吗?

向阳又点了一下头。

心宜:我会在阳山寺住一个时期,也许会长期住下去,你要想到,我没有离开你,我随时都会来看你干不干净,明白吗?

向阳点着头。

心宜:你不能老呆在房间里,要出去走动,要是你恢复了,你还要帮我做事,要是你走不动跑不快,怎么帮我?

向阳使劲点头。

心宜还交代男保姆:她会给他添置点衣服,她要求他也穿得干净整洁,把房子打扫得窗明几亮,她说:从今天起,你要想到,你是在给郭向阳郭老板当秘书,我们会按一个秘书的待遇,给你支付工资。

向阳也频频点头。

第二天,人们看到衣服整洁的郭向阳在他的男保姆的带领下,在河边的一条小道上跑步。

这时郭如玉也无暇顾及郭向阳了,一个中风卧床的于长松,就叫她伤透了脑筋。于长松用了最好的药物,也不见有什么好转。加上他性子躁,久治不愈,脾气就更大,不知摔烂了好多饭碗,撕烂了好多被子。所谓久病无孝子,一年下来,整天喂饭喂汤,接屎接尿,苦口婆心说废话,郭如玉也不能再坚持照顾下去了。这种时候,过去的好处会想得少,当年于长松瞒年龄的事,最容易频频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这可是让人寒心的往事。郭如玉请了两个男保姆,一个给向阳,一个给丈夫。他给丈夫的男保姆加点钱,把病人交给他去管。她有时候回娘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不回来。

自郭如玉变脸之后,政委更躁,曾两度割腕自杀。

心宜见儿子已经没有能力来照顾父亲,便出了一份钱,另请了一个保姆,让两个服侍一个,这才让政委得到了比较舒适的护理。为了让于长松摆脱郭如玉的阴影,便把他搬到他当年和本寂和尚一起筹资修建的老年公寓里住了,让他生活在他的业绩中,会有助调整他的心态。心宜一个星期去看一次政委,给他说一些能够让他接受的话,让他从一个政委、一个官员,回到一个病人的真实位置上,这样才有利于治病,才会有正确的生活观。

于长松住进他的“业绩”中之后,得到了所有幸福的入住老人的尊敬,一天到晚有人来陪他说话。心宜让找几个人轮番教他学打麻将、玩扑克牌、下象棋,努力使他在玩中忘记一些不愉快。经过一个时期的心理治疗,于长松平和了许多,开始融入这个圈子,他还让人找一些武侠小说来看,不时也听听音乐……

心宜听说福建一个什么地方的石匠会用石头雕刻菩萨,便亲自到大红山阴山寺附近捡了一块石头,她带着这块石头,专程到福建请了个老师傅,按照何了凡生前的照片,雕了一个一尺高的半身头像,心宜带着何了凡的头像,来到阴山寺,将老何的头像供起来,以一笔不薄的捐资建庙的善款为酬劳,请阴山寺的五六个和尚,给老何做了三天三晚的法事。

庙里的和尚开始不同意,说老何生前交代过,他死后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留的。但心宜坚持要这样做,她说只有这样做了,在生的人才会安然,不然会痛苦一辈子。她说佛是普渡众生的,若不为世间苍生解除苦痛,是有违教义的。老何说什么都不做,那是他的境界,而生者要是忘记了他的好处,便是不义,佛不能拒绝忏悔。和尚们听着这话也在理,便高高兴兴地给做了。心宜按照本地的习俗,像一个孝子一样跟在和尚们后面,严格按照程序,在佛面前跪跪拜拜,一连跪了三天,膝盖都磨出了血,站都站不起来了,这是作为孝子的何半音都没有做过的,她给做到了。她对刘铁说过,她是要回报老何的,暂时也只有用这么一个折磨肌肤的办法,来减轻内心的愧疚。

这场法事做到第二天,何半音才听到去阴山寺求签的邻居说有这么一回事,他忙往山里赶。丝姐也要跟着去,她听半音讲过那心宜是如何高雅的一个女子,她没有见过这样的女性,要长长见识。

心宜近乎固执的虔诚,还有血淋淋的膝盖,何半音看在眼里,备受感动,可以看出来那绝不是作秀。在佛的面前,何半音也不得不放弃对心宜的怨恨。

丝姐是个有心人,一见这个女子果然是秀美聪慧、令人怜爱之辈,不觉自惭形秽,甚是仰慕。她是个有心人,听半音讲她娇媚无比,定是吃不了苦的,便准备了些好吃的,带到庙里,一到就开始给她开小灶。她给心宜烧好泡脚洗澡的水。还寻了些草药捶烂,给她敷伤口,好生伺候了她两天。

法事做完后,心宜将老何的头像送到附近一个岩石缝里,然后用乱石给堵了起来,谁也别想找到。这样做,算是达到了老何生前“什么也不留”的愿望。心宜对老何的藏身之地说,她每年会来看他一次。

办完法事,心宜和半音他们一起结伴往回走。

丝姐邀请心宜到她家住两天,心宜接受了邀请。丝姐问:看上去你长得秀秀气气的,一个人怎么能够走到这里来?

心宜道:要是原来,还真是不行,也没有这个胆量。前些日子在国外,无所事事,就是跑步,学瑜伽。如今走路爬山,就不算什么了。

丝姐:瑜伽是什么?

心宜耐心地解释:是一种功,印度国传过来的功,练这种功对身心都有很大的好处……

丝姐还是听不懂。

何半音就在一边笑。

待丝姐走远了,心宜小声说:你不要笑,一个女人,单纯甚至是无知,便是幸福。这样的女子,善良殷勤,难得呵,是能够持家过日子的好女人。

在何半音家,心宜找了个机会,对半音说:我都路过你的家门口三次了,很想进来看看,但我还是鼓不起勇气进来。我也是打算拜完你父亲,再来你这里的。我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半音说:那事都过去了。我爸也说了,命中有此一劫,躲不过的,不能怪你。

老何真这么说了啊?

是的。

老何也真是宽宏大量。

可惜好人命不长。

心宜心情很沉重:这事呢,其实当初也没有必要请你们过去了。我对“意大利”感觉不好,便应该尊重自己的感觉,果断地放弃与他的合作。我是贪心太大呵,还是心怀侥幸,我当初想,要是你们这样的高手给看了没问题,我就可以说服自己了。结果把你们陷进去了,真是对不起……

心宜只住了一晚,就匆匆告别了。

半音送走心宜后,母亲问:那个女的是谁啊?

儿子答:一个朋友。

母亲:这人的心大呵。

儿子说:妈你说得对,这人的心不但大,而且深。

心宜住在妙云的房间里,感觉很舒服,两个窗户外面都长满着花草和竹子,终日彩蝶飞舞,鸟雀和鸣。只是在屋里青砖的地面上走着走着,总觉得有一点空空的不踏实的感觉。一年后,本寂不再在阳山寺做主持了,他被请到省城的千年古刹广德寺去做了方丈,并担任了省佛教协会的负责人。

一眨眼,本寂创立的阳山寺,在风雨中就挺立了十多年了。新来的住持是本寂昔日的同门师兄,他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要维修屋宇。

维修时人们才发现:妙云的房间下面是空的,有一个地道,一直通到五十余米外的心念堂。

心宜这时才弄明白:怎么会在妙云这房里走路

感到有点飘。

这事的发现让本寂的同门师兄十分尴尬。好在知道这个不小的秘密的人还只有两个泥瓦匠和心宜。新住持忙备了礼物,分别拜访了三位见证人,试图把他们的口封住,并当即让人通宵夜战,悄悄地把两个进口给封了。这个场面要是没有收拾好,便对不起提携他的师弟。那遗臭万年的妙云不足挂齿,而让她的臭名连累了本省时下佛教界最有名望的本寂方丈,就是大事了。

于长松谢世后的头一年,刘铁回大青山的老家过年。那时候郭向阳虽没有恢复头脑的完全正常,但在心宜的调教下,能做到行动自如了。刘铁没有告诉县里任何人,一个人到公墓去拜了拜于长松,然后把何半音和郭向阳拉到他家聚了一次。这年过年有好天,他们在后山的茅草地上,就着暖暖的冬阳,散散地说着远远近近的一些俗事,坐了大半天。

其中有些话题是谈不下去的,譬如慧觉。

何半音就说:阳山寺开张时,我父亲看过慧觉,曾经对我说过慧觉“大善大恶”的话,这话我一直记着,老想,他一个和尚,会有怎样的大恶呢?可惜我没有这个调查的能力,刘铁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可以调查调查,就算是玩玩呗。就是调查了他有大恶,也不能再判他的死刑了。

其次是大释和尚。

刘铁问半音:听说当年大红山剿匪的头一天,你爸救下你外公时,他一身血,他这个私塾先生,还是一个外地人,跑到那个杀气重重的地方去干什么?那伤是怎么回事?与他后来几十年的隐居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也有“大善大恶”的嫌疑?

半音说: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我想我父亲是晓得的,但他从来不对我说。一直到我外公死了,他才告诉我外公活在人世,几十年来不让我认亲人,我想一定也是有难言之隐。十八里铺有个叫焦郎中的,他和我外公熟,我后来请他吃过一餐饭,想请他说说这事,他也不说。

还有心宜。

半音问郭向阳:我曾经叫你看看心宜的背腰上有没有什么痣。如今看来,她大起大落,流落海外,应该是有的。是不是有?

向阳点了点头。

半音:那你怎么不告诉我说有?

向阳含混不清地说:她,她不说。

半音:难怪,她也知道她那痣没有长得好,所以不能告诉我们。

刘铁对向阳说:要是心宜也懂相术,她不讲便是对的,那样会吓着你。那时候要是吓着你了,你就

连今天这个样子也不会有了。

向阳连连点头。

这时郭向阳抖抖索索从身上摸出一张纸来。上面是当年何半音给心宜判下的四句话:

一羽悠然落人间

扬波翻浪不等闲

拂平南海龙王殿

便见燕舞碧云天

半音看看:这是我写的。谁来求的,倒是记不住了。

刘铁拿过去看了看,说:想不到,向阳你还保留得这么好。半音你这判词,我当初是看过的,但我看不出意思来。现在是明白了,“意大利”在南海一带,也算得是个混世龙王了,现在把龙王庙给捣了,心宜便飞回来了。心宜告诉我,在国外她就晓得她的对手“意大利”出了事,案件还没有见报,她就往国内飞了。

半音问刘铁:心宜在公安局一住就是两年,公安局也可以当宾馆住的啊?

刘铁:不住公安局,要是得不到公安的保护,她早就被“意大利”给暗算了。

何半音长叹一声:我早就感到心宜这人非同一般。只是没有想到,她就是我们行中的高人,还是我等所不及的高人!所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看来我是混不下去了。我外公给我取名为半音,这个“半”字,真是绝妙,原来只有半桶水呵。

刘铁说:我还要告诉你,你爸过世后,你回了十八里铺,“意大利”雇本地杀手来暗算你的信息,也是心宜从国外发回来的。你妈也是心宜给你找到的。老洪帮你去找了好多年,没有找到,不知这个女子是怎么给你找到的……

听这话何半音一脸惨白。

何半音回到十八里铺后,便跑到猪栏里去扫猪粪。

丝姐惊喊道:你这是干什么?

半音说:这还用问吗?

江秀兰曾经问过儿子有没有成家的打算,那时何半音很干脆地回答说,他这种性情的人,不适宜结婚。

这时他准备去对他妈说,他有了结婚的想法,心宜也说丝姐这样的女子适宜做老婆。

一稿 2007年5月—2008年7月

于平江时丰、长沙、平江福寿山

二稿 2008年7月、8月于福寿山

三稿 2008年9月于长沙

四稿 2008年10月于长沙

原书责编 朱莹